

書叢學文

結婚



師

結 婚

師陀創作

版初月六年七四九一

翻 不 所 版
印 准 有 權

元十價定册每

第一封信

我惟一的親人佩芳，你們終於走了，留下我，回到鄉下老家去了！上海依舊人山人海，騷亂，雜亂，騷擾，謠言，暗殺，掠奪，紅塵萬丈；可是一陣風，你們走了，我心裏也給刮光了。試想你的去處有多可憐，在幾百萬人口的上海，他舉目無親，像條斷纜的船，載浮載沉，被捲來捲去。他冷了，餓了，病了，死了，誰關心他？誰想到他？你也許要說：

「你還有學生和同事，他們是經常跟你一起的。」

你說的不錯，我的親人，他們的確跟我經常相處。可是我在上一封信上不敢告訴你，我知道你到鄉下去並不樂意，也是不得已，我怕你更爲我擔心。我們這是怎樣相處的呀！先說同事，你自己明白，你父親就是很好約例子。自從物價飛漲，生活就像套在他們額子上的

繩，逐漸天天收緊。你只看見他們的臉一天比一天瘦，一天比一天比一天比一天破。當你在學校或校門外馬路上碰見他們的時侯，

魄，匆匆走來，忽然把你撞個踉蹌，幾乎把肋骨給你撞斷。他們

一服，服上毫無

表情，冷冷的點個頭，然後撒腿走去。他始終耿耿不同，好像他們根本不認識你，好像你阻礙了他們的前程，搶了他們的飯碗，他們跟你有無限仇恨。

可是你不能怪他們，他們的心情的確很壞，事情的確太。爲應付全家衣食，他們每禮

拜至少得教三十個鐘頭，晚上還得上人家去教家館。他們上從家裏出來趕不及吃早點，臉也來不及洗，便在馬路上買個入餅，一面嚼，一面從這個學校趕到那個學校。中飯就吃點冷

飯或麵包。至於家裏，誰去管他們家裏呢？他們的好師母因營養不良病在床上，却沒有錢買藥；他們的孩子號哭着在地板上滾來滾去，却沒有人理會；房子裏到處是破布，蠶豆皮，壞玩具，賣不能賣，當無可當，看上去整個像活地獄。他們活着毫無希望，根本沒有時間讓他們希望，他們滿心所想的是領下熟水買米。那，你又怎能責備他們，讓他們想到別人，關心別人？

我們現在再說學生。毫不慚愧的告訴你：我恨他們。今天我就逮住一個大罵。這是個我學生中頂嬌貴，頂有錢，頂會打扮，頂不用功的女孩子，我平常就討厭她。她背後送我個渾

名，叫我『剃頭師傅』。起因是我上課遲點，我走進教室，她高聲嚷着，『剃頭師傅來了！剃頭師傅來了！』我實在忍不住了，走上講壇盡可能損她，只差一點沒有把最難聽的罵出來，直損的她哭到下課；也許下課還有那裏哭，我可不知道了。我承認我太過火，可是佩芳，請你老實告訴我，你不久以前還親眼看見的，我近來外表縱然寒酸，縱然比人家窮，而我究竟也是『人師』，我的人格難道就那樣下賤嗎？

你也許要奇怪，我怎麼驟然變的這麼厲害。我原是出名的和氣人，喜歡孩子，喜歡學生，作事肯負責任，你父親也誇獎我是好教員，將來大有希望。這一切都不含糊。我脾氣的確越來越壞。但你只要設身處地想想，就明白這變壞的原因。首先，我花費極大精力將材料預備起來，對學生講王莽的改革與失敗，或蘭格斯王室與約克王室的陰謀，他們却在下面看張恨水的小說，再不然就丟紙團，約會晚上看狄安娜·寶萍。他們絲毫沒有尊敬我的意思，絲毫不把我看成先生。接着其次，我連講幾個鐘頭，熬的頭昏眼花，終於下課鈴響了，大家搶着跑出大門，他們嘩笑，喧嚷，扮鬼臉，一陣風跳上汽車包車，把我遠遠的丟在後面，誰也不理會我；我是他們的先生，累的像牛，却不得不一步一步走去。這使我想起他們是少爺小

姐，世間貴人，我則是他們門口的要飯。我自慚形穢，想起我的衣服是補綴過的，褲腳是補而不能再補的，不由我不將兩臂夾緊，盡量縮小自己，使人家不看見我的醜樣；我的腳也忽然害羞，似乎覺得它沒有踩馬路的資格。它應該鑽進頂髯的小胡同去，找個地縫躲起來。假使過這種日子的是你，就是說你覺得馬路也比你漂亮，比你尊貴的多，那時候你怎樣想呢？

『那你以前怎麼過的？』你可能問。『你以前難道好些？你不一早就這麼窮？』

你理應問，佩芳，你問的有理。實不瞞你，學生們受氣大半是冤枉的，我的脾氣變壞還有個重大原因。我本是個好教員，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。但你怎麼想得到！那全因為你們，全因為有你們在上海，你父親母親連你弟弟都把我當作親人，每禮拜中我有個禮拜六和禮拜天。我從禮拜一便逐日計算，單等禮拜六晚上；其實永沒有到過晚上，頂多六點，我已經飛奔到你們家裏，誰也攔不住我，而你們也早已在等着我了。你弟弟蹦蹦跳跳，上來拽住我的袖子，我是他的大哥。你母親——上天保佑她活一百歲，喜的不知怎麼辦才好，只見她在屋子裏轉來轉去，想起東又忘記西，直嘮叨嚷嚷。請別生氣，她心裏豈不早就承認我是她的女婿了嗎？假使我有一天不來，她會整晚不高興，有時竟可笑的要以為我病了，給車子控傷

了。你在家比較穩重，怕母親笑話，你只輕輕點頭。然而這種故意裝出的冷淡，在我遠比千言萬語更親切。你父親生來喜歡喝幾杯，酒後總發牢騷，然而我們也難怪他。他過去為社會服過務，為人類盡過力，心無二用，勤懇的當了三十年教員，目的無非希望國家社會進步，而在垂暮之年，許多學生都已自認為國家柱石，起居注經常登在報上，他自己却受近乎亡國之苦……想到這裏，我們不但對他的憤懣衷心原諒，只覺得他的責備應該，他有權力，他的赤誠無私格外可親。

我就這樣在你們家裏留到深夜。在你父親的侃侃議論中，你母親的只怕凍着餓着的嘮叨中，你弟弟的玩笑中，你眼睛關心的靜撫下，我精神又醒過來；過去六天的疲勞統消失了。然後第二天，我門上悄悄的剝剝兩聲，剛轉回頭，一個小臉已經喜盈盈探進來了。這是你，佩芳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在鏡中觀察過自己，你的因為還不會十分成熟，稍微有點灰黃的臉蛋，淡淡的蛾眉，沉靜的鳳眼，調皮的翹起的鼻子，輪廓分明的嘴唇，豐滿的下頰，綜合來看，遠不算漂亮——我是說它不能令人一見驚倒，但却有另一種美，要經過相當時間相當細心才能發見的，溫柔，善良，誠懇，涵蓄，不可動搖的自尊。一種溫暖隨着你走進來，你不

單照亮了我的屋子，並將照亮我的一生。

這一天屬於我們兩人。我們於是上公園，或上郊外，躺在香味刺鼻的軟草上，輪流讀狄更司，雲就湧來湧去，在翠藍的天上滑。其實我們又哪裏會管狄更司扯些什麼謔言！我們不過利用他佔住時間，使大家不過分親近。

我沒有方法說明那時的幸福；然而現在，你想想我的現在吧！假使知道我的實在情形十分之一，你也會瞭解我了。我每天連教幾個鐘頭，絲毫得不到安慰。我的鞋是打過補釘的；我的衣服沒有錢洗；我在飯館裏，一個徒弟都吃兩個以至三個菜，我只能吃一個菜的客飯；我的房子像被掘開的古墓，滿目淒涼，地板上桌子上全是灰塵。這種種都銷磨我的志氣，再加上孤獨，更是越來越使我自卑，無論在飯館在路上，我覺得我是個罪人，不敢正眼看人。平常人家也不注意我，就像我是灰色的，無聲無臭，和誰也沒有關係的物件。我恨人家穿的漂亮，討厭成對的人在我前面走，怕看人家瀟灑自在，沒事時候我只該躲在屋子裏瞎想。我近來的確消沉，對於功課毫無興趣。一個問題老在我腦子裏盤旋，像一只蜘蛛，結下無形的大網，把我整個的心都網起來。假使再繼續下去，我相信我會發瘋。

錢！佩芳。錢固然苦壞了我，同時可也苦壞了你們，你恨它還得愛它。在你們走後我會反覆想過，如果不打仗，我手裏能多積攢點錢，按照預定計劃，我們現在應該結過婚了。這就是我上封信裏說，要做生意的原因。我本來可以不告訴你，只因爲太愛你，我才跟你商量。我沒想到竟會遭你反對，你說我們大家都還年輕，等到戰爭結束不遲；你說做生意沒有把握，太不清高；你又說真的幸福並非建立在金錢上面。……可是我的小心思想家，請容我問一聲：假使戰爭打一百年，我們難道也得等它一百年嗎？

我承認我需要結婚，也許比人家能想到的還要迫切。先讓我們拋開我目前所受的痛苦，連別的重大理由也暫時不提，你只要知道我過去的生活——雖然我以前會約略對你講過，但你如果知道的更詳細點，你更會明白我怎麼這樣需要家庭。

我母親是世間至可憐的人。（現在且讓我從頭講起，看完後我相信你會更瞭解我。）她娘家是個小縣城的敗落主子，正所謂高門不來，低門不就，直到三十歲，父母雙亡，兄弟們分了家，不得已才嫁給一位姓胡的老官僚作填房。這官僚就是我父親。她過門時前房的兒子比她還大，就是說我父親已經五十多歲，跟前好幾個孫子了。

我父親本來在京裏作官，不算大，也不算小，就是不必每天畫到，自然也就沒有實權的那種腳色。收入相當好，生活很優裕。但是他的後台，一位靠吹牛起家的現代說客，因有政局變化忽然倒了。他奔走將近兩年，後來看出別謀門路的沒有希望，只得帶着家眷回老家來。這事恰巧發生在他的前妻去世時候。他有兩個早已娶親的兒子，一個守寡住娘家的女兒。因此你可以想像，我母親的地位非但不像婆婆，簡直比作媳婦還糟。作媳婦還能討公婆歡喜，她可是眼中釘。

我不清楚我懂事以前的情形。當我敢自己朝外跑，哥哥，姐姐，姪子，鄰居，連傭人都欺負我，我的耳朵忽然被揪住了，再不然便是背後飛來一脚。

『現在讓你神氣，王八羔子；等老頭子一死，把你們娘兒倆統攆出去！』

我不忍重述那些更難聽的罵人話，也想不出我當時真會神氣。但看見我每次哭回家，母親便不再讓我出門。

『又出去惹禍？滾回來！安靜坐在板凳上。』有時候我實在彎不住，母親就把眼一瞪。我們於是終日關在屋裏，房門上經年掛着簾子，彷彿我們犯了罪，怕給別人看見。母親

的眼睛老是紅的，臉老發青，我從不會見她笑過。我們連講話也不敢大聲。可是你別以為我們從此無事了，就為不敢大聲說話，有一回姐姐竟跳到門口。

『你只管咒，只管咒罷，狐狸精！這家人越咒越旺，你咒不死；要咒你先咒死老頭子！』她指着大罵，所謂老頭子就是我們父親。

其實誰又提到過他們半個字？母親嚇的只敢躲到牆角哭，也許怕父親吵起來，將來的日子更難過，她無論多少委曲，從來也不敢對父親講。

父親是個自命不凡的大人物，從他走路以及待人接物上可以看出來。據說他還有一種迷信，他認為他的在『事業』上失敗，完全因為他前妻的去世，就是說他相信前妻有『相夫命』。因此他意氣消沉，平常很少在家，每天吃過早飯，照例上精社靜坐聊天。至於他是否愛我們母子，我不知道；我只知道我怕他，母親也怕他。有一天我放早學回家，沒看清跟他撞個滿懷，他拉住我大揍一頓，還罰我在太陽底下跪到晌午。可是他對於姐姐和哥哥們倒十分縱容：大哥終日躺在屋裏吃大煙，二哥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他也不管；姐姐因為守寡，在家裏更是個跋扈祖宗。實際上家裏的一切權力也的確操在她的手裏，沒有事她不過問，每天買

小菜的錢都得向她去討。沒有人不在背後恨她，可是誰也得當面恭維她。她的命並不好，比人家還慘。當我們父親死後，他跟一個聽差逃出去，以後永遠沒有聽到她的確實消息。有人說她被賣在下等密子裏。

我們的日子是難以想像的。由於精神上自幼所受的壓迫，日積月累，我血管裏流着刺骨的憎恨。我想殺人，我需要喝血；遠在當孩子時候，有無數回我發狠要將這家人殺光，連所謂『老頭子』在內，然後放把火，帶着我想像中的老牛——也許就是牛郎織女故事中的老牛，馱我母親到山裏去。

這自然只是幻想。可是你別笑，現在我當然不會有這種傻念頭了，除了美的希望，再也不會想別的了；但在當時，這種情感的確可怕，來的很真實，至今我還分明感到它。它只差一點沒有壓扁我，窒息我，毒蛇似的毀滅我，也許我血管裏至今還留着它的毒素。我應該感謝兩個人，我父親適逢其會死了，接着，兩年後是我母親。我記的十分清楚，就在我中學畢業那年，天氣很熱，我來不及考試就趕回家去。我沒趕上給她送終，等我趕回家，她的棺材已經停在一個下人住的小房子裏，又黑又暗。

結 婚

據說她是自盡死的。我弄到手一把小鑷子——就是你會看見過，現在經常放在我書桌上的一把，我並不哭，也不睡，直坐在母親棺材旁邊發兩天兩夜的呆。忽然我想通了。你也許猜我要殺人，我的確想過。但是我忽然醒悟過來，也許應該認爲母親的啓示，我想無論生前死後，她無疑的有個不變的希望：就是她兒子的幸福。那麼我又何必拿生命去跟兩個敗類拚呢，縱然我殺了兩個前房哥哥，在他們方面，毫不足惜，我不殺他們也會自行毀滅；而我却得終身坐牢，她的在天之靈會滿意嗎？假使我真要報答她，爲她報仇，我首先應該立志，將來比別人有用，在社會上有地位，日子過得比別人好。同時我又想，她不單給我發奮向上的機會，實在也是自己吃盡了苦。原來我之能上中學，全靠她當賣首飾維持，數年間已經當盡寶光，我們山窮水盡，再下去只有挨餓。她如果繼續活下去，看見她世間的唯一骨肉終日愁眉苦臉，她的心決不會安靜。這種思想滅除我許多痛苦。把她窒殯之後，一陣輕鬆，我感到和這家人的關係完了，血腥的仇恨算解脫了。

我從家裏沒有得到分文，家產早已大部份被兩個哥哥蕩光，贖下的他們當然不會分給我，我也根本不會向他們要。我上大學是由一位先生幫忙，他給我二十塊錢路費；以後的四

年間我靠抄講義，教家館，給報館翻譯五毛錢千字的遊記稿混過去。我在世上是孤獨的，沒有人肯跟我來往，我也不配跟人家來往。每當逢年過節，同學都回家，或者約會去尋樂了，我却躲在宿舍裏嚼大餅……

我不能敘述的更詳細，佩芳。假使你不嫌我太老氣橫秋，以上便是我的簡略生平。請爲這個不幸的人——你可憐的去惡想想吧，我相信你定能同情我，瞭解我，自從我認識了你們，我怎麼會把你們清苦然而和諧的家當成我自己的家，在你們家裏我感到無限溫暖，如今我又怎麼急急要結婚了；你更會明白，世上有成千成萬的人，可是除開你們，誰也跟我沒關係了。毫不慚愧的說，我過去活的像要飯化子。你難道忍心看我永遠這樣過下去，當人家都回到光亮美滿的窠裏了，我還在馬路上蕩來蕩去，縱然死在路上，也沒有人特別關注的看一眼嗎？你難道真讓我毀下去嗎？

你可能罵我自私，只顧自己，我敢發誓從不會忘過你們。一個痛苦念頭老盤據在我心裏，我想你父親，三十年的老教員，人家早該坐在家裏納福了，他還得拿老骨頭苦苦跟窮困掙扎。他不是不愛我們，但爲了氣節，爲了不肯聽命於日本人及狐羣狗黨，他寧願捨棄終身

事業，硬着心腸讓你從大學退學，聽你弟弟失學，自己回老家小鎮上開雜貨鋪。這是對國家的諷刺，佩芳，同時也是淚，用淚也寫不盡的悲痛！

你的信我都讀熟了。你很有描寫的才能，從你盡量刻畫的字句間，我想見你們老宅前面的大樹，屋後的荒園。你說你們的生活雖是窮苦，過的却井井有條。每天你首先起身，用冷水洗過臉，櫛櫛頭髮，趕緊上設在大廟裏的學堂去。那個以自力創辦小學的老校長，你父親的學生，因為你在大學唸過書，也特別對你敬重。你弟弟頂無聊，起來得頂晚，他幫你父親把雜貨鋪的牌門打開，將香烟，肥皂，毛巾整理好，然後坐下去讀你父親上天下午給他講的古文；你父親戴上老花眼鏡，就在你弟弟對面，開始極吃力的讀電機學或植物學；而在裏邊，你母親則燒飯掃地，一切瑣碎雜事歸她負責。你們把屋後的荒園改成菜園，傍晚你弟弟還一天應做的功課完了，你父親也把小鋪關起來，他們帶着水桶鋤鏟，和你母親到園子裏掘土下種。禮拜天你們整天團聚，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園子裏。園子裏只聽見你們一家快活的噦噦聲笑聲，原來你和弟弟到後面小河裏抬水，因為不小心，水濺了你一脚，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虫把你嚇一大跳。接着你們累了，該休息了，你坐在樹底下看莎氏比亞，鴿子便

安閒的落在你前面不遠的地上……你活畫出一幅鄉下和平空氣的圖畫。我明白你的用意，你叫我太苦悶時不妨到你們那邊住幾天；你要證明窮苦日子也有快樂。但是不管你講的天花亂墜，你纔不能證明你父親樂得放棄自己終身服膺的教育事業，跟屠夫走販爭蠅頭之利；你弟弟樂得失學；你母親不問天冷天熱，樂得上灶燒飯；你也不能證明你在大學唸了三年，忽然又高興到鄉下當小學教員。假使有錢的話，我們縱然不上內地，也還可以在上海當寓公，無論如何，你父親也不必看見一個買自來火的，便趕緊去掉眼鏡站起來，笑臉向迎上前招呼。這是我決心做生意的另一個原因。

現在你總該相信，我之想賺錢，並非單爲我們自己，你我將來簡單幸福的小家庭，還爲你父親母親弟弟。我們不能只顧自己。我是個很早就失去家庭安樂的人，在我們結婚後，我得盡點「半子」的責任，使兩位半生勞苦的老人家享幾年福，使你弟弟完成學業。請想想我們那時候的情形，我敬愛的，你會抿着嘴笑。你父親母親當然和我們同住，你弟弟，直至大學畢業，結婚自立或出國爲止。我已經想過無數遍，簡直超過幻象以上，在我腦子裏成了固定的形體，合上眼便能看見客廳的大吊燈，聞到櫥子裏草香。我們將有一座獨立的帶小花

園的房子，書房裏充滿書，任你父親閱讀一生；你母親心腸太仁慈，愛看所謂哀情糾纏戲和悲劇電影，我們在兩種戲院裏包訂長期位置，可能的話，我們甚至爲她開兩家戲院，讓老太太盡量發洩她的眼淚；你喜歡俄國文學，儘可以把它們當作終身事業，字斟句酌，安然從事翻譯，不必像我翻譯五毛錢千字似的草率；我自己則希望辦一份銷路寬廣的日報，推動社會國家進步，另外附設個書店，專門印你的稿子。我工作疲倦了，我們便在園子裏看小孩——我們自然會有小孩，在草地上滾。春秋天旅行或夏天避暑，兩位老人家會替我們管家。……

別以爲這是夢想。請相信我吧，我自信對於做生意有相當把握。你說現在是戰爭時期，百事都應該將就。這是守舊的，中國傳統的，不曉得世界大勢的看法。我是學歷史的人，假使你通曉歷史，你便知道戰爭是發財的頂好機會，無論古今中外，都是如此。把做生意認爲不清高是沒有道理的，因爲賺錢並不違反法律，既非賣國賊，當然也無損於道德。只有傻瓜才自命清高。不知道你注意到這一點沒有，我確會仔細研究過，不管是誰，凡恭維你清高的，他自己必先賺飽了錢，弄的腸肥腦漲，你從他們的笑容上能看出這種意思：好小子，你儘發優點吧，反正你的肚子不會餓破！這是一種陰謀，我的親人，一種頂可惡頂可怕的手段。

他們心裏可憐你，譏笑你，罵你愚蠢，而在表面上可稱讚你，讓你不知天高地厚，走上絕路，給他們多留點發財的機會。他們的用意就在這裏，你只要想想那些娘姨婆夫爲甚麼不恭維你窮，而那些恭維你的人爲甚麼自己不肯清高，你就明白這兩個字當作怎樣解釋，他們用心又是多麼險惡了。

我決不會上當。因爲學過歷史，我徹頭徹尾瞭解社會，自信力也就愈強，作事愈有把握。我們是年輕，我二十九歲，你才二十四，可是就爲年輕，我們才得轟轟烈烈的大幹，趁早打下基礎；如果到了你父親的年紀，要後悔也來不及了。我認爲作事主要的在精神，在眼光，有精神眼光，看的準，拿的穩，資本決不成問題。你知道我戰前曾爲某大書局編輯百料全書，報酬雖然可憐的很，工作三個月才拿到兩百塊錢，殊不知倒幫了我的大忙。在先我忘記跟你說，戰爭一起，我拿這錢買成紙了。這也是竊翁失馬，當時我和別的商家隔教，現在却利市十倍。（買進德國顏料或針，當然賺的更多。）從此你可以相信，我的確有做生意的天才。我看準通貨要膨漲，外國工廠要改做軍火，中國工廠要受戰事打擊，普通商品來源少，自然會加倍貴上去。

我常恨當時頭寸不足，要不然我們的局面早已很可觀了。好在一個事業家永不會太過，除了已有的那點錢，我準備另外再想辦法。你還記得田國寶嗎？有一回我們在路上碰見她，她說是你同學。她哥哥田國寶是我的世兄，我父親在北京作官時和他們父親是朋友兼同事。說起他們父親，後來能飛黃騰達，當初還靠我父親一手提拔呢。我父親平常以諸葛武侯自命，實際上他也的確身居那個地位，在他的後台部長面前，稱得起言聽計從。這位田老伯本來是我父親的門客，專門擬公文稿子，作祭文賀啓，兼管出納賬目。底下人恨之切骨，給他上個尊號，背後管叫他『壞水師爺』。『壞水』是稍強水的俗名。

我父親見他爲人敬謹，薦他到部裏作事。『壞水師爺』是城府極深，有深謀遠慮的人，比方我父親愛虛張聲勢，表面上彷彿能呼風喚雨；他只不動聲色，耐心的在暗中用功夫，別人不注意他，這對他反倒有利，他更便於進行陰謀。原來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，另外投奔個更有力的主人。等到機會成熟，雷聲響了，用舊的說法，他自己也平步青雲。雖然因官場的顏面，他例被撤職，可是緊接着就作了稅務局長。他當然明白這局長的意義，在任期間，他盡量營私。免得遭人暗算，兩年後他賺飽錢，急流勇退，退休上海租界作寓公。他混在『閒

人』羣裏，以名士遺老自居，假使擠得進去，你在賑災濟貧的緣啓後面總能看見他的大名。他退休後的最大嗜好是慈善捐款。譬如某山莊募棺材費，名單在報上公佈出來，他總占去半版。只有他想得出種種名目，爲女兒節省糖果錢捐一元，爲用人賣舊報捐一元，爲老太太移陰壽壽儀捐一元等等，不能再準確了，每種永遠以一元爲度。雖然自我第一次干謁，談起我父親，他慨然說：「文星西隕，從此中原無人矣！」我以後老怕見他。我跟田國寶可交往過一陣子，三年前他老人家「捐館」，我還送過花圈。現在財產大權都擱在田國寶手裏，以我們過去的交情——哪怕着交情已中斷好幾年，向他通容個一萬兩萬，我想決無問題。

總之，你儘管放心。以我的才能和眼力，我們半年後準可以穿上禮服，在貴客矚目下面，香花與樂隊叢中，走向結婚台前。你不應悲觀，一切事業的成功，都靠勇氣和自信。

第二封信

昨天我到田家去過了。我未去之前先打電話，聽見有人接，我的手發抖。這發抖有理，因為錢在別人手裏，我們的將來繫於此行，而此行能否成功，我實在沒有把握。

我還會對你講過田國寶的為人以及我和他的關係。單看外表，這位世兄不愧爲堂堂丈夫。他個子相當高，營養很好，臉色紅潤；衣服筆挺，襯衫又白又亮；小學『修身』教他注意衛生，相信爲人在世，必須每十天理一回髮。他走路來自然風度翩翩，惟一的遺憾是彷彿腳上生着鷄眼和滿臉的面泡。鷄眼使他走路扭怩像女人；面泡使他感到不十全十美，常常要伸手去揪。兩種毛病同時似乎又影響到他的性格，他平常很驕傲，因爲他有錢；有時候很自卑，因爲世上還有很多人比他更有錢。他怕窮人，更怕富人，碰見他們，他總用兩句永遠不變的老話開頭，猶之乎八股之有『破題』。譬如對窮朋友，他便裝作悲天憫人的說：『唉！物價天天漲，這日子怎麼過？』對有錢朋友是：『血壓太高，沒有辦法！』他背後怎麼罵窮人，

我不知道，而對有錢人，他老罵他們『市儈』或『暴發戶』。因此，一種極自然的結果，他生平愛和那些又窮又硬的所謂善儒龔與狂，自己也以書香世家雅人學者自居。其實他頂多似通非通會背幾篇古文，頂多不過是曹禹『北京人』裏頭的『耗子』。就說我這位世兄吃冰淇淋吧，他最大的嗜好是冰淇淋，可是他不到大舖子去，大舖子太貴，一杯要抵四五杯，太不上算。他計算好，與其吃一杯，不如拿一杯的錢吃四五杯，拿吃一回的錢吃四五回。於是他在附近找個小舖——他有個經常記賬的固定小舖，看定前後左右沒有熟人，他趕快溜進去；萬一不湊巧在舖子里碰見相識，他便咬唇是打電話的，紅着臉退出來。他每天照例幹這麼三四回。不相識的也許要責備我說話刻薄，反駁我說：『他既是這種人，你怎麼還去問他通融錢呢？他又哪裏會有錢借給你？』我敢對天起誓，我的話沒有絲毫虛構，我還確切知道他在那裏放高利貸。實在說我很瞧不起他，就因為這個緣故，我們才慢慢冷淡疏遠。想想我現在竟要去求他的投手，心裏真有點難過。然而這是沒有辦法的，一個人既要作事，他就得先學着忍耐。

現在還是讓我們說回去吧，我的親人。接電話的是個女孩子，從她的急躁聲調上，我聽

得出她必是在那裏等誰等的冒火。我活該倒霉。當我問到田國寶先生是否在家，她氣憤的說：

『在！在家！你來吧！』這是個尊貴人，我連用三個驚嘆號也形容不盡她的傲慢和對我的憎惡。

電話立刻斷了，我很抱歉。我想得出，在她把聽筒恨恨掛上時，她一定還罵我電話打的不是時光。但是沒關係，我並不要請田國寶說話。單就這一點，你也能看出我很有經驗。如果有重要事須人家幫忙，千萬別在電話裏頭商議，對方會隨便拿謊話給你一推，甚至不用臉紅。你必須親自出馬，瞧準對方的弱點，面照面對他講。措辭和態度却得隨機應變，因時而定，因人而異，事先編好圈套，然後用拳術家的最後一擊，使對方無從躲閃。譬如對方愛面子，雖然心裏老大的不願意，他仍舊不得不吞吞吐吐，裝着盡力而為的說：『難——難！難！這事很困難！……讓我給你想想辦法……』這時候你要抓住機會，不讓他有第二種考慮，立刻接過來說：『你老哥算答應幫忙了。我求佛求的對，以你老哥的身分地位，你說四還有人敢說五？過兩天我得大大的酬謝你！』他還能猶豫嗎？爲了表示慷慨，在社會上手面

寬，他不挺也得挺；除了說不敢當，他還講得出第二句話嗎？

我放下電話奔到田家。這是一座老式的弄堂房子，前面有走廊。儘管天還不會完全黑下來，樓上已燈火輝煌，嘩笑聲和洗牌聲從開着的門裏送出來，中間夾雜着從別的房子響過來的木魚聲。而在下面，小花園的角上，盛開的夾竹桃正臨着晚風向牆外點頭，儼個天真好奇的鄉下少女。出來給我開門的女用人姓劉，通常都喊她『老劉』，據她自己說，在北京時是我們（我應該稱他們）的老用人，我父親離京時轉讓給田家的。她大約五十多歲，又矮又胖，走路搖搖擺擺，是個說笑就笑，說哭就哭，愚昧而又好心的人。因為愚昧而又好心，人們有時候就叫她傻瓜。過去我跟她很熟。她看見我，先做個驚喜姿勢，可是接着就生氣的罵道：

『三少爺，你還來；你還沒有把老劉忘了；你來幹什麼！』

『三少爺』是她送我的稱呼。我趕緊笑道；

『現在正在打仗，老劉，我平常很忙。我來看大少爺，大少爺在家嗎？』

她於是把嘴一撇，做出不相信的神氣說：

『哪兒打仗？誰跟誰打仗？都是報館造的謠言，我就沒有看見。您就會騙老劉！老劉傻，老劉才不傻。您請進來吧。』

我跟老劉走進客堂。

『大少爺，客來了，胡家三少爺來了。』老劉高高興興開亮電燈。

田家在我並不陌生，不用追溯多遠，兩年前我是他們客堂裏經常的座上客。可是我永遠說不出牠是怎麼佈置的，牠裏頭有磚，有瓦，有編鐘，有裝在玻璃盒裏的爛鐵，位置似乎也從不更改，我仍舊說不出。我只記得牠雜亂，空虛，無謂，可怕，還有徐大總統寫的朱紅酒金匾額，裝在鏡框裏，字體沒有骨氣，沒有生命，團團的像退了毛的小豬，掛在迎面牆上。我終於找到田國寶，他坐在一隻式樣像歐洲古代王座的高背藤椅裏，看見我他抬起肩膀，似要站起來，結果揚揚手，又從新倒下去。

『哦，你！』他打呵欠說：『你怎麼老不來？』

我很快跑過去，爲表示殷勤，我竭力把步調弄的輕快活潑。我忘記屋子中間的小桌和圓圓的凳子，走過去時差點摔倒，把桌子凳子踹翻。

『國寶兄，』我撒謊說：『我實在忙。現在的情形，你知道我們教書的——』看見他皺眉，又爲掩飾不快活，假聲假氣咳嗽，我準備的一大套不能不打住了。

『坐，坐。』他說。

我找坐的地方，近邊既沒有椅子也沒有凳子。

『我好久沒有工夫過來問候，真是缺禮的很。』我趕緊接下去。『伯母和嫂夫人都好嗎？』

『都好。』

爲怕另外來了別的客人，我想一口氣講下去，將客套交代清楚，然後便引入正題。可是他突然生氣的大聲喊起來：

『老劉！老劉！』

他於是咕嚕：

『這些人！』

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，剛才我竭力弄活躍的空氣，到這裏又凍結了。樓上送來木魚聲和

清脆的牌聲，不用問，是老太太在那裏念佛，少奶奶在陪客人打麻將。

『誰又來這裏亂翻？不是跟你說過，這裏的東西不準亂動。你也不收拾收拾！你看亂糟糟的，像什麼樣子？』一看見老劉，田國寶便厲聲罵。

老劉雙手端着托盤，托盤上是杯子碟子和咖啡壺，顯然爲了頭錢，正巴結的到樓上去伺候牌局。

『誰來亂翻？還不是大小姐！除了她誰敢動你的？』老劉分辯。『傍晚時幾犬小姐來找報紙，要看電影。等錢家表少爺，表少爺不來，這會正賴在樓上毆氣的。你別怪我多嘴，大少爺，（說着她向我瞟了瞟。）我對老太太說，老太太不聽。我看看表少爺爲人可不那個，一個勁的胡弄，總會鬧出事情來。說你不信，你走着瞧！』

『滾你的蛋！』田國寶罵道，氣的直跺腳。『甚麼事都教你管——還不快滾？』

『好，好。又是我的錯，又是我不好。我滾，我上樓去。』

老劉嘮叨着走了。田國寶直氣的面紅耳赤，他拿出香烟，靜靜抽起來，劃火柴時我看見他的手都在打顫。

『沒有辦法，血壓太高！』他拿左手按住太陽穴，停了會，自言自語開始他的老調。我明白這停一會的意思，他要使自己平靜下來。也許意識到認錯了人，他忽然一轉說，看情形戰爭可能越打越遠，生活越來越苦，我目前怎麼過的，將來預備怎麼辦，是否有意到內地去。

我想我的機會到了。

『國寶兄，我正爲這件事來找你商量……』我說。

可是我弄錯了，這位世兄不讓我講下去——我相信他根本沒有心情聽我，甚至沒想到我直到這時還站在他前面。他很快又想到別的事上去了。

『唉，我有一幅畫！』他第二次咕嚕。說着他站起來，把我拋在一邊，直向書架走去。

老實說，我這時已有幾分氣惱。『我是來借錢的，你教我看畫有什麼用？你的畫跟我有什麼關係？』我心裏雖這樣想，而我的腿仍舊跟了過去。

『去惡，你打開看看。』他從書架的頂格拿出一幅手卷；交給我說。『這是八大山人的四景。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人，快三百年了，你們學歷史的也許不注意。你再展開，一共四

幅冊頁，春夏秋冬四時。人家拿給我看的，只要四千塊錢，一千一幅。你看怎麼樣？你別聽貴，我沒還價就給他留下來。我只要轉個手，多不說，不賺他兩萬也賺他個一萬五！」

他對我笑笑，既得意又傲慢。縱然從不會比八大山人的真蹟，對於書畫完全外行，我也能看出所謂『四景』者，其實是不容置疑的贗品。小孩也看得出，只有這個冒充雅人的僮夫認爲是真的。可是我壓下滿心的賤視，把我所能想到的奉承全送給他。我們犯不上在這點上和他爭執。

『這是世上的神品，人間的尤物，老哥！』我叫，『真虧你的眼力！不用說一萬五兩萬，就是三萬五萬，你拿不出大門，也會給人家搶去。你要賣，你別賣給別人，先救救窮朋友，你就賣給我！』

『你想我是幹什麼的！先不說我個人的眼力，單是我們家庭的薰陶，世代對於古玩書畫欣賞趣味的遺傳，還鑑別不出直僞優劣？（他更神氣了。）不過說老實話，去惡，你稱讚這畫是神品，可不全對。鑑別古畫沒有別的祕訣——懂的人看紙張，墨色，圖章，款識，可是這都是外行人，自在爲懂的俗人的看法，——我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大處看作品的風格，小

處着眼用筆。能明乎此，作品過眼，真僞立辨。你看『山人』這畫，用筆好像拙劣，其實還勁；格局好像幼稚，其實天真；境界好像膚淺，其實淡雅。我們無以名之，只能稱為仙品。冥冥中一種靈氣，使你相信海有枯，石有爛，地老天荒，這畫要長留人間。」

我把他送上天了。他從我手裏把畫收回去，我看見他的手和嘴唇都興奮的發抖。

『你停一停，我還有一件寶貝。』他接着說，將捲了一半的八大山人又交給我，然後搬隻凳子爬上去，從書架頂上拿出一塊用紙封起的笨傢伙。將紙打開，裏頭原來是塊磚頭。『你是學歷史的，相信的是進化論。』他說。『這是塊銅雀宮磚，就我知道的說，同樣的磚全世界只有兩塊。銅雀台建築在曹操時代，離現在一千八九百年，可是你看這磚的花紋，比起現在的磚，到底時代是進化的還是退化的？』

『這非但是一件舉世罕見的美術品，國寶兒，從這塊磚，剛才看過的那個畫，再加上徐大總統，我還給你想出個齋名，題作『三寶草堂』或『最庵』，你看有多恰當，多雅緻！』我當然不能和他抬槓，爭辯什麼進化退化，他既然興緻好，吃得進這個，我樂得順水推舟。

出乎意外，他竟冷住臉向我楞楞。

『什麼徐大總統？』

『我指的是這塊匾。雖然字寫的有點那個，可是單單他老人家跟老伯這份交情，也算得上一寶。』我知道拍馬拍錯了地方，這一回說話特別謹慎。

『唉！你這個人，還是學的歷史，竟這樣俗氣！』他氣的直嘆氣。『徐世昌算什麼？他怎麼能跟八大山人和銅雀磚比？不論別的，單論年數，他不值人家千分之一……可是慢着，你先替我拿住。』也不管我手裏還拿着『八大山人』，他把使我受氣的銅雀磚也塞在我懷裏，一轉身又跑進後面的房子。鑰匙在裏頭響老半天，他終於必恭必敬雙手捧出一只盒。『你真赶上輩子修來的福，去惡，你想不到今天竟會大開眼界！』他還沒打屋子裏走出來，便歡快的叫，弄的我莫名其妙。『你來看看這個吧，除了你，我從來不教外面人看。這才是真正的國寶！縱然日本人打到重慶，只要這東西一天還在我們中國人手裏，我們就不算亡國！』

盒子在小桌上打開了，這遠比國家重要的寶貝，原來是一隻藍色膽瓶，總共不過四寸高低。

「你估估這是哪一代的器物，從釉色和製作上估估看」他瞅着我，眼睛滴滴溜溜直在我臉上打旋，彷彿要朝外流水。我拿起瓶子正要「研究」，他忽然又奪回去。

「你留神摔碎？你這個人真是！摔碎你賠不起！」他向我責罵。「你別小看這隻小瓶，這小瓶可大有來頭。當初就爲了牠，徐世昌情願給我父親一個次長，我父親還不肯換！」他摩挲那隻瓶子，一面又陶醉地繼續講道：「這是個無價之寶。你看牠的釉色，書上記載「雨過天青雲破處，這般顏色造將來」，指的就是這個。說來可也令人難信，明朝人本來已經看不見柴窯瓷器，哪裏想到於不知不覺中，民間還傳下這麼一件。你想想，這不是神祇阿護還是什麼？」

我自愧對於瓷器一竅不通，然而我不得不裝作懂：不但懂，我還得盡力附和，給他打邊鼓，讓他高興。我甚至說出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的話，贊成他的神祇阿護，中國人只要守着這隻小瓶就不會亡國。

可是緊接着，當他滿意了我的無恥謊言，他反倒誇獎我——

「你這話才表明你有程度，去惡，你下過苦功，學歷史離不開考古學，所以你深知這小

瓶的價值。可是你估估看，人家出二十萬我不肯讓，你看我該要多少？教我瞧瞧你的眼力。」

我驚異了。

『你要出賣？』我嘆。『剛才你還說這是無價之寶，我們中國人有了牠就不會亡國？……』

『你這是幹什麼？你瞧你？我剛才不過隨便一說。你對於世界大勢也許欠明白，可是我告訴你，現在是正在打仗，不管誰勝誰敗，看形勢一時總難結束。在戰爭時期，缺乏的是物資，吃的穿的都比古董要緊。古董市價雖然也朝上漲，可是總比不過一般物價。我打算換點錢，活動活動，碰巧隨便做點生意。』他拿這話笑我，當我是大傻瓜。我問他：

『我不懂你的打算，你要作什麼生意？』

『這還用問？比方單放出去吃利，也比存古董好。』

『我絕不贊成，（我故意呆頭呆腦）為做生意賣掉一件在歷史上有重要價值的古物，我不贊成。假使你非賣不可，依我的意思，你至少要五十萬！』

『哈，好像火！你瞧你多狠？一開口要五十萬，你簡直抽人家的筋！』這時他真的笑了。『我可沒有你貪！五十萬我不想。你能否給我找個主顧？不必太多，三十萬現鈔，成交我付你五萬（Commission）。』

『國寶兄，』我鄭重的說。

你可能罵我太不自重，言動等於幫閒。我承認我下流到極點，可是佩芳，你哪裏想到我的苦處。毫不隱瞞，我憎惡田國寶不下於憎惡他的假古董。我時時都想忍耐，時時都想發火，拋開他的自大，他的假古董和我借錢的計劃跑出去，回我的小屋自己稱王。然而錢是擱在人家手裏的，我們既有求於人，就得讓人滿意。爲把談話引到我的目的上來，我繞圈子，說盡我終身咒詛的話。現在機會來了，我得把它抓住。

『國寶兄，』我清清嗓子，開始說：『讓我問問看，假使有主顧，我自盡義務。大家世交，講到回扣太難堪。只是我求你一件事，現在我需要一筆款子，數目不多，一萬五到二萬之間，希望你幫忙，爲老朋友通融通融。』

這位世兄沒料到我突出奇兵，一時驚慌失措，臉也急紅了。他愕然半天，終於想起那句

老套。他說：

『我這邊也正沒有辦法，物價天天朝上漲，這麼一大班子人，開門就得錢。再說市面越來越難，拆息已經做到好幾分，想周轉點錢，拿着抵押，出加一利，還沒人肯朝外放。如果有人肯借，我也巴不得借點呀。』

『你客氣！』我說，想到他之所以訴苦並非沒錢，而是在那裏打算盤，顧慮他的利息，我不免憤然。『你老兄手頭一時寬不寬裕，我不知道，不過你總算有個家，以你的手面，調動十萬八萬，決無問題。比方你是財主，我是你的佃戶，你縱然困難，總比我好。至於子息，你盡管放心，短你一個不算朋友！』

『喲，喲！你這是說哪裏話？你瞧你把我罵的？我要是有錢，你想我會不借給嗎？』他有點不好意思，臉比先前更紅。

人窮志短，有時候是需要硬的。我於是告訴他，既然他比我還困難，我以後永遠不打攪他，然後一點頭，預備走出去。我的辦法果然靈驗。即使他故作驚慌，假意敷衍，可到底在後面喊了：

「你這是幹什麼？去惡！你這教人多難爲情？回來，回來！讓我替你想看。可是你幹麼需要這麼多錢？你真嚇人，一開口就是一幅八大山人！」

「你弄錯了，我什麼都不需要！我也沒有工夫！」

「得，得，又是別扭！你先別慌，搬個凳子，咱坐下來談談好不好？」

「我聽你的。你有話儘管說，我站着就行！」

「唉！你這是何苦？你愛站着，我不勉強你。不過你先讓我把話說開：你誤會了我的意思。」

「我聽的很明白：你比我還窮！」

「這何必，這何必！說起來誰也不信，你是個光身人，想不到有家有苦處。你一個人怎麼都好過，可是拖着這麼個家，你總不能讓老老小小吃大餅。別的不講，單是每天的菜錢，今天漲，明天漲——唉！你就不知道日子是怎麼過的！」

「對不起，我沒想倒你也這麼難；要是知道，我決不跑來找你。」

「我自己的確沒有辦法，別人只看外面，想不到裏頭是空架子。不過你的事我們可以慢

慢商量……你手頭是否有點東西，譬如稿子之類？」

「我有一部『中國史大綱』，是學校裏的講義，另外有一部分翻譯的『西洋通史』。有人買嗎？」

「現在誰還肯買稿子！不過上海是商業化的都市，認貨不認人。我盡力給你設法，如果面子賣得出，人家要押頭，也許可以拿出去頂一頂。只有一點，我不明白你幹麼需要這麼多錢？」

「假使你誠意幫忙，我不妨老實告訴你：我打算結婚。」

「甚麼？你簡直胡來！我真不知道你怎麼想的，現在的年光，人家擺脫却擺脫不掉，你倒肯給自己找累墜！」

以上是我跟田國寶的談話。我正要解釋，忽然被打斷了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田國秀。在先只顧用稱種方法和田國寶鬥法，沒留意她幾時從上面下來的，斯斯的站在門口。假使說田國寶是冒充風雅的大少爺，那麼適得其反，她盡可能朝摩登那條路上跑。我猜她頂多不過二十三歲，按一般講，還在天真可愛，不會充分發展到婦人的成熟時期。可是她忘記自然賦予

她的姿色，一味拿顏料朝身上抹，像畫瓊的油畫，橫一筆，豎一筆，直把潔白可愛的底子遮起來。她粉皸的唯恐不白，胭脂搽的唯恐不豔，嘴唇塗的唯恐不紅，指甲修的唯恐不像爪子，用奶油燙的頭髮唯恐不像洛麗泰揚，脚下是銀色高跟鞋，身上穿着紅紅綠綠的橫紋旗袍，打扮的活像四脚蛇或舞女。她自然也利用自己的聰明，像舞女一樣努過力，在鏡子前面照了再照，扭了又扭，而結果却給人一個印象：外表是個妖豔少婦，骨子裏是呆板愚蠢。譬如照像師在照過的底片上重照進一個人，洗出來兩個人重疊，看上去只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。

這時她的氣大概毆完了，手裏拿着皮包，顯然預備出門。

『胡先生，你要跟誰結婚？』她問。

我平常只把她當小孩子看。於是笑笑說：

『你猜猜看，你的熟人，說不定還是你的一個好朋友。』

她本來就不高興，現在出題目讓她動腦筋，自然生了氣。

『誰高興猜！你要說乾脆說出來，別賣關子！』

『我敢向你實關子？有一回我們在路上走，你碰見過。』

『我碰見過，我記不得了。』

『林佩芳，你記不記得？你的同班？』

『哦！林佩芳要出嫁？』

『怎麼樣？』

『呸！我當是誰？誰跟她朋友……』

（她把嘴一癢。）門鈴忽然響了。

『來了！來了！』老劉媽大聲應着，顛着小脚朝外跑。一面並自言自語咕嚕道：『什麼要緊事！看電影還怕來不及……現在可來了，好了，別鬧了！』

進來的是個胖胖的青年人，中等身材，臉蛋紅潤，鬚過的所謂『飛機』頭，穿一身咖啡色西裝，裏頭是條子襯衫。從他的外表上我很難斷定他是大學生或經常被舞女倒貼的舞客。其實在上海，這兩種資格是很難分開的。這個人我以前沒有見過，後來經過介紹，我才知道他就是老劉所說的錢家表少爺，田國寶姑母家的表弟錢享。他用一種輕快的，連跑帶跳的跳

舞步法跑進來，一面笑，喊，邪許：

『哈囉！我來晚了，我來晚了！』

『正鬧別扭呢！你來晚了，得罪你。』老劉在旁邊說。然後轉向田國秀：『好了，別鬧了，現在來了！』

錢亨直衝到田國秀前面，熱誠的問道：『怎麼啦？因為給朋友拉住，我來晚一步。對不起，對不起！』

田國秀一扭膀子，給他個脊梁。田國實向外面叫道：

『錢亨，你先進來，有事跟你商量！』

『好，好。你有什麼事？』

錢亨跑進來，說着拖出凳子，也不等對方講下去，便坐下身子從後一仰，興沖沖說道：『你要大大請我的客才對，表兄，這一回我可給你撈進一票。今個也摸不清哪兒來的邪氣，各種行市都漲，外股不論冷熱門，一律跳上三成！』他豎起三根豐滿的指頭，露出三隻鑽石戒指。

「啊？我不信！（田國寶跳起來，眼都瞪圓了。）跳上三成？明天看看跌不跌？」

「你還看好跌——喂，國秀，國秀！」錢亨重複一句，剛好看見田國秀生氣的上樓去了，他便站起來喊。

田國秀沒有理會。

「你還看好跌！」他接着從新坐下，將右脚放到左腿膝蓋上，用手一拍道。「下午開盤行市往下走，投機朋友盡量拋空：可是一點鐘後，風氣一轉，就像寒暑表，嘩！嘩！嘩！一個勁的好上去。直到收盤，有行無市，拋空朋友只好活活等着殺頭！」

田國寶聚精會神，聽着，至此迫不及待，緊釘着問道：

「依你的意思，明天還看漲？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？明天的行市今天收盤時已經定出來了。你放心大胆的做好了。別的不說，單說那票英商水電，當時我硬給你拉進來，你還埋怨我太冒險；可是今天一個下午，三四十二，四七二十八，你已經賺十五萬！」

「假使你拿得穩，我明天想搶個「帽子」。你看哪一種好？」

「我看當然是冷門比較穩當。因爲人心一致看好，紅股不易成交，洋商小股必然被拉上去。」

「那麼明天我要是來晚了，只要開盤行情對，你隨便給我做點，以二十到三十萬爲準。」

「可是你千萬別忘了請客呀，表兄！」

「你總記着你那張嘴！你放心，只要做的好，請你「七重天」好不好？」

「OK！」

錢亨跳起來，要上樓去找田國秀。田國寶激動的在客廳裏走來走去，明天的好夢在心裏燒他。他們各有自己的事情，早已把我忘了。我不得不提醒一聲：

「國寶兄，我的事你還沒有說明該怎麼辦？」

「哦！不錯！你的事！」田國寶如夢初醒的說：「錢亨，你慢點走。這位朋友想調動點錢，數目不大，一萬五到兩萬之間，你看有沒有辦法？」

「調動錢嗎？這個可有點困難。目前銀根緊，沒有人肯做押款，用大面子也挪動不

來。」錢亨朝我打量一眼。

「你給他問問看，」田國寶說。然後轉向我——「你剛才說要結婚，可是消耗了這筆錢，你怎麼還呢？」

「我打算拿這筆錢做點生意，至於結婚，這要看做生意的結果再說。」
錢亨也接着問我：

「你有抵押嗎？」

我感到說不出的羞愧，汗突然冒出來了。但是我不能失敗，我必須抓住機會。於是我盡量為我的稿子吹噓，告訴他們：如果有人肯出版，我拿準會名利雙收，有許多學校將用作課本。

「甚麼？稿子？」錢亨直嚇了個楞，輕蔑的笑着大聲叫道。「我的親爺叔！你真阿木林。上海是個什麼地方？你要押款，你拿金條，金鋼鑽，股票，提單都行，可是你的稿子，哈，哈！我說句掃興話，論斤稱還不如舊報紙值錢！」

幸而田國寶肯幫忙。他從旁邊穿鑿說：

『這是我的老朋友，錢亨，無論如何，你幫忙給他想想辦法。』

『失敬，失敬！』錢亨繼續笑。『既然是你的老朋友，這事交給我辦，當然不成問題。』然後他向我囑咐：『今天禮拜四。明天，後天下午五點，胡先生，你在靜安寺路小天堂咖啡館等我，請別忘記帶來稿子圖章。再見！』（說着他翻身便朝外走，並且自己嚷道）我得看國秀去！明天早點來，大表哥！』

我趕不上和他拉手，便在他背後叫道：

『謝謝你幫忙，錢先生。將來一定請你！』

『OK！後天「小天堂」見。』他在樓梯上揚揚手，一陣咚咚的響，肥胖的身子直奔上樓去。

第二封信

我準時到小天堂。

顧名思義，這『天堂』當然不大。我不明白錢享怎麼挑這個地方，屋子是所謂流線型，淡藍花紙糊的牆壁，紫絲絨的椅子，月白開領衫加白圍裙的女招待，白制服的茶房，每一張桌裏首，牆上樹一支『火把』，在一眼看不盡的屋子那頭是個音樂台。因為光線太暗，我沒有看見錢享。其實也不必怪光線，單是那震耳的大鼓聲，下流的風笛聲，不成調的提琴聲，已經把我鬧的頭昏眼花。

幸喜我沒有暈倒。我迷迷糊糊坐下去，按我事前準備好的，要了杯紅茶。不是我沒有胃口，但爲了表示自己也是老主顧，免得給各種刺激食慾的點心引出饑涎，我連那張飲食單也沒有看。我不敢看。這裏的女招待和茶房都是爺爺奶奶，他們也許只對我做慢，對客人就像醫院裏的看護。

「田小姐請你過去，」一位奶奶走過來說。她的腔調之乾澀乏味，人世間沒有字眼足以形容，你只覺得她在跟誰生氣，她的那個「請」字是爲田小姐才使用的。驟然間我想不出這位田小姐是誰。

「田小姐？那個田小姐？」我問。

「擘，你聽你這個人？」她反而見怪道。「田小姐就是田小姐！誰還問她是那個甜小姐苦小姐來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想你也許弄錯了。我不認識她。」

「那你不去了！」

「可是她坐在那裏？」

「十號！」她丟下我走開了。

我真是倒霉鬼，無論到什麼地方，釘子都等我碰，連女招待都給我白眼。假使不爲有正經事，而又十分重要，管他是天堂也好，地獄也好，我也要一怒而去了。我這說的是氣憤話。我知道這都是因爲我窮，我比別人寒酸，要大方也大方不起來。

我按桌子逐一找過去，什麼咖啡館，飯館，戲院之類的號頭，我從來鬧不清楚。其實我得承認，我早應該猜到這位田小姐是誰，但是我被弄昏了。我腦子裏裝滿了可怕的幻想，（你千萬別罵我，）什麼把獸頭獸腦的鄉下人騙去，拿去作人壽保險材料的拆白黨；什麼有錢人家的寡婦；什麼廝養面首的姨太太。總而言之，凡我在未到上海之前聽說過的，醜惡的，浪漫的，血腥而又香豔的故事，一時全集中到我腦子裏來。我興奮到這種程度，手與腳都軟得發抖。我像個真正的英雄，我有我的美人，對於我假想中的敵人，我甚至準備好了應付手段。我決不上他們的當。驀地里一個女人的聲音喚醒了我，用的是鼻音，又甜又嬌，像話劇演員。

『胡先生！您貴忙，沒有看見我呀！』她嬌媚的向我招呼，儘管輕描淡寫，一聽就知道她在見我的怪，也許還包括我拿不準的意思。

這是田國秀！我趕緊陪笑，可是一不小心，弄翻了旁邊一位老處女的沙濾水。

『哎唷！要死了！你眼睛生在哪兒去的？也不看旁邊有人沒有！』老處女尖着嗓子嚷，怒沖沖朝我堵嘴白眼，一面用手絹擦袍子。我可紅了臉。我說：

『對不起，我沒有看見。』

『你生眼睛幹什麼的？還說沒有看見！』老處女也掙紅臉跟我吵。

田國秀看見我闖禍，忙插嘴說：

『大家都是朋友，張小姐。袍子不礙事吧？』

可是彷彿要我的好看，那個敲碎人心的大鼓，拼命響了一聲，全部音樂都停下來，咖啡館裏登時顯出分外靜寂。

『還說不礙事呢！』老處女繼續的嚷。『衣裳弄濕一大塊，也沒看見！』

『我實在沒看見，請你原諒。』我第二次道歉。

老處女見我謙恭軟弱，忽然發作起來——

『你說的倒自在，弄污了人家的衣服，還請人家原諒！教我弄污你的試試，我也請你？』

據說你可以任意侮辱一個女人，但你千萬別在衆目所視下弄髒她的衣服。我不知道這話是否可靠，但無論如何，她的大吵大嚷却使別的客人注意了我們，弄的我混亂失措，狼狽不

堪。幸虧有田國秀在旁邊給我解圍，老處女沒有繼續吵下去，要不然我的臉可丟完了。她一看局勢不對，立刻笑道：

『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張小姐。胡先生太粗心，你全看我的。我讓Boy給你擦乾。』

老處女只好吃癩了。

『Boy！』國秀站起來大聲喊。『沒關係，胡先生，大家朋友。你請坐。錯全在我，我把你請來，才弄髒張小姐的衣服。我替你向張小姐請罪。（她正要坐下去，忽然又笑了笑，說：）你瞧我這個人。我還沒有給你們介紹，大家一認識都是朋友。這位是「打可特」黃美洲，（她指坐在老處女旁邊的男人；）這位是張女士，大祕書，（她指老處女；）這位是胡先生。』

我於是一鞠躬。『打可特』黃美洲欠身，張女士連理都沒有理。

『你請坐，胡先生。』國秀拉住我的手朝下拽。我掙扎說：『我的座位在那邊，已經要了紅茶。還有我的稿子』國秀說：

『你既然帶了稿子，想必有正經事，要是等什麼作家，來的時候，別忘記介紹。』

我老實告訴她：

『我並不認識什麼作家，你如果想認識，頂好找你哥哥。我是等錢享的，因為前天談過託他借錢的事情，今天來討他的回信。』

『那你更不必着急了，』她說。『我還當你等別人。既是和錢亨約好的，等一會他總要來。你先坐下，我馬上喊 Roy 把紅茶和稿子拿過來。』

我看沒有別的位置，只得靠她坐下。我於是打量「打可特」黃美洲和所謂大祕書張女士。其先我沒注意這位黃博士，他大約三十五歲，長臉尖下頷，額顛很高，很飽滿，證明他的大腦發達，為人精明。身上穿着鐵青英國料子西裝，（雖然有點舊，然而燙的筆挺，）朱紅領帶，小手上帶一雙白手套，鼻梁上架着黑眼鏡，分梳的頭髮上塗飽了油，身上香水氣味逼人，看上去像個十足的英國派紳士。奇特的是他既沒有鬍子，也沒眉毛，臉上東青一塊，西青一塊，到處都是傷疤。至於他戴黑眼鏡，到後來我才知道他眼睛瞎，原是用來遮醜的。我覺得這人相當面熟，只記不起在哪裏見過。張女士是完全陌生的，我之所以稱她爲老處女，不爲別的，只因她模樣很像。先讓我們打上面說吧？滿面綉紋的馬臉，厚厚擦上粉，像

粉刷的牆。在這上面是刀刃似的鼻子，薄而緊合的嘴唇，拔成一條線的眉毛，冷而又呆板的眼睛，沒有突起的下巴，像人工裝上去的燙成小捲的頭髮。她的胸部扁平，像一片荒涼的田地，長胳膊黃的直像柴棒，也許爲紀念二十年前就拋棄了她的愛人，骨節僵大的手上戴着只翡翠戒指。統觀她的全身，你看不出『生命』這兩個字，使人難得斷定她的年齡。而最驚人的是她穿一件人造絲大紅袍子，直把她打扮成從墳墓裏扒出來的死屍或妖怪。

『剛才有什麼事情？』黃博士問。

老處女不理會。國秀接過去說：

『沒有什麼；胡先生沒看見，弄濕了張小姐的袍子。』

『唷！唷！弄溼很大一塊嗎？』黃博士手朝老處女大腿上摸去。接着他發表議論，說把茶澆到太太身上，在西洋是很失禮的。有一次在倫敦出席某種宴會，曾親眼看見丈夫無意間丟到太太懷裏一塊蘋果皮，結果兩口子打官司鬧離婚，弄的全歐洲報紙都記載這件事。

就在這時，音樂台那邊提琴調過絃，那個大鼓又響起來。

『總之，這在上流社會是不好的，特別在交際場所，太失體面。』黃博士下了結論，掙

扎着從座位上站起來，碰的杯子碟子，叮噠直響。然後他鞠躬，謙虛的笑道：

『田小姐，我請你賞光，你肯陪這個盲人跳舞嗎？』

『謝謝你，打可特黃。你今天應該陪張女士。』國秀婉轉的拒絕了他。他於是仰着頭向天花板連連大嘆

『O-- I am Sorry I am Sorry 我很對不起你，Miss 張。（他向另一面鞠躬。）請你原諒，讓我陪你跳舞。衣服溼了，自然……小事情，別在意。我給你陪罪。』大概表示他特別不忘上流社會的禮節，他第三次彎下腰去。

老處女不得已，只好悻悻的站起來，像保姆似的扶住他，連拖帶拉，好容易把他弄出去。走了兩步，他又回頭道：

『我們先去跳舞，田小姐，錢先生來了，請你關照一聲。』

『你放心，我會關照他。』國秀回答，等他們走了，便低聲罵道：『見過你，窮酸孤鬼！』

女招待把我的稿子和紅茶送過來，她比先前客氣多了。大鼓仍在那邊響，我混身冒汗。

我焦灼，雖然打我進來算起，頂多不過一刻鐘，我覺得像過了兩小時。

『胡先生，你不跳舞？』國秀見我焦灼不安，趕緊向我敷衍。

我搖頭。她說：『跳舞實在沒意思；不過有時候得應酬，人煩了，也得解解悶。』她又說：『你先別急，錢享馬上會來。』她顯然無話找話，有一搭沒一搭的瞎聊，我只好唯唯諾諾，隨便應付。最後她朝我端詳了一會，忽然問道：

『前天你告訴我哥哥，我當時忘記問你：你當真跟林佩芳結婚？』

這一回我紅了臉。

『是的，』我含糊承認。

『那可沒有想到。人家說蠅巴蚊子咬人，你別見怪，你要結婚了，還一直祕密着哪！』

『我們也是最近才決定的。因為時局不好，拖下去不是事；馬上結婚呢，也有許多困難。』

『你要結婚還有什麼難的？租兩間房子，發幾張帖子，到時候大禮服穿上，這不就齊了！』

『你說的容易，租房子，請客，買傢具，哪樣不要錢！』

『您找錢亨就爲了這事！』

『對了。』

『您就不擔心！』

『擔心甚麼？』

『假使他辦不成。』

『我不敢十分相信：不過看他前天的口氣，是很肯定的。』

『我就不信他的肯定，他的肯定等於零！』

『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他既然答應了人家，怎麼好不算數？』

『您不明白，我可明白。』她神祕的一笑說。『林佩芳休學了，是不是？』後面這一轉，使我莫明其妙。我直然告訴她：

『她家境不十分好；因爲時局的關係，她父親辭了職，他們一家人只得暫時住到鄉下。但也因此，我們想到結婚。』

『哈！我知道胡先生死心眼，想不到您還是個有深情的人！』她爽朗的叫道。『您放心，單單爲了您這多情多義，天下難尋的女婿，錢亨也得給您辦成；縱然他不肯，我也會給您幫忙。』

我多快樂，親愛的佩芳！我們平常總以爲能瞭解別人，自以爲是求上進的人，把別人看成墮落份子，實在是我們的自私。我們一直認爲田國秀驕傲奢侈，卑俗，令人討厭，殊不知我們對她抱有成見，她有她的見解，即使這見解人人具有，至少不是我們所想像的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。見解總是見解。她的贊成我們也許只是空話，然而即是空話，在這個專門講目前及實用的時代，人家也還像放債，考慮它將來能收回多少報酬的！思念到這裏，你才會想到我當時感動的程度。

『你怎麼知道我死心眼？』我故意問她。

『唉！胡先生，您這個人總不注意別人！』

這是她的回答！我觸發了她的感慨，她斂起雙眉，深深的嘆氣。我們只覺得她妝束妖豔，她其實是很美的，那種悽傷表情特別動人。

『您不明白我，胡先生，』她接着說。『您也許永遠不會明白我，我不懂您，您不太跟我接觸的機會。您以為我是個不用功不用腦筋的人，這也不止您，許多人都對我抱這種意見。如果我否認，您會罵我自誇；可是我也是人，我也有腦筋，有感情，不像人家想像的那麼簡單。我不喜歡書，這是真的，因為書是死的，我可要做一個活的人。比方教授們在外國讀幾年，試問他們都懂嗎？不但他們自己，連他們的外國先生，敢說都懂嗎？反正人家拿那幾本書騙他們，他們又拿那幾本同樣的書騙人。結果大家騙來騙去，自以為有學問，了不起，其實都成了書獃子。說來不怕您笑話，我覺得與其讀死書，不如作活人，多見識點，多得點社會經驗……』

『我先前的確誤解了你，國秀！』我忍不住叫道。『雖然我不盡贊成你的意見，譬如書，教授們也許未必個個都是通家，但這不能怪書。我認為書是有用的，我們可以拿來作為實用材料，也可以拿來幫我們瞭解社會。我自己學歷史，所以明白這一點，是否讀成書獃子，只看我們對書的態度而定。只是我很奇怪，國秀，我始終沒想到你竟是個有心人。單是這一點，就够證明你並非絕對不用功！』

『不敢當，胡先生，您過分誇獎。』

國秀分明提高了興緻，極嫵媚的笑了。

『您別盡恭維我；我這個人就是生成的傻瓜，您儘給我好聽的，我萬一弄假成真，那可糟了。（隨即她抑制自己說！）我們先放開這些個，等有機會再談。現在單說您的事，我有言在先，過去您瞞着我們，我們既往不究；現在我總算有緣知道了，趕明結婚，您不請我，我可不依！』

『那個自然，那邊用說！』我連連點頭承認。

她半真半假說道：

『現在您當面答應了，到時候我得多吃您跟佩芳兩杯，您可不許撒賴！』

我趕緊說，並且一再點頭——

『那裏敢，那裏敢。您放心，即使我們不請任何人，還能少得了你？』

『我記住這句話，胡先生，回去就寫在日記上！』

她快樂的直拍手。但剛講完半句，她眼睛朝外一瞟說：

「您真運氣。哪，您說錢亨，他可就來了。」

國秀說着嗽了嗽嘴。我回頭一看，錢亨果然已經踏進門來。

錢亨袴脚上束着騎腳踏車時用的克羅米箍子，今天似乎特別顯得漂亮，雖然我不能明白指出哪一點。看見他，我無形中感到壓迫，心中不由的發生忌始。我認爲跟這個人永不能成立友誼，假使可能，我願意終生不遇見他。我所以會有這種情感，其中並無正當理由，只是我覺得，他是生來的好命。他事事稱心，無往不利。一帆風順的成爲大人物；而我卻須含辱忍詬，在別人勢力之下，不斷的忍耐掙扎。他有一種令人自愧不如的風度，輕率，坦白，安適，好像世界是專爲他而存在的。他不必顧慮別人，爲別人着想，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像在自已家裏。我相信，佩芳，縱然殺了人，他也不曾睡不着覺。他用不到講良心，也無所謂內疚，像一位皇帝。這種種都刺激我，損傷我的自尊心。我私心祝告，假使我性格上有他的一部分，那就好了。可是我沒有！我不否認自己卑下。自卑心毒壞了我，我告訴你都不會臉紅，它笑我，引起我的驕傲，一面是對錢亨的輕視和憎惡。

「錢亨！你這時候才來，人家都等你老半天了！」國秀黃備道，待他走近，錢亨却一笑

說：「有罪，有罪！」

看見我恭敬的站起來，他冷淡的向我點頭，然後去招呼從舞池下來的黃美洲：

「哈囉，打可特黃！還是倫敦派頭，真守時間。」

老處女手引着黃美洲，如牽一條老狗。他的脚摸索着，只怕碰着椅子桌子什麼的，在下面發出囉囉的響聲，一面笑道：

「哪里，哪里。現在什麼都談不上了，只有時間——時間者，第二生命也！」

錢亨側身給他們讓路，說道：

「你真本事，打可特黃，你們跳舞跳的滿意吧！」（說着他向老處女點頭。）

「這叫苦中作樂，米斯特錢。現在眼睛壞了，什麼都談不到了。當初我在倫敦，你也想不到那時候的黃博士。」他把手伸得遠遠的，預備找到椅子坐下去，同時深深嘆口氣。雖然嘆氣，可掩不住他的自負。

錢亨接過去說：

「你不方便，讓我扶住你。」

黃美洲謙虛道：

『謝謝，謝謝！我自己就行。今天有什麼消息嗎？』他坐下去，加了一句。

『消息多得，』錢亨答，轉身拖旁邊的椅子。

我終於找到機會，因為直到這時，我還站着，坐下既失禮貌，要把坐位讓出來，人家又不容我說話。於是我說：

『錢先生，請你這旁坐，我坐在外面。』

錢亨也許不會聽見，沒有理我，還在拖來的椅子上坐下去。我尷尬極了。幸喜國秀眼快，她接過去說：

『您只管坐，胡先生，請別客氣。』

我只好坐下。說實話，我是有意巴結錢亨；但到這裏，我滿肚子的高興都變成了烏烟瘴氣。我的神氣一定很難看，國秀似乎對我表同情，只是在旁邊睜我。錢亨却根本沒有留心，他掏出香烟，在姆指蓋上頓頓，然後點着說：

『今個消息多的很，單是上海，昨天就有兩個報館編輯給打死。』

『兩個編輯？』黃美洲嚇了一跳。『爲甚麼？誰打死他們的？』

『因爲據說一個是「抗戰派」報紙的，一個是「和平派」報紙的，打死他們的人自然是三點水和草字頭的特務。草字頭的特務打死「和平派」，三點水就打死「抗戰派」。』錢亨說。

老處女臉上也和大家同樣罩上了恐怖。等到錢亨的話告一段落，便插嘴道：

『聽說南京宣傳部已經發表聲明，假使重慶打死他們一個，他們就要打死重慶十個？』錢亨對老處女瞟一眼，表示她的消息他早已知道，並不新鮮。

『其實這些特字號的朋友都是一鼻孔出氣，』他繼續解釋。『我有個中學同學，就是幹這個的，吃兩面飯，作一種事，專管「打」人。肩上背兩面旗子，一面是地下工作，一面是和平運動。他親口告訴我，這邊給錢，便幹那邊的人；那邊給錢，便幹這邊的人。倒楣的只是報館的屈死鬼！先說報館，打門口到上頭，就有一重一重的鐵門，終日坐在裏頭，連太陽也看不見，嘴說當編輯，無冕皇帝，其實還不是坐牢？說到錢呢，每月頂多不過一百兩百，必要時出來一回，還得作館紀！你說這是作事還是賣命？』

『所以一句話，我就是這個主張，中國人永遠搞不好。』黃美洲批評道。『你看人家英美，不管是民主黨也好，共和黨也好，保守黨也好，工黨也好，（日本人也是一樣，）平常打的頭破血流，作起事來，大家總是一條心。再看中國，大而至於國家，你組一個黨，我也組一個黨，你要這樣，我偏那樣；小而至於家庭，你爲自己打算，我也爲自己打算，大家都爲私利。上行下效，弄來弄去，便宜都送給別人，國家怎麼能够不亡？所以也難怪人家瞧不起中國人。中國有句成語，叫做「物必先腐，而後虫生之」，如果不是自己胡鬧，日本人能打到中國來嗎？』

黃美洲談的興高彩烈，老處女聽的津津有味。我應該補充一句，在五個人中，她跟我同樣可憐；也許比我更可憐，田國秀有時還幫我說話，勉強可以說和他們中間有點聯繫，她神氣上却分明有種令人難忘的表情，比方有個僱員，不得已被擺在主人前面，身份兩個字老擺在他腦子裏，他時時都覺得拘束，不安，地位卑下，屬於圈子以外。因此他也就努力掙扎，人家笑，他跟着笑；人家開心，他裝歡喜；人家嘆息，他只得皺眉。她當時就處在這種地位，找到機會，便立刻發言，表示她的存在。

『可是我覺得，』她說，把我覺得三個字音特別重——『無論日本人多能幹，打多少勝仗，他們總不能和美國跟英國比；比起美國跟英國，他們一臉的暴發戶相。就說水兵吧，美國英國水兵大脚袴，小帽子，不是酒吧間，就是跳舞場，走起路來像鴨浮水似的，多帥；日本水兵一個個像棍子，別說酒吧間跳舞場了，就是穿個制服，也爲省半尺布，遮住前面蓋不住後面，一副寒酸相！』

這樣一唱一和，黃美洲大概又是個英美派，聽的早已眉飛色舞，自然便鼓掌道：

『Good -- Very good -- Miss 張真了不得，真會挖苦，假使你寫文章，包你是個大作家！還有一位 *Mr. Mister* 是張不是？』

『*Mr. Mister*，』國秀訂正道。

『*Sorry Sorry* 一點不起——*Mister* 胡是頭一次見面，我不敢獻醜；*Miss* 田是老朋友，請你貢獻點意見。』

國秀鼻子冷笑一聲，酸溜溜挖苦道：

『在你們二位大作家前面，哪有我插的嘴！別說沒意見，就是有，還不是班門弄斧，早

嚇也嚇回去了！還是打可特黃說，我當個小學生，坐在這裏聽好。」

『田小姐客氣，』黃美洲說。『並不是我賣弄，根據歷史說，一個國家沒有文化，就等於沒有歷史，古往今來，沒有歷史的國家總站不住。日本的古代文化是中國的，現代文化是西洋的，現在不但不知道感恩，反而來侵略中國。這就是所謂蜀中無大將，糜化作先鋒。中國是不說了，英美還在那裏退讓；等到英美忍無可忍，光起火來，日本只有投降。日本本來就是這種國家，軟的欺，硬的怕，你退讓，他以為你怕他！你真幹起來，他就給你磕頭。我的話對不對，錢先生？』他轉過去問錢亨。『你剛才說還有別的消息，是不是還有關於戰事的？英美是不是已經硬起來？』

『據你的高見，你覺得英美會不會硬起來？』錢亨反過去追問。黃美洲說：

『我看英美會。別的不提，單就軍艦說，英美德海軍聯合起來，能包圍日本四島。日本自己宣傳，他們的海軍多兇，二十四小時之內佔領夏威夷。其實軍艦全是過了艦齡的舊貨，要是美國的，早送進博物院了。當作玩藝玩可以，根本不值一擊！』

錢亨彈了彈烟灰，樣子十足像大人物，極有意思的笑着：

「英美的軍艦也許厲害，不過在他們敢開來之前，遠東還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。要說宣傳，英美人又何嘗不在那裏宣傳？日本海軍，在華盛頓會議以前也許不行；可是在目前，我不敢說他們不值一擊。我認爲世界上只有兩個教人佩服的國家：一個是德國，一個是日本，他們真能埋頭苦幹，實事求是。德國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割地賠款，限制軍備，種種不平等條約，幾乎喪失了「國格」；可是你瞧，過了短短二十年，人家一聲號令，就征服了歐洲。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還是個戰勝國，拿德國來比，他們用海陸空軍朝前一衝，英美還支持得了嗎？如果沒有把握，他們敢在天津公開打英美人耳光嗎？英美是頂愛面子的，你看他們平常在中國人面前多神氣？如果真像吹的那麼厲害，他們答應嗎？」

黃美洲好幾次要截止錢亨，又終於笑着忍耐下來。他笑的時候，肌肉牽動滿臉青疤，像女人的嘴唇也不住動彈，可見爲了禮貌，他在盡力容忍。假使說錢亨是所謂「我是中國人，可是日本了不起」的親日派，那麼，現在可以確認黃美洲是英美派無疑。錢亨的「打英美人耳光」傷害了他的自尊心，他堅決的反駁道：

「話不是這麼話，米斯特錢。話不是這麼說！比方說你走路，（這路是隨便什麼人都可

以走的，)一個人拿手鎗攔住你，便要你走別一條路，你只該走別一條路。日本人打英美人耳光，英美人不還手，是好漢不吃眼前虧，證明他們比日本人厲害。」

『我有幾個美國朋友，他們都磨拳擦掌，只等羅斯福命令一下，他們準備馬上就跟日本人幹起來。』老處女附和說，聲音比較軟弱，缺乏自信，眼睛望着黃美洲，偶然又啾啾錢亨。

『對呀！米斯張說的對呀！』黃美洲興緻勃勃的叫道。『美國爲建立獨佔工商業，經營一百多年；英國爲爭奪霸權，經營好幾百年；日本明治維新，到現在不過幾十年，就飛揚跋扈，不可一世。就是忍耐力這一點，也不是英美的對手！』

在黃美洲盛讚美國和英國的忍耐力時候，國秀湊到我耳邊說：

『你怎麼不參加討論，胡先生？』

『我沒有意見，』我說。『這位張小姐在哪裏當祕書？』

『打可特黃的書記。你聽吧，好的就在後頭了！』她淡淡一笑向我示意。

我們的聲音很低，誰也沒有注意。錢亨在那邊憤憤的嚷道：

「無論你怎麼講，英國總吃了敗仗，自身難保。美國在對日本執行緩增政策，今天報上都登出來了，美金、英鎊、外股、華股、公債，沒有一種不朝下跌。爲這個風潮，上海至少有五十家股票號錢莊倒閉，你黃博士總沒有辦法把他們撐起來！」

我們並沒有聽到甚麼好聽的。你試想這個世界吧，誰都想發財，誰都希望把幸福（活動在今日人心中的金錢的代名詞）搬到自己手裏。錢亨的一席話沒有激起黃美洲，適得其反，他竟笑逐顏開，其初是緩和的，隨後用友好聲調談起生意。至此『親美派』和『親日派』是一致了。原來瞎子也想混水摸魚，趁機會賺錢。錢亨給他善意的指示，從世界大局講到市場趨勢。最後以『其實我們做生意的，管他日本人勝也罷，美國人勝也罷，只要有錢賺就好。日本美國，一個要和南京親善，一個要和重慶親善，爲來爲去，還不是爲錢？』作了結束。國秀說：

「錢亨，人家胡先生來老半天了，你給他辦的事有眉目沒有？」

「哎喲，我的好表妹！你不要不提醒我，我幾乎把這件事忘了，」錢亨拿手朝額頭上一拍，笑道。接着他轉向我——「胡先生，你如果不是我大表哥的好朋友，你就是我親老子，

說句野話，舅子才肯丟下正經事爲你奔跑！市場上現在就像一堆火，熱的難分離，一分鐘一個局面，稍微大意，就會傾家蕩產！」

於是他從褲口袋裏拉出手帕，擦臉擦頸子，彷彿他爲我奔跑時的大汗還留在臉上。他的每個字都重重砸在我心上，我心驚害怕，心都快停了。假使他在『奔跑』之後，跟着而來的是一聲嘆息，我真不敢設想。就因爲，我的親人，我不騙你，我嘴上雖說別有辦法，實際上只是給自己掙面子。怕他講出相反的結果，我搶着說：

『我得重重謝你，錢先生，真得重重謝你，你不辭勞苦爲我盡力……』
我話沒說完，錢亨立刻說：

『哪裏話！你既是國寶表哥的朋友，當然也就是我的朋友。千萬別客氣，胡先生。常言道，一面生，兩面熟……這點力算什麼！你我都是混世面的人，大家從家裏出來，誰也沒有把地皮房子頂在面上。你這種苦我也明白，我有力當然爲力。現在我幫你，將來說不定也有請胡先生爲力的地方。』

『錢先生說爲力，我不敢當。』我解嘲說：『我是生成的書獃子，辦事能力即使不等於

零，也相差有限，豈敢跟錢先生比？但話說回來，大家都是出門人……你這話恰合我的意思。萬一錢先生有所驅使，自當承命。」

我這話把國秀說笑了。她插嘴道：

「胡先生真會說話，話到你嘴裏，同是那幾個字，聽起來又甜又有重量。你書都著了好幾部，是當代的大著作家，大學問家，倒就說自己是書獃子；你要是書獃子，我們講起來也唸書，其實斗大的字還不過認識一石？簡直書獃子也作不成，把人家牙都笑掉了。」

錢亨也驚訝的張大眼說：

「哦？前天談起的稿子，原來是胡先生自己作的？失敬，失敬！要不是國秀你這一說，我還當是別人的，想不到你是個著作家。稿子你帶來了嗎？本來稿子不能作担保。」當我肯定的答覆後，他聲明：「這也不是看不起學問，只是一般的商人，沒有眼光，只認現貨。你有金條，股票，棧單都能押錢，如果是文章，就是古文八大家，也沒人肯聞一聞。可是話雖這麼說，商人有時候也很重人情義氣。就說胡先生這筆借款吧？我替你吹噓吹噓，這算例外。」

『多虧錢先生美言，我承情，承情……』我連忙拱手。

『胡先生你太多禮；太多禮，就難堪了。』錢亨說，一面從口袋裏摸出張支票。『這是一萬。市面上目前是月息加一，我知道你相當困難，好在數目不大，賣個面子，還賣得動，講定按八分折算。頭一個月的利息已經扣除了。』

我預定的數目雖是一萬五到兩萬之間，人家現在只肯借給一萬。一萬只好將就算了，不便在這點上爭執但我伸手去接支票，他又縮回去道：

『對不起，你攪得開個一月為期的支票；票子到期，你有意借下去，可以把下月的利息付出，另外開一起新的，把舊的調回來。』

『我沒有支票戶頭，』我羞愧的說。我當然不好意思，也根本無須承認，我從來沒有在銀行開過戶頭！過去我在郵局立過存摺，但也早提光了。

多虧錢亨通融，讓我寫張借據。借據不用抬頭，僅由借款人具名。我照辦了。一切都鄭重其事，尤其具名的時候，我絲毫不苟，端立抑制住手的顫抖，以考究筆法簽了字。現在我才明白，凡有志成為大人物的，即使頂起碼的，以自已上司作為終身勤懇的目標，生命的

寄託，而又永遠不會實現夢想的銀行練習生，也必然學着捱緊繃桿，把自己名字寫成千百種式樣，寫寫看看，日以繼夜，年以繼月，總不厭倦。這是有趣事情，人可以爲簽字送掉一生。簽字必須考究，一個當代的大人物，他能反手爲雲，覆手爲雨，在簽字上他就得大方美觀，帶自己個性，與衆不同，否則也不成其爲大人物了。我真可惜我這簽名是寫在借據上，而不是命令。

『這位是打可特黃，英國劍橋大學的博士，胡先生過去認識嗎？』錢亨仔細研究過我的借據，慢慢折起來時間。國秀回答說：

『剛才介紹過了。』

『那好極了！那好極了！哦，那好極了！』錢亨連連叫，教人納悶他如此熱烈的原因。他顯然言不由衷。『以後的利息，』他接着說：『你按月交給打可特黃。這次支票是畫線支票，要銀行担保，你沒有戶頭，朋友有也行；否則我給你轉一轉。』

『那不是太麻煩錢先生了嗎？』我不安的問。

『絕對沒有關係！大家老朋友，你靈管放心，沒有關係！我既然給你奔走成功，我心裏

高興，這點小事我容易辦。我公司裏每天有好幾百萬進出，我只用隨便轉一轉，用不到直接跑銀行。』

錢亨說完這話，已經結束一件大事，我再詢問什麼，彷彿已來不及，也多餘了。那種緊張乏味的公事局面緩和下來，空氣很快轉為座談方式。

「剛才聽田小姐說，胡先生是大著作家，因為頭一次見面，不敢冒昧求教。現在的中國作家，頂有名的，據說一個是張恨水，一個叫什麼魯，不知胡先生見過沒有？」黃美州準備了好久，開始向我交談。

「黃博士指的什麼魯，我想也許是什麼迅。有個叫魯迅的，不知對不對？」我訂正說。『魯迅張恨水我都沒見過，我是學歷史的。』

『All right -- 魯迅不錯！』黃美州的興緻增高起來。『胡先生學歷史更好。我現在正在用英文寫一部大書，書名是「中國的過去與未來」，有些問題，希望跟胡先生討論討論。胡先生住在什麼地方？Very Good 好的很！只隔兩條馬路。胡先生別怪我依老賣老，說起來可憐的很，實在是眼睛壞了，出不得門，沒有法子。我這個人愛熱鬧，胡先生不見

棄，請隨時到敝寓談談，我備茶點歡迎。』

國秀打岔他道：

『打可特黃真本事，壞了眼睛，還在那裏著書。可是你備了茶點，只請胡先生，把老朋友倒給忘了？』

『O: It is very……』黃美洲用全副精力叫。『我的好小姐，你是說哪裏話！你肯償光，別說茶點，掃門恭候，掃門恭候還來不及！』大約爲表示學貫中西，他很愛吊文，難得捉住一個，不免再三重複。可惜他處的地位偏促，假使彎得下腰，從他說話的神氣間，我相信他會倒下去舐地皮以示恭敬。他接着嘆息說：『哎！眼睛壞了，沒有法子。真沒有法子！如果有一隻眼睛，只有一隻，我能作多少事！我會鬧得這個地步！剛才胡先生講作生意——過去有人說「救國不忘讀書，讀書不忘救國」，其實他還忘了一句，我看頂好改成「救國不忘著書，著書不忘生意」，在「現階級」的「此時此地」賺錢第一。譬如國家，英美因爲有錢，才強盛起來，何況個人？胡先生一面著書，一面做生意，我就是這個「主義」。可謂之英雄所見略同！』

黃美洲越說越興奮，越興奮噴出的吐沫越多。最後吐沫星噴滿了桌子，打了個哈哈，才結束他的高論。老處女坐在旁邊靜聽；國秀無聊的弄手絹；錢亨不作聲，一直坐着吸煙。到這時他言歸正傳，說：

『現在錢弄到手了，下禮拜我取出來，不知道胡先生打算怎麼運用？』我道：『我正在這裏考慮，錢先生對市場行情比較熟，希望多多指教。』

國秀慫恿道：

『胡先生弄這點錢不容易，錢亨你在股票公司作事，就幫他點忙，反正也不費事。現在不作股票作什麼呢？』

錢亨皺着眉道：

『我所以覺着爲難，原也是這個緣故。不是我不肯幫忙，我在公司裏，隨便做幾股，有甚麼麻煩！只胡先生這錢弄來既難，當然希望他拿來作個基礎，別說一本萬利，就是能多賺進一點，我做經手人也有面子；萬一給他賠了，胡先生縱使不埋怨我，我自己心裏也會不安。』

我說：『錢先生若存這個心，那就太見外了。你既是在股票公司作事，近水樓台，行情上落首先知道，我巴不得你幫忙做做。况且天有不測風雨，即使賠了，又不是你居心坑我，我怎麼能將責任朝你身上推？』

『你當然不肯把責任推到我身上，』錢亨說，『不過我既替你做，自己總該有點責任心，隨便蝕了你的錢，我可不幹。』

國秀急了，在旁邊躲腳道：

『錢亨！我就討厭你這個責任心。責任心，責任心！人家作不好，求着你了，你就這個那個，不肯爽快！』

『不是我不肯爽快。我這個人生成就是這種主張，錢要是我自己的，賠賺都歸我自己，只要我高興，扔到黃浦江聽響也可以；現在是別人的，我便不能馬虎。』錢亨笑笑，又告訴說道：『我願意把我的意見貢獻給你，至於怎樣決定，還是由你自己作主好。就我知道的說，市場是完全操縱在少數大戶手裏的。所謂市場，內中包括各種證券，黃金和商品。你當然不能死抱住一種。假定你做標金，縱然每個單位喊到十萬，表面價值增加了，而你保有的

標金數量並未增加，你仍舊不能算賺；不但不賺假使標金表面價值增加的倍數趕不上別的事物，你反而算賠。所以你必須時時調換目標。各種證券和商品的上落，因此大致上形成一種周期性，往往並不成正比。這就是大戶在那裏操縱，他們利用政治，軍事，謠言，或資金，把自己保有的某種證券或商品拉抬上去，然後調成別種證券或商品，從移轉上取得利益。這些大戶其實並非單純的商人，他們大多數，幾乎全部和政府有關係，或政治舞台上的有力人物，或竟是政府自己，他們犧牲的當然是小戶，也就是所謂「大魚吃小魚」。常常在大戶之間也明爭暗鬥，他們裏頭分很多派別。我講的這是大概，詳細情形，就是我們內行人也弄不清楚。我最誠懇的忠告是，你頂好別作，否則你必須詳知內幕，消息靈通，跟着大戶走，才不會等於白送他們。現在就你的頭寸說，活動起來是很困難的，你不能隨自己高興買幾箱肥皂或顏料放在家裏，人家交易的是大宗，就是作股票，太零星進出也不方便。依我的意思，你頂好「揷帽子」，情形自然不十分穩當，上落太大，一個風潮，許會虧光，可是上來的也快。」

黃美洲建議道：

『我希望組織個投資公司，由米斯特錢領導，號召親戚朋友加入。每股定爲十元，願任多少股任多少股，數目不大，無力單獨活動的，自然願意參加。「集腋成裘」，公司可以朝多方面發展，不論股票，棉紗，西藥，有利就提一部分資本去做。這樣辦有兩種好處：第一，個人資金太少，不够活動，組織成公司便能活動；第二，沒有虧蝕的危險。譬如你有一萬元錢，買成股票，股票賠了，你就完了；假使十個人合起來，有十萬塊錢，去做十種投資，一種虧了，九種賺了，統算起來，十個人仍舊獲利。將來日積月累，公司可以發展成很大的局面。』

老處女又補充道：

『我們如果弄起來，將來不止做投機，還可以開旅館，辦學校，開百貨公司……凡是股東，日用品不必買別家的東西，子弟不用進別人辦的學校，都能享受特別權利。』

『這計劃倒不錯，我也想過，可惜馬上幹不起來。』錢亨笑着說。『你回去先擬簡章，打可特黃，我們不妨試說，假使弄得成功，胡先生也算發起人。你幹不幹？』

『我任股當然沒有問題！你們當大將，我搖旗吶喊——當發起人沒有資格。』我說，雖

然也笑，手可發抖了。『只是黃博士提議的投資公司既馬上難成爲事實，我這點錢，還得你多多幫忙；數目要是嫌小，請你想辦法和別人搭一搭也行，看準就先搶個帽子。』

親愛的佩芳，我們不能老以貌取人！也許是我近來和外界稍有接觸，我發見我們成見太深，我們太聽信自己了！我沒有想到錢亨——一個表面上十足的『小鬼』，而實際却有這麼好，他們不但把我認爲『老朋友』，還答應幫我的忙，給我去找伙伴。黃美洲也是個了不得的人，他想起組織投資公司，我竟連做夢也沒夢見。總之，我們以後談到種種事業，大家弄得很熟悉。（詳情我以後再告訴你。）我們一道從『小天堂』出來，錢亨請我們到大世界那邊吃飯，黃美洲請大家跳舞，我都託辭謝絕了。原因是我沒有錢，初次接交不該白饒人家；另外一層，我實在太興奮，無意間我得到這麼多朋友，我看見了我們的將來。等我有錢時候，我得大請他們。

『胡先生，有空常常到我家裏來玩呀！你不來，你小心你的祕密！』在小天堂門口，國秀還殷殷向我囑咐。

黃美洲也在空中搖着白手套，遠遠的對我大聲喊：

『別忘啊，米斯特胡，我住在花園旁邊，務必過來指教！』

錢亨不用說了，連老處女都對我善意的點頭。

我真感激這些人，假使不爲給你寫信，我會跑過去，跟他們一道，即使天邊也去。可到底還是望着他們走了！我永遠也忘不了你。願你好，願你父母親弟弟好，願你們和我同享快樂！停幾天我得去看黃美洲，孤僻毀壞了我們，我們需要運動起來！

第四封信

「打可特」黃美洲是個化名，我不經意間想起來的，他本來叫黃承祖，和我先後同學，畢業後曾在我們母校充化學助教。他原是華僑弟子，不知怎麼不繼續到外國深造，據說爲了他的繼母，他跟父親發生衝突。我只是耳聞，不敢斷言是否屬實。

我跟他並不認識。我考進大學的第二年，他便離開學校了。別瞧一個小小助教，他却會使千百人忌妒的人物，因爲他娶了我們學校的校花。同學們不必說了，就在教授中，也有人公開發對他攻擊。我在課堂上會親自聽見一位先生酸溜溜的說：

「哼！你們別學黃承祖，會溜冰，衣服穿的漂亮！」

他他的確是漂亮人，運動會上的網球選手；化裝溜冰的健將；西裝總是上等的外國料子，考究的縫工，每天換兩套，衣襟上老簪着花。風流瀟灑，超邁不羣。其實這都是不算重要，重要的據說是：一，他極有希望考取官費留學；二，他父親死後，他將承繼兩百萬遺

產。那時的兩百萬不同現在的兩百萬；那時候的兩百萬是個令人眼紅的數目。爲這只有鬼知道的兩百萬，哪怕他早已結婚，他還是女孩子的追逐目標。在宿舍裏，窮極無聊，同學中得不到女人歡心的，便說道：『只要我們的「可人兒」（這是同學們給黃太太上的尊號）肯跟我親個嘴，我一輩子不娶老婆都行！』假使有人戀愛失敗，同窗便勸他道：『你不是人家黃承祖；如果你有黃承祖的條件之一，她追怕都追不上，還肯甩你嗎？你也用不着傷心，只消留意下輩子，好好投胎就行。所謂「戀愛之上」，「純潔的愛」，「爲愛而愛」，「戀愛沒有條件」，全是狗屁！』但是老天爺開了玩笑，梅毒！黃承祖傳染了（也許遺傳的）梅毒，突然爆發了。他請了位相識的醫生每天到家診治，經過半年，六〇六弄瞎了他的眼睛，還給他帶來更嚴重的悲劇。原來他的青年美貌的太太，曾使人夢想親親嘴就一輩子不結婚的『可人兒』拋開他，跟那醫生同居了。

比起當年的黃承祖助教，現在的『打可特』黃美洲，簡直是可憐虫，叫化子，騙子，隨你去命名。一切人類可讚頌的美德都離開他了，他成了古怪的形體，自然改變了他的面貌，同時也改變了他的靈魂。他活着吹大話，冒充紳士，討別人好，無非爲從衆人中間討點殘

餘，維持自己的生命。在他沒有病以前，當然，我承認自己沒有和他接近的機會。這也是我在『小天堂』不能馬上認出他的原因；我覺得面善；可是我是連極小的小問題也不肯放過的人，有好幾天他不斷的苦惱我，影子老在我眼前閃。我研究他。我忽然想起來，他跟錢亨爭辯時曾經笑過：寒峭，傲慢，自負……唉，這就是他呀！也許只有這點是他殘留下來的了！這是可悲的。然而我之所以不憚煩來敘述他，還有更重要的理由。千萬別笑我迷信，在我的事業剛發軔便遇見熟人，我覺得是好預兆。

好預兆，佩芳！因此我立刻去拜訪他了。

他住在一家山東人開的羅宋飯館樓上。我打後門進去，——門開着，廚房裏正生火，樓梯下站滿了人，男的，女的，中間夾雜着孩子。我問黃先生住在哪裏，一個胖大廚子，穿着短袖汗衫，露出胖胳膊，冷冷的瞅我一眼，自去張望樓上，誰也不理我。在烟霧騰騰的樓梯頂上，一個人正高聲嚷：

『你要我搬家， All right 我搬！你先給我找房子，拿出搬場費來！』

我只聽見最後一句。嗓子是尖的，女性的，聲音儘管高，所謂外強中乾，掩不住它的軟

弱。這是黃美洲。

打人堆裏擠進去，我摸索上樓。黃美洲站在亭子間門口；一個山東人站在通二樓的樓梯上，瘦瘦的高個，灰布短打，頭戴棕色呢帽，既不像商人也不像流氓；老處女站在他們中間，背對我，靠近黃美洲。山東人大概就是黃美洲的二房東。緊接着，他用同樣高的嗓門嚷：

『給你搬場費，看得起你的！憑什麼給你搬場費？你訛詐我呀！我自己的房子我們不能收回去；讓你搬，你還罵人。請大家評評，到底是你有理，還是我有理！』

『你趕我搬家，你就得給搬場費。這是規矩！』黃美洲重複說。老處女向山東人走過去勸道：

『你先停停再說吧。你就是趕他搬場；也得等他找好房子；况且就是有現成的房子，今天晚了，也得等到明天。光吵總不是辦法。』

吵架顯然已成尾聲。老處女和山東人都看見我了。

『爲了什麼事？』我立住問。

『二房東要趕黃先生搬家。』老處女如得援兵，立刻向我說明。

『說起來是不對，』山東人也同時搶着說；『可是請這位先生評評看，我是二房東，房子是我的，我要收回，他不但讓，反而罵我，請你先生看看究竟是誰對誰不對？說起來嗎，這是國難時期……都怪日本人不好。日本人佔領了我們老家，我家裏人沒法過日子，好不容易才逃出來。現在連行李都堆到樓梯口上……我但凡有法子，還能跟他找氣生嗎？』

大概意識到我是他的熟人，黃美洲本來已經塌下去的氣焰，於是又常新高漲起來：

『你別瞧我殘廢，沒眼睛，好欺負，我老實告訴你，捕房，法院，我都有熟人，隨你去揀！』

『姓黃的，你這話就說錯了。別說你眼睛瞎，就是你連瞎帶癩，也沒人欺負你。』山東人也接過去說。『你也用不着亮牌子！我知道你是老幾。我也老實告訴你，要是上下沒有幾個熟人，我也不會在外面混。我自己的房子，我收回住，名正言順，又不是搶你，不犯王法！』

『算了，算了。一間房子，那裏用得着打官司！他是個殘廢人，你是二房東，讓他點，

有話明天再講。』老處女推開山東人解勸，一面又回頭對我說：『你先勸黃先生回房子去。』

那山東人看出我是他對手的朋友，鬧不出便宜，便乘機給自己留個退步下台。說道：『今天不講了，咱們走着瞧！你心眼這麼黑，別瞧你這輩子長楊梅瘡，下輩子還有你長的楊梅瘡的！』（說着上樓去了。）

這下子可揭着了黃美洲的短處。他氣極了，立刻揮着胳膊，拚命朝上面喊道：

『All right！ All right！捕房；法院；法院！法院，走，法院！』

他等反響。山東人咕嚕的兩句，樓下發出紛擾與低語聲，隨後整座房子都靜下去了。

『你趕我搬家，將來我要住到死，我兒子也要住到此地的！』最後他勝利的自語，稍微帶點失望。

老處女對他寬解道：

『你進去歇歇吧。這種沒知識的人，他說搬，你告訴他找到房子就搬，懶下去不就得了，跟他吵什麼呢。』

『有那麼便宜的事！他叫撥，我就撥，我是好惹的！……剛才來的是誰？』停會他問。

『你的朋友。』

『哪一位？』

我說出名字。

『O！米斯特胡。歡迎的很！你來了，我正跟人家吵架，見笑，見笑；』雖然因為過分激動，他嘴唇還在抖，可是他笑着叫起來了。『請裏邊坐。Very Sorry！房子太小，太髒，不像樣子，委屈了你。』

這是一間和我的相似的房子，比我的大點，一桌一椅之外，比我的多把椅子，一張小鐵床之外，比我的多架衣櫥。人類自有生命，住大房子要活下去，住小房子也要活下去，甚至叫化子無片瓦遮風蔽雨，原始人住山洞樹窠，也還是活下去。他有甚麼委屈我，應向我道歉的呢？黃美洲是個講虛榮講面子善於經營的人，據我猜想，他為佈置這間房子，一定花盡了金錢與精力。首先我聞到一種說不準是臭虫或烟薰的氣味，或者兩種都有，我四處打量，可是一切都很整齊，一切能遮掩的都遮掩了。這整齊的遮掩是臨時的，只覺得更悲慘。比方傢

具，（一看就知道是連帶出租的，）兩把椅子，一把藤心乾脆塌了，另一把給小心的釘上了塊花漆布；桌上蒙着桃花白桌布，上面潑滿墨水菜汁，使人聯想起主人的臉。兩只茶杯，覆在碟子上，有一只缺了柄；大約用來作水果的代替品，旁邊放一堆胡蘿蔔；牆和屋頂薰黑了，剝落的地方糊着報紙；床上同樣蓋着被單，其髒與桌布不相上下。黃美洲自己，直到這時我才注意到，儘管天氣很暖，穿的却是厚絨睡衣，肘部和屁股上都破了，露出鷄腿似的胳膊和下邊穿的白單袴。脚下拖着雙黑棉鞋。可是一個出人意料的對照，在床上，烟薰的牆上，正掛着他跟「可人兒」的結婚照像；他穿大禮服，手上雪白手套；新娘子有如仙女，手捧鮮花，紗像瀑布般直瀉下去。一對新人從上面向我們婉爾而笑，他們當然沒想到今天。因此這對照也就更像諷刺，更顯出「打可特」黃的悲慘。

「你要甚麼，黃先生？」老處女問。原來他進來後便在桌子底下摸索，弄的椅子茶杯亂響。他說：

「開水。我找開水。」

「你說一聲好了。讓我給你拿。」

「呵，謝謝你，米斯張。把我渴死了！」他站直腰，撲着床坐下去。「米斯特胡坐下了嗎？請坐下，米斯特胡，咱們談談，我是個爽直人。」接着他笑道：「上回聽田小姐說，米斯特胡你是學歷史的。你一定知道的很詳細，唐朝有個黃巢，宋朝有個宋江，都是山東人。山東人都是祖傳的強盜，生在那個地方，就不會長出好東西！」

我只好坐在那把破椅子上。他忘記孔子也是山東人，盜跖和柳下惠還是兄弟。我說：

「黃巢會作過三天皇帝。」

「作過皇帝，那算什麼皇帝？」他反駁。「李自成也作過皇帝，可是到底給人家砍了頭，千年萬世，說起來只算強盜。」

「那麼依你說，怎麼才稱得起呢？」

「一個真的皇帝，他得有皇帝命。比方朱元璋，他當初當和尚，打掃大殿，讓神像走出去，神像就走出去。這還不算，他還得有本事，白手起家，知道愛護百姓，將王位傳給他的後世子孫。」

「可是司馬衷沒有本事，也作過皇帝，還將帝業傳給子孫；凱薩沒有把王位傳給子孫，

至今還稱羅馬大帝；明太祖也不盡愛護百姓？」

他弄不清這些歷史事蹟，也許不願和我爭執，只皺皺眉——我應該說皺皺鼻梁上面那塊發光的肉，決然說道：

『我告訴你，米斯特胡，我不會錯，山東人沒有一個不是強盜，全該砍頭！比方我的房東，他打算把我趕出去，拿房子頂錢。你想他狠不狠？我說世上有兩種強盜：一種有其名，而無其實；一種有其實，而無其名。他就是後一種。哼！他欺我沒有眼睛，用大話嚇我。真是笑話！』

『他不是說他家裏人沒地方住嗎？』

『他沒地方住，應該自己去找，跟我沒有關係。我既然租下這個房子，不欠他租錢，不犯法，我就有住下去的權利。權利！米斯特胡，請注意這兩個字，權利是文明國家頂尊重的！況且現在是國難，是非常時期，無論誰都不能單爲自己打算。』

老處女端着開水聽他議論，已經站了很久，這時便送過去，打斷了他。他慢慢湊到聲邊，聞了聞，一口氣喝乾。

『啊！』他深深嘆口氣，用帶花邊的小手絹抹着嘴。『謝謝你，米斯張，請給我倒一杯冷上。吵了半天架，把我渴的七竅生烟！可是你別當我會輕易饒了他，我多喝一杯，你瞧着吧，他得給我多出一杯的錢！』他狡猾的笑了。又神祕的放低聲音說：『哎，米斯特胡，米斯張！我知道他爲房子着急，我自己也不是找不到房子，說實話，我就是不搬！住在上海，講良心你還能活嗎？歸根一句話：錢！他越急，我越攔住他，他沒有辦法我。我得大大敲他一筆！我不怕他吵，越少越好。他頂少給我五千，我們才談得攏；含糊，不來！你們瞧吧，我有把握。有了五千，我將來轟轟烈烈弄個事業。鬧來鬧去，病根就在這裏！我不能白白放過機會；我是個殘廢人；五千够我玩一輩子的』

『可是我不明白，你怎麼能——』我對他的陰毒有點怕，他的笑直教我脊梁發冷。

『你不明白？』他用手朝腿上一拍，又快樂又興奮。『噯，噯，噯！米斯特胡，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。你住在上海，你可全不知道上海。這個時候，上海馬路上都是錢，只要能幹，你隨便去拾，你不拿刀子殺人，誰也不干涉你。你別以爲我眼睛看不見，我告訴你，我可比那些有眼睛的還有本事。在你看，五千是小數目，可是我決不會傻的存到銀行裏去；現

在的五千還在別人手裏，可是我已經看見五萬，五十萬！等戰事平靖，我足足夠弄個事業。比方我沒有眼睛，將來我辦個「台」，坐在那麼，誰也不能騙我。單單廣告，我就能蓋洋房，坐汽車，開工廠。那時候我再「報復他！」

「你報復那個山東人？」「比懷疑。」

他的臉冷住了。他剛才顯然太興奮，一時失言，洩漏了祕密。他考慮是否應該將祕密公開。

「我不知道該不該告訴你，米斯特胡，我指的是另一個人。」他扁扁嘴唇，終於說。別人不肯講的，我知道硬掏不出來。因此我忍住好奇心，竭力裝冷淡。

「沒有關係，打可特黃，」我說。「你不方便，可以不用講，我聽了也沒用處。」

「其實這也算不了祕密。米斯特胡，凡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也不忌諱。讓我告訴你吧！你看見這個女人嗎？」他開始說，朝背後指指掛在牆上的結婚照像。「這就是我的太太，現在是別人的姘頭，我不怕見笑。倒尋到這個地步，還有什麼可害羞的？你再看到她旁邊那個男的，那個新郎就是我。你覺得滑稽，對不對？如果不講開，別人還當我說謊；可不是，這難

怪人家，事實擺在那裏，我跟他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，誰也不會把我們連想在一塊。我看不見，看不見也好，要不然我可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了。我怕和別人談到我自己，一談起來，從對方聲調上，我就能感到自己可憐。我眼睛壞了，可是感覺更靈敏。現在我是甚麼，米斯特胡？Poorman，真是 Poorman，我從高處，人生的頂點上給人家摔下來，落到這個地方，以前做毛房我都嫌髒的地方。你們比我看的更清楚，我現在是又髒，又老，又醜。我讓人家從上海社會趕出來，凡是我醉心的，舉個實例：大廳，宴會，擦臘地板，落地鏡子，雪白恭敬的聽差，溜冰會，高爾夫球，網球比賽……哎！數都數不盡，現在全沒有我的分。有時候我簡直想着我在這裏爛。這爲甚麼？」

他嘆口氣停住了。他說話竭力把聲調弄感傷，使人同情，可是從他臉上，我看不出絲毫悲慟的痕跡。

『這在別人看像一場夢』，他接着說。『我可不當夢看！我所以弄到這種地步，是上了人家的當。我那時候剛從外國回來，人太年輕，太老實，太相信人，自然也容易被人暗算。』

『我全明白，只是我不講出來。』我心裏說。

我以為他要落淚，可是出乎意想，他精神更充足起來。後來他越說越熱烈，越熱烈聲音越高，越高嗓子越破，直弄成先前吵架的叫囂。

『當年，』稍微停頓之後，他無限感慨的說。『唉，當年！你瞧瞧那時候的黃博士，出門總是汽車；破點的我就不坐！地位够不上坐汽車的人，我不跟他來往。我告訴你們吧，因為給我開汽車門欠恭敬，我不知打過多少車夫。那時候有多少女孩子追求我，有多少男人羨慕我！黃博士是怎樣過的！就好比世界是樂園，是天國，漂亮女人，花，樹，香粉，全圍着我打轉。幾個部長的小姐跟我做朋友，有一個甚至要跟我逃跑。可是我目空一切，推開一切，選中了她。她，我的太太，會什麼，見過什麼，懂的什麼？是我一步一步教成她的，連對人接物，一舉一動，一個姿勢，都是我教的，我把她訓練成頂高貴的女人；她藉着我的力量走進上流社會。你是學歷史的，米斯特胡，學歷史的都是公平人。你評評這個理，按人情講，她無論如何，對我報答不盡；可是天知道她多沒良心，等她的羽毛豐滿，翻臉背叛了我，暗中勾結上一個男人。這個人是醫生，還是我的朋友呢！他敢打補血針，她卻給打二十

CC的毒虫！三天之內燒瞎我的眼睛，他們逃跑了！」

「他們目前在哪儿？」我問。

「還不是在上海！」他答道，「哼，我會放過他們！……幾年前他們生了孩子，向我提出離婚。離婚，有那麼便宜！反正你們軋姘頭，我也軋姘頭，看咱們誰耗得過誰！」

「黃先生！」老處女突然警告，「你聽你說的多難聽？」

「哦，對不起，米斯張，你別見怪。我說話太粗魯。」他趕緊陪了笑，接下去說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我不離婚，除非給我十萬。我就在這上頭摺住他們，他們越急，我越把官司拖下去。我們已經足足打五年了，我準備再打五年，她總不能作正式太太。」

「她就不痛苦嗎？」我呆頭呆腦插進一句。

「O！米斯特胡，你心腸真軟！」他又笑了。「事情到了這個地步，你還管她痛苦不痛苦嗎？她越痛苦越好，越痛苦就越加緊逼他，我的十萬也就越到手的快。其實也不怪我狠，我是生成的君子人，別人對我好，我也對他好；假便害我，我也決不饒他。我就是這種人。我說實話吧，他們縱然給我十萬，結果還是從我手裏得不到便宜，要結婚還早着的！」

「那對你有什麼好處呢？」老處女不贊成了。她堵起嘴說：「我就不明白你們男人的心理，嘴上說給十萬就隨他們的便，心裏可又不算數。前後矛盾！」

「我一點也不矛盾，米斯張。」他爭辯道。我當然有好處。等他給了我十萬，我再告他們通奸。法律上規定的有：凡構成通姦罪者，不得結婚。你瞧好了，我不再敵他十萬，才算便宜了他們！一個老婆和一雙眼睛，只賣十萬，你們想便不便宜？」

黃美洲最後用一個哈哈收了場。他顯然還陶醉在美夢裏，自嘆手段高強，因為他話雖然講完了，臉上還殘存着勝利的，在我看也是可怕的餘光。

這是條比較僻靜的馬路，黃美洲打完哈哈，遠遠便送來一片市聲。緊接着是樓下廚房裏煎肉排的支支聲，一個白俄潑婦用中國下流話和弄堂裏誰家娘姨的相罵聲，幾部救火車，突然鳴着鐘鬼笑神號的自左而右駛過去。『又是什麼地方失火！』老處女自言自語，忙撲到窗戶上朝外張。

黃美洲閉住氣聽了一會，問道：

「哪裏失火？」

『看不見，』她回答，縮回身子。又提醒他：

『今天文章還寫不寫？』

『別慌，呆會再說。』他說。『米斯特胡是學歷史的，有幾個問題得請教你：道教的「創辦」人是張道陵，他是哪一朝代的人？佛教是幾時傳入中國的？道教和佛教思想上有什麼區別？我正用英文寫一部大書。我的英文，在中國我只佩服辜老頭子；除了他，我相信沒有第二個人。將來我的書在美國出版，起碼也賣十幾二十萬部。現在情形不同了，美國人很喜歡研究中國。我有幾個美國朋友，他們聽了我的計劃，都慫恿我寫。』

我用不着反駁他，只大略解釋了我能回答的問題。

『將來還有許多事要請你幫忙，等我的書出版，你跟米斯張是我的兩個好助手，我得大大的請你們吃一頓。』

『不敢當。』我說。『你的投資公司的章程擬好沒有？』

『我正在擬，（這個工作交給你們才對，）我擬的不知道通不通？』

他轉過去告訴老處女道：

『米斯張，你把那個簡章拿出來，請米斯特胡研究研究。謝謝你，請你把開水遞給我。』

所謂簡章只不過擬了前幾條，大概是老處女的手筆，寫在一張練習簿紙上：

第一條 命名：本公司定名為太平洋投資公司。

第二條 宗旨：提倡賺錢。

第三條 營業範圍：投資於股票及其他工商業，將來更推廣至文化事業、教育事業。

第四條 ……………

簡章到此為止，無論意思措辭都欠妥當。但我們不能因此責備別人，因為簡章欠通，便認為公司沒有希望。我將簡章交還老處女，竭力稱讚。黃美州喝水。他說的對：

『簡章好不好都不要緊，重要的是看人肯不肯幹。我告訴你個祕訣，米斯特胡，不管作什麼事，你要大胆，心硬，有野心，有自信力。自信力是二十世紀頂重要的東西。沒有自信力，美國的煤油大王，至今也許還給人家擦皮鞋，哈同還給人家當看門巡捕。事在人為，比仿我們的投資公司，我就有把握弄發達。』

爲人在世，第一要有野心，天下的偉大事業自古靠這個字造成，偉大人物靠這兩個字產生。劉邦，項羽靠這兩個字，黃巢，李闢也靠這兩個字。如果沒有野心，秦始皇不會統一六國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造萬里長城。人類缺少了它，也許至今還停留在野蠻階段。你只想着黃美州好了，他瞎了眼睛，長楊梅瘡，用他的說法，整個人連靈魂都在那裏腐爛，那他還活着幹什麼呢？可是慾望，熱情，合成一團烈火，晝夜燒他，一如燒的是機器馬達，使他不得不朝上開。這是個亘古不變的格言，除非它自己燒光，誰也阻止不了這個共同的意向。

第五封信

早晨八點鐘我才起身。昨天幾乎整夜不曾安睡，剛合上眼，就給惡夢驚醒。總而言之，我今天精神很不好，心不安靜，緊一陣慢一陣的亂跳。就像臨考試的學生，我整個給吸引到股票市場去了。我決定請假，爲了那麼點錢上課，我甯願躺在床上向屋頂發楞。這是個不公平的世界，所謂服務，到底爲誰？爲國家，爲社會，全是殺人不見血的謊話！你即使爲盡作人的義務餓死，國家和社會看見你嗎？

我九點多到外灘。外灘我當然來過，只是來這麼早還是第一次。你瞧那些人罷，各種各樣的車子，四面八方，打每條馬路不斷湧出來，滾滾像無數條奔流。真是洋洋大觀，驚心動魄的場面！人和車攪在一道，把路填塞，只聽見人的吆喝聲，三輪車的鈴聲汽車的喇叭聲哄哄然鬧成一片，你就別打算分出誰是誰的聲音。所有的臉都是呆板的，雖稱爲萬物之靈的人類，其實像被驅迫的野獸，除了匆忙與冷淡，壓根兒就沒有表情。他們是上千百種寫字間去

的，大家有個共同目的，爲實現各自的野心去上戰場。

連走路都像上戰場。在這裏你看見中國人提倡了數千年的品德，只覺得所謂仁義禮讓，根本就不曾在我們國土上存在過。任何人都表示，不能再清楚了：他們沒有情感。假使這時有個孩子給車軋死，他們將照常從屍體上踏過去，車照常開過去，誰也不會回頭多看一眼；如果有誰胆敢阻止他們，他們便會將那人殺死。然而這才是真的生活，佩芳，我在上海好多年，直到今日，我算恍然大悟，開了眼界，初次認識上海。我在世上活了更多年，也直到今日，才感到過去的生活不算生活。一個千古不變的原則：爲人在世，無須慈悲，優勝劣敗，誰力量大，誰就有生存的權利。你不能因爲顧惜別人，讓路給別人，使自己遲到，受上司申斥，甚至砸了飯碗。我不折不扣走了三十分鐘，拿肩膀撞，用屁股擠，才從外灘走到遠東股票公司。

你以爲路很遠嗎？才不呢！這公司就背對江西路，設在四川路一座灰房子的三樓。這裏原來是個信託公司，說不定是進出口洋行，在戰爭中倒閉了，下面的門窗全用木板釘死了。我繞進小弄堂，打旁邊後門進去。鋪面堆滿了傢具：大餐桌，寫字台，椅子，沙發，眠桌，

茶几，衣架，貨箱，舊電風扇……桌子朝天，茶几暈在衣架上，亂七八糟像座山。沒有燈，加上那些傢具，進去只覺得鬼氣森森，活像塌了的古墓。虧我事先打聽的清楚，藉着打後門進來的微光，模糊中找出走道，算摸着了樓梯；要不然我真會鑽進傢具堆裏，萬世摸不出來。我無疑來晚了。屋子裏已經烟霧騰騰，瀰漫着香烟的辣味，汗的臭味；幾排長椅全坐滿了人，擠不進去的，就靠窗戶站着，有的跑來跑去。

我一陣頭昏眼花。

「去惡！來，來，坐在這裏。」我還沒有拿定主意怎麼現身，一個人突然在裏面叫我。他像生怕攪和別人，爲謹慎起見，特別把嗓子壓低，可是顯然又興奮又高興。

這人是田國寶，坐在第一排。我想不到他在這裏。我走過去，他挪挪身子，給我讓開條縫。

「你也來了，去惡。坐下，我有話跟你講。」他笑着說，提高了聲音。「我正找你。哈，好小子！想不到你會到這裏來。」他抓住我的胳膊，一隻手指着我的鼻子，睜圓了眼睛，咬着牙，（這是他的習慣，）親熱極了。「你的稿子真好，我看過了。真好極了！告訴

，你怎麼想起到這兒來！我勸你多寫了點，……來做投機，胡鬧！」

「我覺得奇怪：我怎麼不許到這裏來？況且我押給別人的稿子，怎麼會到他手裏去？他覺得這一點，立刻紅了臉，忙改口說：

『想不到你到這裏來。噫，噫，想不到，真想不到，放着大奸人不作，你來學壞！你先坐一坐，別讓人家佔去位子。我去做一票，』

他說着趕快走開了。其實這也並沒有難解的：我既然拿稿子押錢，錢亨不認識我，自然不放心，會拿去教他審查；說到爲我害羞，殊不知我早已把進當舖看成家常便飯。押稿子又有什麼丟臉？我無以名之，只是認爲又是小器，慳吝，大少爺的虛榮在他心裏作怪。只是我倒因此想起一件：我將近兩禮拜沒看見錢亨，他到底拿我的押款怎麼處理，我還絲毫不知。

我想趁機會問問錢亨，可是這裏最大的忙人是他：只看他一會和老主顧招呼，一會去吃年輕太太們的豆腐，一會去接電話，一會又——用他的口頭語，「OK」發票。他滿場子跑來跑去，可沒有人能逮住他講三句話，我於是轉而研究股票公司。讓我介紹給你看吧，小鄉下人！我也是頭一次到這種地方來，這所謂股票公司，實際也是因爲戰爭期間，投機盛行，應

運轉起來的。所以只佔兩間屋子，並不如我們想像的偉大，可憐如我的會被它壓扁，主要房子的一頭有兩塊黑板，假使可以比成戲台，我們坐的長椅便是觀衆席。黑板上畫白方格，每種股票佔一行，下面註明價目，或稱爲戲碼。派到交易所去的經紀人報告了行情，便由一個中學生模樣的小伙子去更改，有時顧客也自動代勞。黑板旁邊有一張小桌，上面有電話，就是錢亨的椅桌。他背後，（實際上他從來沒有在那裏坐過，）有一扇通另一間小房子的門，一個厚玻璃開洞的窗戶，裏頭用電話直接和派守交易所的經紀人連絡，也可以說通股票市場的神經中樞。黑板另一邊，靠近窗戶的牆角上，有個茶几，上面擺着搪瓷水桶，一只帶鐵鍊的搪瓷杯放在茶几上，客人渴了好隨便喝水。這就是股票公司，戰爭時期頂能吊人胃口的地方。我一回頭，晴天霹靂也不能使我更驚駭了，你再也猜不着，原來黃美洲和老處女也在場。他們坐在後邊，黃美洲自然看不見我，老處女含笑向我點點頭。

田國寶問過行情。從那間小房子裏出來了。站在門口靠近錢亨的公事桌，仍壓低嗓子，用先前招呼我的腔調叫：

「錢亨！來，來。快來！」

只是神色恰恰相反，他激動的板着面孔，人家會當他剛才見了鬼。他們祕密囁咕一陣，錢亨忽然放高聲音說：

「你做這個，說不定會掉進去。」

「你別管；我看準了，給你拋出五百！」

「你要小心，老表，別光打如意算盤。這不是開玩笑，五百股進出動萬，到收盤我交割不了。」

「你別大聲好不好？我說五百就五百，你別管，反正賠賺都是我的，用不着你負責！」

「我不會害你，老表——」

田國寶急了，不等錢亨講完，便氣得直跺腳說：

「你這個人是怎麼的？我告訴你，你別管，五百，五百！」

彷彿偷了人家的東西，他甚至不敢正視別人，自己慎慎的溜開了。錢亨驚楞的望着他，莫名其妙抓抓頭皮。

「O·K！」他說，向隔壁房子走去。

田國寶並不回他原來的座位。他順着走道溜到場子盡頭，然後背剪手靠在牆上。他顯然心煩意亂，可是又故作鎮靜，好像說：我作了一件大事，驚心動魄，成功失敗在此一舉。我也許真會失敗！——失敗！這是甚麼話？我準備好了，我在這裏等着的！一個大風浪正在他心裏翻動，他不由的表示出，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。我心裏不安的厲害，便跟了過去。

『怎麼回事？』我問。

『你不知道！』他冷然說，激動的打顫。這時他忘記了對人最起碼的禮貌，臉上充分的顯出討厭別人打攪他，甚至不願意看我，只直着兩眼望隔壁房子。

『我要撈一票！』他又自言自語，彷彿害了熱病。『我等了多少天，可逮住個機會……我不會錯！』

我用眼睛找錢亨，一回兒他跑出來了，手裏拿着發票簿子，一直奔了過來。

『寫吧，照你的數目。』他用鉛筆敲着發票簿。

『寫，寫！』田國寶發抖說。

『可是老表，（錢亨特別補充——）你要考慮考慮，別冒大險。現在日本人快到宜昌

了，市面上和平謠言很盛。你要不想給自己找麻煩，我還能給你補回來，不讓你賠。」

田國寶動火了。

「你這個人到底怎麼回事？你根本不懂！外股連好幾天，還不看回，自古就沒有這個道理！我是十拿九準，你只管寫，要不賺錢，眼讓你挖去！」

「OK！沒有人挖你的眼，老表，你放心。」錢亨挖苦道。「賠是賠你自己的錢，跟我沒有關係。這一回是你自己作主的，到時候可別埋怨我了！」

「幾時埋怨過你？我既然做，我自然負責。」

「那好極了，一言爲定！給你寫上吧？」

「停一停，」田國寶眨眨眼睛問：「你聽說什麼消息沒有？」

錢亨放出不願爭辯的神氣，說：

「消息是天天都有，做不做要看你。我勸你不要賣，萬一跌下去，你又怪我不是。」

「是不是有大戶在那裏拉抬？」

「拾當然有人在那裏拾，可是壓也有人在那裏壓。」

田國寶分明猶豫了。

『怎麼辦，老表？』錢亨看見他沒下文，便釘一句。

『寫，寫。寫上，管他呢！』

『OK！』錢亨把手一揮。

我終於找到了機會。我趕緊問：

『錢先生，先前那張支票，不知道你調出沒有！』

『哎喲，爺叔！單爲你那點錢，人家飯都不要吃了！』他生氣的說，一面低頭寫發票。

『人家有事，你還插進來找事——你稍微忍心等會，等我忙過這一陣，再詳細告訴你——你不看，我忙的要死！』

我沒有話說，佩芳。我雖然應該過問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不管對誰講，我都有絕對的權利。可是也許因爲我頭一次到這裏來，又只有那一點錢，不由的不感到自己渺小。假使我爭辯，只顯得我卑瑣，人家要看不起我。事實上也正如此，人家進出幾十幾百萬，爲了一點點錢，一個說出來就教人害羞的數目，我怎麼好隨便打攪人家。更何況人家出於道義，純粹幫

我的忙？

『你不做點？』田國寶問我，大概怕我難堪。

『我做什麼呢？』我老實回答他。『我沒有錢。』

『外股；當然外股；你那部分押款呢？』

『我還沒有拿到手。』

『那沒關係，』田國寶慫恿。『沒有錢沒關係，你拋空，搶帽子用不了多少錢。』

錢亨把發票撕給他。

『你又勸人家做外股？』錢亨說，『別聽他的話，朋友；你想做，別在外股上打主意。

外股風險太大，今個是神仙也拿不準。我有祕密消息，不跟你打盤，華股有變動，文化股倒霉，剛才我就賣出一千商務。』

『錢亨，你這個人！』田國寶又急了，我順便說一句，田國寶是很容易着急的。『外股，外股！……胡來！……聽我的話。去惡：外股！別聽他胡扯！』

我終於弄明白了，田國寶勸我做外股，並非爲了教我賺錢，倒是因爲他自己失了把握，

譬如死刑犯，他拼命想攀個伙伴，好陪他去給人家砍頭。說着他急急檢驗發票，雙手激動的直打戰，但還重複說：

『外股！』

『好，我不僥言！』錢亨不耐煩的說。『看你自己：到底華股還是外股？』

我左右爲難。但我決不是傻子，從我的眼色上，錢亨一定清楚看出來的。他接着問我：

『你有戶頭沒有？沒有，不要緊……』

『可是萬一賠了怎麼辦呢？』我趕緊說明。

『你別怕；不要緊，有我的。』他對我拍胸脯，『老表』他轉過去問田國寶：『你的戶

頭借給我用用好嗎？』

『借用什麼？』他醒過來，摺起發票，小心塞在口袋裏。

『你的戶頭。這位老朋友沒有戶頭，借你的用用。』

『我的戶頭不方便！』

他臉一紅，驟然走了，

『ALL Right 衣麻斯！』錢亨笑笑。『不方便，用我的。你瞧我爽不爽快，朋友？』他鄭重其事的對我說。『在這上頭，我替你担着風險，萬一你交割不出，我活該倒霉，替你吃倒賬。可是你請放心，我有無線電，祕密消息，你別對別人瞎講。你就相信我好了，我有把握給你撈一筆。你聽我老表，包你回家賣田地！我是誠心誠意幫你的忙，賺了錢可別忘了我，大家交個朋友，以後常常來照顧我，就算你幫我的忙了。』

我興奮的不知怎樣感謝他才好，話一齊從我心裏湧出來：

『我說不出來，錢先生。謝謝你，謝謝你！賺了錢，我全部請你的客！』
我去拉他的手，他卻拍拍我的肩膀，洒脫而又輕快的說：

『你別太客氣，朋友，賺了錢就是我的面子。一言爲定，我去給你辦。』

錢亨又去應承別人去了，又去說：『無線電』，『拿不穩』，『說不清楚』。田國寶分明在躲避我。但是我也正跟他一樣，我也做股票。是股票公司的主顧，甚至做的比他還大方啊！現在我也是上海市面上的人，說不定從今天起，就日高月升，發達起來，他不用怕我，我也決不看輕自己，向別人低頭。這樣想着，我便到黃美洲那邊去。老處女笑臉相迎，彷彿說：

『你來了？來吧，坐在這邊來。你也是我們的同道。』

『我才不跟你們同道呢！』我心裏說。『我年輕，我身體好，我有眼睛，將來有無限前途。你們是什麼？一個是被人拋棄的可憐鬼，一個是沒人要的老女人。名義上你們也活着，可是正常人決不看你們；你們被人淘汰，前面沒有希望，硬鑽在人縫裏，只能算人渣，人類中多餘的廢物！』

可是我仍走過去，並且把手放在黃美洲肩膀上。我覺得這樣很得體，合乎我現在的身份。

『哈囉！哪位？』他嚇一跳，雖然看不見，還直用黑眼鏡朝我瞧。

『你猜猜看？』我故意不告訴他。

『不用猜，我一聽就曉得：老朋友。你幾時來的？做了嗎？』

我特別提高聲音道：

『沒有什麼。小進出，我玩玩兒。』

『玩玩兒好，米斯特胡——我沒有猜錯吧？我敢說，一百人裏頭，沒有一個有我這樣好

記性的。』我刺激起了他的興緻，他整個身子都向我轉過來。『股票公司真是迷人地方，只要你來玩兒幾趟，慢慢成了習慣，到時候你非來不可。你寧可把一切事丟開，就是坐一會，也覺得够味。要這麼着你才放心。』

『你做了沒有？』我接着問。

起初他不好意思。他說他要看看行情，再作決定，說話很不自由。但是隨後便暢快的講下去了。

『作這種事，你不能慌；你得沈住氣。』他加重語氣，表示自己經驗豐富，決非冒充內行。『譬如跑馬，跑狗，賭回力球，你得把名字——馬的名字，狗的名字，人的名字，他們怎麼搭配的，誰跟誰搭配才出紅盤，半年——甚至兩年裏頭出的紅盤，都清清楚楚記下來。這是很困難的，我一時講不明白，你到那些地方去過沒有？哎呀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！真可惜！我告訴你吧，上海有幾樣頂出名的：女人，舞場，電影，跑狗跟回力球，跑馬算不了什麼。可是在上海，你如果沒有去過跑狗場跟回力球場，就等於沒到上海！』

『可是對不起，你怎麼記住名字，號頭跟紅盤的呢？』我對他的教訓表示反感，他損害

了我的自尊心。

「容易的很，米斯特胡，全憑習慣。」他說：「你只要肯常去玩玩，起初也許困難，可是久而久之，頂討厭的數目字也會自然而然跑到你腦子裏來。比方股票吧，哪一種是什麼背景，什麼營業狀況，誰在那裏支持，每天的上落價碼，混的久了，你不用記就記住了。就跟打仗一樣，要瞧苗頭，你得天天上陣。又比方賭博，北方有句俗語：久賭神仙輸。不是不讓你賭，而是說，等你瞧準了，別猶豫，別害怕，別愛惜老本，一發腦全堆上去。要不然你賭甚麼呢？今天贏五百，明天輸一千，縱然不輸不贏，光是頭錢，你也蝕進去了。你別看我學的科學，對於哲學我也懂。天下什麼事都是一個道理，都有一個原則。原則，還是頂重要的！」

「看你說話，你就儼個將軍？」我譏諷他。

黃美洲似乎沒聽懂我的真意，他哈哈笑了。

「米徒斯胡。你說的不錯！」他能拿出多大氣魄就拿出多大，一口承認，當真以將軍自居了。「不對你吹牛，一點也不吹牛，假使我當初學軍事，我至少做到參謀總長。」他只怕我聽不清楚，又樹起右手食指，鄭重其事的重複：「頂起碼，一個參謀總長！那些只當到

團長旅長的，都是笨蛋！」

於是我安了壞心，有意看他的笑話。我說：

「打可特黃，你的官司怎麼樣？你有沒有把握打贏？」

「什麼話！打贏打不贏，還用問嗎？」他自負的說。「我昨天出庭，那個法官，真是豬欄！他問我是不是要求賠償——」

「那你怎麼說呢？」

「我怎麼說！我是傻子呀？」

「你當然不是；可是我總不明白你怎麼回答？」

「我唾他的臉！真的，要不是他是法官，我真唾他的臉！吓！他不看看我是幹什麼的！」

他說話聲音太高了，附近的人都對我們注意，還有誰用嘴嘶他。老處女只得警告他，用肘尖碰他的脅窩：

「黃先生！你放低點行不行？」

「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。」他低聲說。「前面在吵什麼？呆會我告訴你，米斯特胡。誰在嚷？」

嚷叫的是個約摸二十三歲的年輕人，瘦長臉蛋，金絲眼鏡，胎毛還未退盡的灰嘴唇，頭髮梳得光光的，朝兩邊分開，在在都表示他是大學生。雖是大學生，卻穿着灰嗶嘰夾袍，袖口捲起，露出格子紡綢衫，竭力打扮成銀行行員的模樣，因此也更顯出聰明浮滑相。他站在黑板下邊，指着一種股票的價目，用上海國民黨的口頭語嘲笑道：

「此時此地的諸葛亮，這一回可碰了，你說我準賠的拔不出腿，你看我到底是賠是賺？我聽你還是改名諸葛黑恰當！」

「現在有你大炮朋友吹的，臨到收盤，你包得住底才算數呢！」錢亨反唇相譏，拿着發票向我們走來，並不看他。那被稱為大炮的人不依道：

「哈！你說我賺錢，你跳黃浦江。現在又賴啦？現在不算數，將來算數。二十一世紀繫十二個月才算數！……賴可不是生意經！」

錢亨把發票交給我。老處女問道：

「錢先生，今個那一種有苗頭？」

「你做哪一種，哪一種有苗頭。你要拔嗎？」

錢亨嘻皮笑臉回答。「只要你張小姐說一聲，還不是要它好，它就好；要它跌，它還敢不落？」

老處女也裝腔作勢，故意賣弄道：

「有錢先生這麼一說，這可好了，我把全上海的股票都包下來！不過咱們有言在先，你錢先生得保險，不許臨時推委？」

「當然不許推委！你做好了，別人的險我姓錢的不保，你張小姐的我不保也保！」錢亨拍胸膛，但立刻轉過去，把拍胸膛的那隻手舉到半空，向旁邊人宣佈道：

「諸位聽聽，這位小姐做股票，只管賺，不管賠，教我們保她的險。要是大家都教我們保險，我們股票公司早就改作保險公司了！」

全場騰起一片大笑。一位年輕太太嬌聲嬌氣嚷道：

「哈，哈！光保險還不行，還得是無限公司！」她笑的把頭埋下去，用手捧住肚子。」

那位所謂『大炮朋友』又得了機會，用更大的聲音從另一面嚷道：

『錢老板！諸葛黑！我不答應，剛才你賴我的黃浦，現在又保人家的險。這是怎麼回事？你非解釋明白不可！』

『無限，真得無限！』錢亨對那位太太說。『得！別吃豆腐了，豆腐担子都給你大炮轟上天了！』他又向大炮罵。

黃美洲眼睛看不見，難得有和錢亨說話的機會，聽見他還站在旁邊，便在背後叫道：

『喂，喂，錢先生！米斯特錢！市場今天有變動嗎？聽見什麼謠言沒有？』

錢亨本來清閒，交易不大活躍，但也許爲了把空氣弄熱鬧，他故意裝忙，故意製造忙。他轉回來說：

『什麼？謠言：哎喲，打可特黃！豈止謠言，我告訴你，真正的無線電！我自己的電台拍來的，不折不扣。你問這位朋友就知道。』（他指着我。）

黃美洲撮撮嘴，準備準備，說：

『米斯特錢，既然有無線電，請公開出來，教我們聽聽。』

「哎喲喲，我的老天爺！」錢亨忙抓頭皮，誇張的連連叫苦。「你這是什麼話？明明告訴你無線電，當然天機不可洩漏。反正你跟張小姐，兩個老搭檔。就是我誠心誠意把情報供給你們，大錢還是教人家賺去，你們也不會做一個鍾子。靜賺給我找麻煩！」

「我們給你找什麼麻煩？難道我們不常常做？你供給過我們什麼情報？」老處女反駁。「謝謝，謝謝！」錢亨準備走了，又指着我道：「你們瞧瞧人家胡先生，我說做什麼，就做什麼，連價都不問。要想作大事業，就得學學人家。咱們回頭見！」

老處女叫道：

「喂，錢先生，我問問你，——」

「別光打盤，打盤不是生意經。再打盤我們就不吃飯了！」錢亨遠遠的說。

老處女和黃美州只好一笑，而那大炮早已指手畫腳嚷道：

「喂！錢老板，我嗓子都喊啞了。你們生意還作不作？」

「怎麼不作？我們總不爲少你一個人，公司打烊！」錢亨接過去說「你要進，或是出？可不許打盤！今個儘是打盤！」

「誰跟你打盤？我真要進一大票。」

「OK！大家君子——花旗或是法商？」

「揀着好的給我買十萬股！」

「得啦，我的小老子！今個市面，全是你一個人的啦。你乾脆買二十萬，算咱們倆的多好？」錢亨把大炮推開，老遠向先前幾乎笑折腰的那位年輕太太說：「要是沒有這麼好做的生意，這房子早給擠塌了。」

那太太似乎早已等待的心癢，馬上拋了個媚眼，用小手絹掩住嘴，格格笑道：

「錢先生，再給我進十萬！」

「算數！」錢亨混身舒服，像喊口號似的舉起拳頭。「只要你肯買，二十萬也行！」

大炮於是抗議：「錢老板，你這是怎麼的？人家買就可以，我買就不可以。」

錢亨答道：「小弟弟，你吃的飯還不夠的。人情有個遠近，等你的交情到分，我也給你買二十萬。」

這麼一來，全場——連那位太太也引以為榮，大家都給樂的哈哈大笑。可是也就爲這麼一來，老處女却起了反感，堵住嘴低聲罵道：

『下流！』

黃美洲本來跟着大家笑的，這時便問：

『怎麼回事？』

『錢先生！不要臉！』（說完，她偷偷瞟我一眼。）

我怎麼對你說明股票公司：沒有來過這裏，你決想不出這裏的情形。你可能猜想到這裏的人，全因爲無聊，專門來白相白相，尋開心，吃豆腐的；你也可能把他想像成變相的賭場；你也可能把它想像成——和賭場恰恰相反，一種純粹的商業場所。表面上似乎都有點像，可是仔細觀察，又分明無所歸類。首先是人，你在股票公司能看見各種人：正牌的舊式商人，銀行行員，公司職員，鬻子烏龜，無業遊民，退職寓公，小姐，少奶奶，甚至小報記者，戲子，藝術家，大學教授……即使把從不親自出馬的黨，政，軍，商各界要人除外，單是登場的角色，用五十張紙也寫不完。這些人位望各別，論身份，也許永無見面的機緣。

然而時勢送他們聚首一堂，小姐與市井無賴平等，彼此并肩閒聊，不以爲榮，也不以爲恥。這裏有句流行話，上海人頂愛使用，就是生意經三字。待說它是商業場所麼，人們分明在那裏買空賣空，像下孤注，有人竟傾家蕩產，因而自殺。待說是賭場麼，人們却在那裏有買有賣，輸贏兩方道義相處，毫無互相吞噬的窮兇極惡氣象。又如黃美洲和老處女，他們確又是所謂枯坐終日，樂此不倦。兩者既都不是，待說是閒來白相，試問誰無聊的要死，肯拿上萬上百萬的錢白相？

總而言之，我們三言兩語講不清楚，何況我自己還是外行。你不妨把這些股票客人分類：有爲保持財產增加財產的；有辛辛苦苦挪動點資本，希望賺錢養家餬口的；有大批向銀行透支，純爲發洋財的；也有爲賺點零用錢脂粉費的。但不管爲何而來，大家有個共同目的，比方打仗……。我說錯了；我應該說像上圍場，大家有個共同不變的目標：攪錢，越多越好。

除了大風浪打來，從開盤到最後十分鐘，據說股票市場通常都很冷淡，只有零星交易。已經買進或買出的等結果，不會做的呆着看行情，坐厭了溜溜，溜累了坐下，打打呵欠，軸

抽烟。爲解除長時間的沉悶無聊，大家開玩笑。

時間於是從疲倦與輕鬆中耗過去了。你看不見有一個人把股票放在心上，好像他們五分鐘之內不會一貧如洗或成爲富翁，好像他們參禪證果，已經修煉到這種程度，生死存亡，俱不動心，惟一的例外是田國寶。他把自己放在湯鍋裏了，就是人家吃豆腐，全場都不亦樂乎，也不能使他注意。他只注意黑板；黑板是他的命根。有時候他回頭看別人，十分詫異，彷彿人家驚嚇了他；於是橫目皺眉，又彷彿他身臨大難，非常孤獨，沒有人對他同情，他不停的把身子挪到那邊又挪到這裏，好像有許多臭虫咬他的屁股；臉直紅到頸子，汗滾下去，濕了他的衣領。

『嘖！奇怪！這是怎麼回事！……』每動一動，他必然自言自語，心裏顯然瘋了。他也許還暗中賭咒，以後再做股票，是孫子的吧？

應該歸功我從沒有上過戰場——不錯，我前面會把做股票比成打獵，可是我還得管這裏叫做作戰場，——不知利害，做定之後，我便放心，把一切輸贏全交給錢享。因此我能抱超然態度，瀏覽全場。我故意走近田國寶，每一次他都亂噉着我，好像乞憐。並且不好意思

的哪嘍：

『簡直有鬼！總不見動！……』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希望無論跟誰談談他的股票，即使不相干的話也行，暫時減輕他心頭的痛苦。可是他現在跟他，跟全體老鬼們，是平等的！他既然怕我，躲避我，尤其借用他戶頭時的恐懼情形，我當然不必硬巴結誰。我只裝沒聽見，抹臉走開。他不得已，只好去向旁邊的人反覆嘮叨：

『說有鬼，真是有鬼！打開盤起直到現在，紋纜不動！』

那旁邊的先生無事，便扯淡道：

『你做那一種！……哦？這兩天有點陰陽，又悶，又燥，不知道它是風是雨。』

『外股連好幾天，難道還會好上去？』他又沒有主意的問。

『這很難說，』那位先生捏捏鼻子。『目前大戶不動，空頭不肯補，多頭不肯放，大家動靜那裏，只有些零星進出。一時還看不清楚，要等等才見風色。』

請教的結果等於零，田國寶越發熱，也越發安不住位了。他搖着手絹搨涼，一面調換個

姿勢，春梁朝後一依，似乎準備朝下熬，看下面的結果；但是卻出乎意外的突然站起來，慌忙地向錢亨奔去。

『喂，錢亨！今個到底怎麼回事？』他像吵架似的。

錢亨本來站在門口，笑逐顏開，正和那位年輕太太談的親熱。一時沒有留意，嚇了一跳，弄的摸不着頭腦。

『什麼怎麼回事？』

『股票，股票……』

『股票我不是照數給你賣出了嗎？』

『哪！你這個人！』田國寶急的跺腳。『我是問你，怎麼沒有變動？』

錢亨苦澀的笑了。

『沒有變動，不能怪我，表兄。』我解釋。『股票在人家手裏，人家不賣，我也沒有辦法。我又不能拿手鎗向人家搶！』

田國寶無話可說了。但是賠錢的觀念嚇壞了他，使他神魂顛倒，顧不得行爲可笑，出言

蠢如白癡。他想了想，又說：

『那麼我補進來，照原價還有人賣嗎？』

錢亨本來就不耐煩，這時便埋怨他，先前不該不聽他的話，弄的現在後悔。接着又耐心的向他說明，暫且別忙着補進，因為根本沒有人脫手，勉強補進，要吃大虧，不如往下看好。田國寶自顧不暇，哪裏還想到別人？也不看對方的神氣，只管得寸進尺的問道：

『你看準會跌下去嗎？你保險？』

『你這是什麼話，老表？』錢亨真火了，氣的大嚷起來。『我看你以後別做了，你做一回，就有許多麻煩！現在你沒法交代，教我保你的險，剛才我勸你別做，你怎麼說的？』

田國寶好像聾子，碰了這麼個釘子，他竟還會問：價目不是還沒動嗎？他竟沒想到那邊是他賣出的價目，也許怕別人騙他。錢亨讓他自己去問。他沒有辦法，只得回原來的座位。

我毫不參雜個人的情感說：這位世兄不配做股票！做股票需要不貪不吝，有眼光，有氣魄，能打也能挨打才行，而他，不管衣貌堂堂，却是虧損一個制錢也會整夜睡不着覺。我不知道他怎麼挨過去的，好比熱鍋裏的螞蟻，越到後來，他越安不住位。後來他連紳士的體面

也不顧了，汗出的太多，他脫掉上衣，只見整個襯衫浸飽了水。全場只看見他一個人活動，他忽然站起，忽然坐下，忽然找錢亨，忽然又跑去打電話。

終於到了十一點三刻，早已在那裏醞釀的有聲有色的場面開始了。先前拋空的要補進，買進的要拋出，以備來日交割。所有的電話在這一刻都響起來，所有坐在長椅上的人大半都站起來，只聽見一片的嚷聲，叫聲，喊聲，田國寶也就被埋在一片熱鬧中間。但是十五分鐘後，整整十二點，電鐘一響，全部人馬散了。

最後賸下錢亨和我，錢亨整理桌子，把重要文件鎖在抽屜裏。他略帶誇張的笑道，因為散盡了人，屋子裏驟然就顯得空闊，聲音似乎格外大：

『怎麼樣，胡先生？比你教書怎麼樣？我那位表兄不聽我的話，賠進一千五，還是我幫他忙；要不然，他就交割不了！你聽我的話淨賺兩百——兩百是小數目，可是這年頭，你上那裏拾去？說老實話，你真應該請請我。』

我看旁邊，田國寶早不見了。場子裏的客人，只賸下黃美洲和老處女還沒有走。

『米斯特胡賺了嗎？恭喜，恭喜！這真應該請客。』黃美洲拱手，又對空中高聲議論

道：『米斯特錢，我就相信這個邪門：從來沒有賭過的人，一賭準贏；從來沒有做過股票
的，一做準賺。』

錢亨反駁道：

『什麼一做準賺！我告訴你，打可特黃，全因為我。我看的準；我有無線電……以後
你聽我的話，包你不吃倒賬。』他又對我吹噓。

我連聲應承：

『一定，一定。我一定請客！』

錢亨鎖好抽屜，趕緊向我們走過來，一面搖手道：

『不來，不來！我剛才是說笑話，你可別當真，我純粹幫你的忙，大家拉個交情。你破
費，不來！』

老處女依着黃美洲，也從旁邊插嘴道：

『錢先生別客氣了，有人請客，還不去吃。你幾時給我賺一筆，我也請你。』

『喲，喲！張小姐，打謊說話可不够朋友。你這說不給你賺，我親自告訴你，有祕密消

息，你不肯做。等着你打，我肚子都餓癢了！咱們明天見吧，別怪我不客氣，我這就得上去吃飯。」

『喂，錢先生！後天晚上在大東，連打可特黃跟張小姐，可不準不來！』我有多大力氣用多大力氣喊。

錢真是好東西，有了錢便有了快樂，你到處只看見笑，……錢亨向我笑，黃美洲向我笑，老處女也向我笑，大家突然親密起來，像多年的相好，別怪我浪費，我一出馬就得勝，引句俗話：這是開市大吉我只恨我錢少，賺的不够多；否則，至少是今天，我將把我所遇到的人全請來大醉。

請爲我快樂吧！爲我們的將來快樂啊……！

第六封信

我還是兩年前和同事吃茶到的大東，所以臨時躊躇半天，才找到地方。老處女，黃美洲，錢亨，已經來在我前面。他們佔了靠牆角的一張桌子，地位很理想，可以隨便談心，也可以任意觀賞別人，卻又不惹人注目。我找到他們，三個人正爭論『太平洋投資公司』。

『既然幹，我主張大幹，讓全上海，全中國，將來甚至全世界都知道有個『太平洋』！招牌掛出去，先有個名堂，賺錢不賺錢還在其次。』黃美洲在那裏講。在這話以前，他自然早已唾沫橫流了。『我不吹牛，米斯特錢，米斯張』，他又說，『有許多人，當初跟我在一塊，根本就沒有他們坐的地方，現在都闊啦，老板的老板，經理的經理，董事的董事。我真不服氣！』

我站在錢亨背後。錢亨起初不作聲，只激動的——誰知道呢，也許是難以忍耐的頻頻抽烟。他隨後冷着臉說道：

『不管你服不服氣，人家有本事作經理董事，還是人家的經理董事，你不服氣也是白搭！噫，（他看見我了。）你今個是怎麼啦？約了客人，主人不到，把客人冷在這裏！你總算够朋友——我是辭掉別人的約會來的——再停一會，我們要吃了，自己付賬走了！』

『失迎，失迎！』我把手放在他肩膀上，趕緊道歉：

『你想我不敢不來？既約下你，還有張小姐，打可特黃，三位大貴客，你們肯賞臉，就算看得起我來了。管他刮黑風下雹子，我也不能爽約。』

老處女搶着笑道：

『胡先生真會客氣，貴客只有錢先生一個，我跟黃先生是饒頭，不算數。天也沒有刮黑風，也沒有下雹子。看你今個這麼漂亮，一定有什麼喜事——讓女朋友給拽住啦，對不對？我猜的準沒錯，呆會吃酒任罰三杯！』

雖然全是瞎說，你聽到心裏可顯得舒服。我也笑道：

『得！別挖苦我啦，張小姐。還漂亮呢，都快成叫化子了。不說別的，單是我這身衣服，還有人愛我？除非你張小姐給我介紹一位，教我自己，我活到八十，也不會有女朋

友。』

這全爲逢場作戲，佩芬，全是戲言。黃美洲在旁邊打邊鼓道：

『別賴啦，米斯特胡，你今個一定漂亮。米斯張說你有女朋友，我想準不會錯，我看不見，可是拿鼻子聞聞也知道。你哪天非介紹介紹不可！』

『那麼，你聞聞我有女朋友沒有？』錢亨打趣他，帶幾分譏諷。

『那還用說？誰不知道你是老上海，在戀愛場上是老行家。多我不敢說，你够得上 *king* 的，至少有兩打半！兩打半，我這話對不對，米斯特胡？』他轉向我。我說：

『錢先生的事我不清楚，你聞我的可聞錯了！』

錢亨碰碰我的胳膊，說道：

『他聞的對，別跟他辣。可是打可特黃，你跟張小姐老搭當，你可聞見她身上什麼味嗎？你們够不够得上 *king*？』

錢亨說完哈哈大笑。老處女臉一紅，啐一口：『要死啦！』同時又極風情的朝錢亨白一眼。黃美洲可差點樂翻了。他笑了半天，笑完了說：

「現在講正經，米斯特錢，米斯特胡剛來，剛才我們討論投資公司，米斯張主張幾個人對分子，先零碎做；我主張大做。既名之爲公司，就要像個公司；既招集資本，至少要一百萬。弄成功大家都是董事，面子上也好看，做起來也方便。現在請你發表發表意見，看你贊成誰？」

錢亨立刻接過去說道：

「你光顧面子好看，沒有顧到實際。「此時此地」是什麼時代？「此時此地」是天下大亂，過了今天不管明天。人家都混水摸魚，能撈就撈，能搶就搶——誰會動腦筋，眼快手快，誰佔上風……你老爺叔還在這裏招集資本，掛出牌子，人家賺的飽飽的，機會早過去了。這就跟我那位表兄一樣，不是說時機未到，就是晚啦！你以爲上海灘上都是君子人，有財可發，還會等你發嗎？況且董事也不是那麼容易幹的，試問人家出錢，自己不會作董事，倒讓你作？你放心好了，老朋友，天底下沒有那樣便宜的事情；要是有人家都去作啦，到不了我們！」

老處女出來和解道：

『依我看你們倆也犯不上在這點上爭執：黃先生不必咬定大幹，錢先生也不必非小幹不可。現在不妨先規定個拆衷辦法，一面先湊點資本，在那裏作；一面租個寫字間，掛上招牌。一舉兩得，既不會錯過機會，也可以朝大處發展。有了寫字間，才會有人入股。大家看這個辦法怎麼樣？』

她以為這意見得體，兩邊都會通過，便笑着向大家眨眼。那裏知道黃美州壓根沒聽進去。他固執的爭道：

『我據明說：沒有董事我不幹！我辛辛苦苦打計劃，作發起人，讓人家去當董事，我爲的甚麼？』

錢亨接上一支香烟，冷笑道：

『人家肯讓你作董事，我巴不得的，你別怕我拆台，搶你的。不過張小姐你可聽的明白，這回頭一個反對你的，可不是我，是你的老搭當。至於租寫字間，我也提出我的意見：我不贊成！股子還不知道能湊個十萬不能，一個寫字間，至少先得用兩個人，根本打不住開支。』

老處女提議租寫字間，自然是爲自己安排位置，想先在公司籌備處作個祕書之類。現在錢亨連她也否定了，你說該怎麼辦？我是主人，又是好久以來頭一次正式請客，我們的事業剛開始，假使他們吵起來，不單面子難堪，也太掃興。所謂開張大吉，豈不成了開張不吉了。我於是毫不思索，像上講台似的站起來，向大家陪笑道：

『諸位先生！應聽我講：剛才打可特黃讓我發表意見，講做生意，諸位都是老師，我早小學生。世上只有老師講的，沒有學生辦的。恭敬不如從命，恭敬不如從命……』

我反覆重複，『恭敬不如從命！』真該死，他們三人三個主張，各有各的打算，我從誰的命呢？話在我嘴裏掙着，我嗓子緊起來，臉也相當紅了。我如果不能打個哈哈，使大家滿意，今天的請客便失了義意。我正沒有辦法，但就在這時，救星來了。

田國秀！（千萬別不高興，親愛的佩芳，我在前封信上沒有講起要請她。可是你聽我慢慢講，先讓我講她的打扮。）她的出現，至少招了五十對眼。先別提那脂粉嘴唇和黛眉以及直輪輪的小鼻子了，單是頭髮，我相信她起碼花兩小時。我說不上來怎麼梳的，看上去只覺得考究。也別提那胸前繡花的白絲緞短大衣，青緞繡白花邊的旗袍，旗袍領上露出

的頸子，旗袍下面露出的圓圓的小腿，絲襪和高跟鞋，只那雙黑紗手套，你就覺得酒脫，教人說不盡的舒服。我拿不準應該歸功她今天的梳妝特別經心，或是我改變了意見，我想都有道理。根據平常的經驗，和我們相處久了的人，接觸機會一多，情感上便自然而然的會發生變化。因為我們對那人認識的更深，從他的缺點中發見了優點。

過去我的確說過，我討厭搽胭脂，紅嘴唇，覺得它們弄髒了臉，破壞了人類臉上自然的美與和諧。然而這只是書生之見，關住門過日子的看法，等你真的踏進社會，你便開始認為有道理了，因為在社會上，世人交往並非爲了互相瞭解，敬愛對方的人格，一切都憑外表和活動精神。你心腸好嗎？你品格高嗎？哪怕活一萬年，也沒有人來打攪你。世人重視的是交際廣，手面闊，能活動，也就是所謂生命力強，有前途，你不能拿一人對抗一個社會，除非你自願被淘汰，甘心落伍。

總而言之，田國秀就這個樣子在『此時此地』出現了。許多眼睛都集中在她身上，她的氣派十足像隻天鵝，高貴，嬌豔，噴香，光彩照人，一路慢慢左右尋找而來。誰也得承認她是名門閨秀，——我說的是上海的名門閨秀，假使什麼舖子開張，她剪彩準沒問題。而要點

就在這裏，她是爲我們剪彩的呀！況且這也是我的一種手段，爲和錢亨聯絡，我不得不討她的好。況且她先前替我講過好話，不管有效無效，她好歹是幫過我的。

『國秀！』看見來了救星，我立刻招呼。『來，來，在這邊。你來的正好，（我趕緊給她搬把椅子。）你來的正好，我正沒有辦法。說甚麼都怪我做主人的不好，你來啦，就解圍啦。』

『教我解圍？我不幹，沒有什麼大本事！我是來吃飯的，不是來解圍的。你請我來吃飯，可沒說教我救命！』她扭膀說走就走。

『別，別，別！你別急，小姐慢慢聽我說，』我拉住她，替她脫下大衣，把她按在椅子裏。

這麼一來，弄的黃美洲和老處女都笑了，而一場熱鬧也引起來了。黃美洲說道：

『田小姐，你趕快幫米斯特胡個忙吧。現在他正四面臨敵，陷入重圍，難分難解。』老處女也湊趣道：

『你看見過胡先生的愛人嗎？胡先生賺了錢，請我們吃飯，沒請他的愛人，他的愛人正

和他算賬呢！』

『我知道；聽我告訴你們——你就是爲這個嗎？』田國秀問我，分明把玩笑當了真。

『哪裏，哪裏！』我急着分辯。『你聽我說，事情是這樣的……』

可是不等我朝下講。老處女又奸刁的故意打岔說：

『別信他，田小姐。他講下去，事情就是真的！』

『真有這回事？』田國秀望望她又望望我。

我蹙腳說：

『國秀，國秀，別聽她瞎說！』

黃美洲在旁邊湊熱鬧：

『真的！快告訴我們，他的愛人是誰。』

也許看見我真着了急，田國秀說：

『噢？要是真的，我就不說了！』

我放下捏着的一把汗。黃美洲和老處女雖不免掃興，老處女還不甘心就此收場，預備另

調槍花。我却不給他機會，大聲歡叫道：

『對，對，國秀！你聽我說吧——』

田國秀也不等我講完——她今天好像有意示威，剛壓倒了黃美洲和老處女，等我安心，又給我個下馬威。她截住我道：

『別光聽你說吧，聽你說吧！你承認不承認？』

『我承認，我承認……可是……』

老處女往後一靠，笑着拍手道：

『好，好，胡先生到底承認了！』

請不要認真，這些都是玩笑，社會生活上的一種不可少的樂趣。國秀白了老處女一眼。我只裝沒聽見，朝下講道：

『請大家不要鬧啦。玩笑開過了，現在我們講正經的。原來還是那個投資公司，錢先生主張小做，打可特黃主張大做，張小姐主張一面大做一面小做。弄的我當主人的夾在中間，東也不好，西也不是。我說過恭敬不如從命，可是你看我從誰的命對？』

『噢！』她跳起來，又噢了一聲。『你把我嚇了一跳。你教我解圍，我還當什麼事呢，原來是這個。這還不容易，要幹自然大幹，那還用說？』

『可是你忘記主張小幹的是誰啦？』我提醒她，瞅瞅錢亨。

『不論他是誰，我就主張大幹！』她堅定不移的說。『看見女招待，便叫道：『喂，喂，』客 Lee Cream sea！你們都吃嗎？胡先生直叫解圍，也不問我渴不渴，要不要吃的！』她埋怨着又坐下去，『我真給累死了！打甚麼仗，打的汽油也缺，汽車也叫不到！』我和錢亨會意的望望，錢亨用力吸口烟，無可如何搖搖頭。老處女和黃美洲都靜靜聽着，漸漸湊意了。黃美洲並且拍手道，雖然他帶着手套拍不響，只聽見嘆嘆的：

『贊成，贊成，二百四十分的贊成！要幹自然就大幹，大幹有汽車坐，我們公司幹起來，我首先提議請田小姐當交際股主任，我們還專門給田小姐備一部汽車！』

國秀向他白了半天，忽然說道：

『呸！誰希罕你的交際股哪？交際股主任！你作什麼？董事長，對不對？我沒有作叫化子呢，就是作了叫化子，也不來你博士手底下討飯吃！』

老處女立刻出來替黃美洲打圓場道：

『交際部長，交際部長，田小姐出來，當然交際部長！』

田國秀撇嘴道：

『交際部長，你張小姐自己去幹去吧！我是傻子，沒有吃過豬肉，沒見過豬走，交際股主任，調成交際部長，還不是一樣的！』

老處女和黃美洲碰了釘子。錢亨一直坐在旁邊不開腔，（我事前也沒有通知他要請國秀，爲的使他高興。）他似乎有許多心思，也許怕別人笑話，始終不會和國秀招呼。到這裏，他悄悄說道：

『你不是到姨媽家去的？』

『怎麼？到姨媽家去，就不許我到這裏來？』她把頸子一擰，眼一翻，『胡先生，你今個是專門請我的，請我一個人的，對不對？你別怪我放肆，我來晚了，得多吃你三杯！』

我說：『那還有問題？三十杯也請得起你。』

老處女插嘴說：『主人既沒有問題，我看你倒不妨口氣大點，我們大家作陪客，你索性

吃他個醉吧，田小姐！』

田國秀答道：

『本來我也許吃醉，經你這一說，我就醒了：說甚麼不吃醉，吃醉教人送，不麻煩死，也難堪死！』

黃美洲在旁邊奮勇道：

『吃酒有什麼難堪？吃醉了沒人送你，我送你，包險不會出岔。』

『得啦！你別保別人的險啦！你要送別人，你自己還教別人送呢！』錢亨冷不防挖苦他，弄的大家都笑了。

國秀用手絹揩揩嘴，接着說道：

『胡先生，笑話是笑話正經歸正經。你既然賺了錢，請我們吃飯，有胃在先，你不能吃了飯就走，我還得敲你個竹槓？』

我雖然被她嚇了一跳，但勉強硬撐道：

『你說這話多難聽，請吃飯是小意思。我本來準備好的，沒有問題，怎麼說敲呢？』

『我問你答不答應？』不管我心裏嘀咕，她還硬釘住不放。我說：

『憑你一句，好小姐，就是跳黃蒲，我還有不跳的？』

老處女開心了，拍手道：

『好，好，這回竹槓敲着啦！我提議看電影。』

『電影早看完了，』國秀說。『胡先生你答應啦，可不許賴。你吃過飯請我們大家跳舞。』

我耳朵裏聽了一聲。黃美洲却大嚷道：『！

』好！跳舞比看電影更好！』

『全體贊成，咱們趕快吃飯就走！』她連椅子朝後一坐，差一點沒把桌子踢翻。

錢亨冷着臉。也許覺得她太放肆，看不過去。暗示她道：

『國秀！你怎麼啦？』

她只把小嘴一堵——

『你別管我的事，我知道你安什麼心！』

『我安什麼心？』錢亨苦笑。

「你安的心我知道：你要到別的地方去！你要去你去得啦，反正沒人拖住你……胡先生，一定啦，啊？」她故意放高聲音，向我獻個笑臉。「菜你們吃過嗎？還沒叫？快叫！喂，喂，拿菜單來！」她吩咐女招待。「我餓死了！胡先生真爽快，我一定得吃醉！」她端起冰淇凌蘇打，作了個一飲而盡的姿勢。

整晚都是國秀的天下，只見她一個人活躍。錢亨可算上海標準小滑頭，但碰在她手下，他只好一根接一根抽煙，摸摸頭，剔剔指甲，瞧瞧旁邊的客人，坐立都不自在。我約國秀本是一翻好意，誰想到好意竟用錯了地方。原來錢亨有錢亨的打算，國秀有國秀的目的。這是到後來才知道的，當下只見他們熱辣的，國秀處處挑錢亨的碴，找他的别扭。

酒是好東西。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許多頭疼的事情，怎麼會用一桌酒席解決。當酒菜上的時候，一切的小意見，小磨擦，小衝突都掃光了。黃美洲忘記了剛才和錢亨的爭執，老處女也不再相信國秀會挖苦她。酒把生的粉黏起來，把分的拉攏，把冷的燒熱。席間只聽見國秀的拍手聲，歡笑聲，黃美洲暗啞的叫喊聲，有好幾次，老處女都笑倒他的懷裏。只有錢亨例外，他也吃酒，但是除了滿腹疑慮的矚目國秀，始終悶不作聲。幸喜沒人注意他，大家全

報自己吵鬧昏了。國秀不停的跟我乾杯。我欺負她女孩子，盡量的喝。殊不知她比我量大，我不知道她醉沒醉，我可是真吃醉了。

也許大家都吃醉了。我已經記不清鬧到幾時，我怎麼惠的賬，我們怎麼到的跳舞場，到的又是什麼跳舞場。我也弄不清我的喊聲驚動巡捕沒有，有人跌倒沒有，誰吐了不會。我只記得大家順着樓梯奔下去，我一溜，誰拉住了我。但是我並沒有停留，我喊着：

『走哇！走哇！』

吃醉酒真有種說不出的幸福。關於過去的痛苦，未來謀生的勞苦，一股腦給沖光了，人與人間的界限也消滅了，縱然明天給拉去砍頭，你也不管他了。會拉住一個生人的胳膊，掙扎了半天，他才把我擺脫。但是我們彼此都很友愛，好像我是他的老朋友，我們上輩子有親戚。一種無以名之的熱的力與快樂，從肚子衝到我的兩肩，我兩肩好像變了翅膀。在我心裏只有一個字：

『走哇！走哇！』

『你要到哪裏去。胡先生？』一個女人忽然低聲問我。

『跳舞，跳舞！』我說。『還用問？』

『你要吃點甚麼嗎？』

『我不吃，我剛吃飽。我喝了一罐，少說一罐！可是不醉。』

一隻冰冷的玻璃杯送到我嘴邊，我連根把冷水灌下去。這是什麼地方？我定神朝外瞧瞧，我們原來已坐在一個大得嚇人的大廳裏，我們桌子上擺滿了冰淇淋，咖啡，點心。沿着大廳的牆，還有許多和我們的相同的桌子，鋪着雲白桌布，圍着仙人和仙女。我所以稱他們爲仙人仙女，因爲五六十歲的老頭子也比我攷究打扮，這地方好像仙境。周圍有許多高大的樹木，樹枝上裝滿了紅紅綠綠各種顏色的小燈，中間空在那裏，光亮得變似一片湖水。湖上縱橫結綵，湖水對岸是一條長虹，有人正在那裏調絃。

『怎麼不跳？』我問。『跳，跳！我請客，跳到明天，都歸我姓胡的請。』

錢亨厭惡的向我皺皺眉。我心裏說：

『好小子，我知道你討厭我，因爲我賺了錢，可是你別認錯人，我現在誰都不怕！大概是我说話聲音太高了吧，沒有人搭碴。停一會，老處女關心的問我：』

『胡先生，你還會好點嗎？』

『有什麼不好？』我說。『我又沒有病。』

黃美洲像尊泥像似的，安穩地坐在那裏說：

『你剛才在馬路上邪許，聲音好大！』

『瞎說，瞎說！……』

但是小提琴拉開了，嘔嗟一聲，燈給滅掉，只剩下遠遠那條虹，和不知從何處發出的灰綠微光，神祕而又令人心盪，所有的仙人仙女都湧進湖——普通稱為舞池，黃美洲也被老處女攙着走進去，很快的便湮沒在幌來幌去的人堆裏。隨後歌聲起來了，『好花不常開，好景不常在……』開始了。全舞場沒有下去的大概只有國秀，錢亨和我。國秀試探的望望錢亨，他只管抽自己的烟，不睬不理。她於是撮撮嘴，轉向我說：

『胡先生，你不跳？』

『跳，怎麼不跳？可是……』

她不等我『可是』完，拖着我跑了。

我先得聲明：我不會跳舞，跳舞跟我從來無緣。但沒關係，小鄉下佬，只要有合適的環境，你不跳也自然要跳。你只要想想那滑溜的地板就成，更不用說那音樂，那燈光，那迷人的歌聲。國秀示威地朝後張張，我們早已滑進去了。

我的膝蓋碰過她嗎？我的肩膀擠過別人，腿太硬，步子不合拍嗎？誰也沒有時間去想……！我們倦在人堆裏，就像倦在波濤裏，一開始我是被動的，國秀有時候堆我，有時候又把我拖開。動作是緩慢的，在和諧，舒服與節奏中，我慢慢自由了。我們滑着，擺着，旋着，或是說游着，情緒隨着音樂，旋律增高，動作越來越快，我心裏直叫：「轉呀！飛呀！」正在熱烈到難分解之際，情緒高到不能再高，歌聲也短促到不能短促時，忽狀又回復到開頭時的腔調：

『今宵離別後，何日君再來。』

歌聲還只管撕裂人家嗓子的繼續拉長，最後落在饒鈸上，燈全部亮了。一陣開了闌似的掌聲，人散了。

我們回去，我歡天喜地的說：

『錢先生，這玩兒真够味！真是個玩兒！你不下去跳，白白犧牲一場。現在是甚麼時候？亡了國也不用管它，及時行樂的時候！』

我存心討他的好，但是沒頭沒腦講了半天，正在衝住他笑，仔細一看，我對着講話的却是空椅子。

『人呢？』我發慌了。

國秀站在我背後。我瞅瞅她，她瞅瞅我，忽然翻身就朝外走。

『國秀！你到哪裏去了，你不等錢先生？』我喊住她問，心裏是一盆漿糊。

她搖搖頭，簡簡單單說道：

『我要走啦！』

『你到哪裏去？就一個人？』

『嗯。你陪我？』

『那麼錢先生怎麼辦？你不跟他一道走？』

『讓鬼等他！他早走了！』

『可是國秀，』我拍拍她的肩膀：『我不明白！』

不聽我講完，他已經急的在那裏發火道：

『你這個人是怎麼啦？你到底去不去？』

『去，去，可是我真不明白……』

我抓抓頭皮。教我怎麼辦呢？雖然我明知她跟你不對，深更半夜，我能放她一個女孩子走嗎？我喊小郎算了賬，向黃美洲和老處女說明原委——我的酒已經有五六成醒了——我陪國秀走出來。

我們在舞場門口僱黃包車，她急如星火，只聽見說馬騫路。在車上我只是懷疑：他們究竟在鬧甚麼？她要去什麼地方？為什麼教我陪她？因為她沒和車夫講價，也許因為是晚上，車子跑得很快。我略一遲疑，我們已經停下來。這是個舞場，音樂仍是那個調門，歌仍是那個『好花不常開，好景不常在……』但是寒儉多了。不但門口看不見車子，就是裏頭也小器，簡陋，和先前的富麗堂皇恰成對比。

『你爲什麼到這裏來？』我滿肚子疑問。

『沒甚麼！』她簡單回答。

她把我拖進去，興致更高，更熱情。手深深抓住我的肩膀，拼命朝背脊裏旋，也不管我被拽來拽去的別扭。她有理。當我們旋到舞池邊上，她忽然下勁朝邊上一個男人撞了一下。那男人就是錢亨！

錢亨的舞伴高個子，長長臉蛋，歲數已經不小，約摸有二十六七，不知道是天生的還是點上去的，額邊有一顆陳燕燕的黑痣。錢亨回頭看見我們，那個女的和他咕弄兩句，隨後便慢慢滑開。

我明白國秀怎麼老挑他的碴，他又爲甚麼老躲着她了。我自然同情國秀。別罵我吃酒，跳舞，還愛多管閒事，要知道現在時代不同了，現在是要靠拉攏才能生活的。如果你當時站在我的地位，你也同情國秀，國秀哪一點配不上錢亨？無論年齡，長相，她哪一點不比那女人強？憑我的直覺，國秀至少身份比她高。

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半夜，覺得世界怪，人尤其怪。既是我請他們吃了酒，誼屬朋友，會聽着他們鬧下去嗎？不該積積德，給他們和解和解嗎？早晨起來，我高興的什麼似的上遠東

股票公司了。我特別找個錢亨有空，心情好的時間，走過去說：

『錢先生，昨天你跟國秀，你們怎麼回子事？』

錢亨瞪了半天，向我威嚇道：

『你識相點，朋友，別老管人家的閒事！起初我當你老實人，我看你嚙巴狗咬人，外面老實心不老實。你小心點，我可不是好惹的！』

我只該去找黃美洲了。

黃美洲因為昨天吃多了酒，又跳了半夜舞，我敲門進去，還沒有起床。他擁着被窩坐在床上，光膀穿一件汗背心，兩隻手亂摸索。我知道他找睡衣，趕緊遞給他。

『謝謝你。謝謝你；米斯特胡。』他說；忙作一團。『不像樣子。請坐吧，太不像樣子！』

現在我才看清，他的生活實在可憐。那被窩只是一堆破棉花，外面加一層布套，都成灰色的了。汗味和騷臭就從裏面噴出來。小桌子上的桌布也沒有了，上面放着盆子和碗，還有麵包。椅子上亂七八糟堆着衣服。但是我不是為研究他的生活來的。我說：

『你快別跟我客氣，大家老朋友啦，有甚麼不成樣子的？』

『All right all right—』他連聲承認。話雖如此，可仍舊顯得不好意思。停好久才說：『昨天晚上，你陪田小姐到哪裏去的？一定比跟我們玩的快樂。』

我告訴他那個小舞場，並且提起碰見錢亨。

『碰見他嗎？』他忽然興奮的叫起來。『哦，那才有趣！那才好玩！你還碰見什麼人？他跟誰一道？』

『我正來問你，』我說。『有一個高個女人，你知道是誰？』

『高個的？瘦長臉，對不對？』

『對啦。她跟錢亨是怎麼的關係？』

『怎麼的關係，好關係！』他意味深長的一笑。『你這一回可問到家啦。』他開始說。

『關係錢亨的事我全知道，你看見的女人，就是那個舞場的台柱。』接着又埋怨我：『你應該告訴我，假使我知道，我一定來。咳，咳！那才有趣呢！他們當時沒吵起來嗎？』

我覺得他的心術不正，沒有直接回答他。轉了個彎說：

『那我可就不明白，他到底愛不愛國秀？』

『爲什麼不愛？』他坦然說，好像只有他的主張才是世間公理。『二十多歲的大小姐，人見了還有不愛的嗎？』

『可是他既然愛她，怎麼又去找舞女？』我反駁他。

我說話太老實，他哈哈笑起來了，笑的克兒克兒直咳嗽。

『他爲甚麼不可以找舞女？』他咳嗽完說。『女人是越多越好，我告訴，一個有一個的滋味。你今年多大啦？二十九歲？二十九還沒有結婚？還是個處男？咳，咳！你講給外國人去聽吧，只有洋鬼子許會信你！』

『你不瞭解我！』我紅了臉，生氣說。

『對，你也許說的對！』他攢足了勁。『可是在上海不找女人，那才是傻瓜！你想想上海還有什麼比女人多？還有什麼地方的女人比上海女人會打扮？還有什麼地方的女人比上海女人更容易上手？你別瞧那些灰背大衣，讓灰背大衣嚇壞了你，可是三杯冰淇淋，一件旗袍料，甚麼都解決了！上海女人是什麼？磨菰，春天的磨菰；你願意摘多少摘多少。』

我不答腔，免得跟他吵嘴。

『這話千真萬確，米特斯胡，』他繼續講。『我告訴你：錢亨不止一個，不止那個舞女，上回你在股票公司看見嗎？那個老發笑的女人，據說很漂亮，是一個老不死的小老婆。她拿錢貼給錢亨，錢亨拿她的錢送給舞女……你瞧吧，熱鬧在後頭呢！你也該進行進行，米特斯胡……你看田小姐怎麼樣？是個小十三點對不對？現在真是機會，別聽我老，哪一天我得試試。我不服我弄不到手：』

他還有許多話，我不好寫下來，他自己已經講得出口。就在這時老處女來了，手裏捧着麵包，紅蘿蔔，雞蛋，大概是爲黃美洲買來的午飯，我趁機會告辭出來。在溫暖的陽光下面，我感到鼻子裏出氣格外熱，腿發軟，心跳的慌不舒服，也許因爲昨天多吃了兩杯。我覺得好像要病了。

第一章

這個窮教員的信到上面爲止。他以後還試寫過，可是無論如何寫不下去，覺得和那位在鄉下教書的女孩子話講完了。其實有許多話，他在前面信上也不會全告訴她。他並沒有如他預想的害病，也許真害了病，這是另一種病。

那天晚上他陪田國秀到一家小舞場，遇見錢亨，國秀在氣頭上故意找錢亨的碴，又做出種種姿態給錢亨看，無非想激惱對方。胡去惡捏一把汗，心想：『如果砸起籃子來，那可糟了！』屢次勸國秀走，國秀只是搖頭。後來氣不過，便問他是不是怕他的那一位知道。他嘴裏不說，心裏却冷笑道：

『一個人進了舞場，真是海也敢下，哪裏還顧得了這一位那一位，況且現在是什麼時代，她就是知道，也管不了我。』

他這話雖不會出口，國秀從神氣上却看的明白。她低聲說道：

『那你還急甚麼呢？不瞞你說，我頂賦胆小鬼。看上去也像個人，碰見事就縮頭縮腦，你信任他，他可丟下你不問了。簡直不像人！』

去惡也附到她耳邊，賦聲賦氣地說道：

『你誤解了我，國秀。既然陪你來，我還怕甚麼，要怕也不陪你。只是我怕你傷了身子，你剛才吃過點酒。』

國秀辯道：

『我吃這點酒不會醉，平常我吃的還多。你怕不怕打架？』她突然問，邪着眼睛向去惡笑。

去惡被弄的摸不着頭腦。忙問：

『跟誰？爲甚麼打架？』

『你別管跟誰，我問你敢不敢？』她執拗的重複。

去惡想想說：

『這要看情形，平白無故打人，是不應該的，我下不的手。』

『我早知道你是書呆子，談起理論，講的頭頭是道；一碰見真的，就像西廂記上說的：銀樣臘槍頭。比方人家欺負了我，你也不管，是不是？』

去惡。聽國秀話中有話，便鼓起勇氣道：

『你不懂得我。只要跟我一塊，你放心大胆，誰也不敢欺負咱們；否則我拿刀子扎他！』

國秀不相信，眨眨眼問道：

『你跟人家打架，我想得出：還沒有走近人家，先給打倒了。……就像卓別靈打「保克星」，只有人家打的，沒有你還的。』她想了想，又加個比喻。

去惡沒有看過卓別靈打擂台電影，却聽得出不是誇獎他的意思。他臉一紅道：

『信不信由你。不過我告訴你：我不是卓別靈，士可殺不可辱，我有刀子！』

國秀故意裝聽不懂，問他刀子作什麼用。他毫不思索的答道。

『刀子在古代代表名譽，名譽受損害的時候，刀子就是保證。』

『呸！我教你打架，可不是殺人。好在並沒有什麼事，我說着玩的；要不然你真動刀

子，我是教唆犯，還得吃官司哪！」國秀聲音很高，說着笑了。她又放低聲音道：「喂，喂，你的脚……走錯了拍子！」

國秀帶着去惡，像玩貓捉老鼠，滿場子的旋着去追錢亨。去惡心裏起初難免發毛，自認打架不是錢亨的對手，也沒有學來人家上海小滑頭的本事。使他自卑，又教他嫉恨。但這時間並不長久，錢亨先是躲避他們，後來趁人不注意便自動走了。去惡放了心，出氣也暢快起來。那令人心蕩的音樂和燈光使他忘記了自己，好像把他送上半空，他就一任自己在溫柔噴香中游來游去。國秀因為吃多了酒，又因為使氣，脚上早已酸軟無力，直把整個身子都交給給他。他感到女性的軟胸脚緊貼着的舒服，那種頭髮裏噴出的香氣，異性身上的某種新鮮氣息，都刺戟他的官能，逗引他的慾望，加上殘留的酒，自然把國秀抱的更緊。人與人間本有一條無形的界線，譬如用粉筆在地上畫的白道，經過一陣雨，不用說被消滅了，即使還黏着點，他也竭力去抹掉。假使還有人提起他的事業，股票，那個名叫林佩芳的小學教員，他定以為是前世的事。他只希望這個局面永遠繼續下去，比方小孩過新年，只怕初一後面還跟來初二。

他們直跳到舞場打烊。去送國秀回家，國秀說悶的慌，不肯坐車，決定蕩馬路完去。

在戰爭時期，鋪子關門早，平常沒有要緊事，市民也很少在夜間出門。馬路上靜悄悄的，只偶爾一兩部汽車迎面駛過。他們被深夜的涼風一吹，早已清醒過來。兩個人並肩朝前走，去惡緊挨着國秀的肩膀，國秀手插在大衣口袋裏，低頭望着自己的腳一下一下在下面移動。大家都不作聲，只聽見鞋跟踏在人行道上的清脆的響聲。可是站在旁觀地位看，去惡顯然很關心國秀。他時時打旁邊偷眼瞅她，心裏也着實想安慰她兩句。可是考慮了又考慮，待要張口說出來，又怕不得體，到了喉嚨口又卡在那裏，徒然惹起一臉羞燥。

每逢這種時候，他便故意咳嗽。國秀大概終於懂了他的意思，他們向前走一陣，她突然衝破沉寂說：

「胡先生，真對不起你，又讓你花錢請吃飯，又教你陪我一晚上，就誤你的正經事。」去惡聽見這話，趕緊接過來道：

「這點小意思，算得了什麼！我本來早就要請請你的。只是我有句話，不知道你愛聽不愛？（國秀輪起大眼睛瞅他，帶着詢問的意思。他便接着講下去——）我知道你表哥跟你很

要好，可是他既然會跟不高尚的女人跳舞，背後還有什麼事作不出來？你今天也犯不上跟他毆氣，氣傷自己身子。這話也許不該我講，可是我自認是你的朋友，關心你才跟你講的。我說錯了，你別生氣。」

國秀起初低頭不語，似乎忸怩。停了一會，却噙的冷笑道：

「你以為我真的吃錢亨的醋嗎？」（她的聲音有點發抖。）

「我不知道，也許我猜錯了。」夫惡紅了臉，含糊為自己辯解。

國秀笑着搖頭。

「你不知道，胡先生，你不明白我。你也许猜的對，我怎麼說呢？我自己都害羞。」

去惡心跳的厲害，再也沒有勇氣追問下去。心想：

「你不說，也就算了。」

「胡先生，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你；可是你既然問我，你關心我，我就告訴你罷！」她開始自動講，拉着悲劇演員腔調。「我剛才說你也許猜的對，這有一部分道理。我覺得錢亨這人太可惡——虧他還是我表哥呢！我生他的氣，你以為我對他真那個嗎？我不怕你笑話，要

是我真那個，有的是不要臉的賤小子，挑一百也輪不着他！我氣的是他平常甜言蜜語，這個那個的騙我！」

他深深被感動了，忍不住用手抓她的胳膊。

『國秀！你是聰明人，從來看不出你有主意。這種上海小滑頭……』話沒有說完，他突然看見國秀眼睛底下掛着兩顆淚，便十分憐惜的說：『你眼裏有淚。國秀你爲什麼哭啊？這是小事情，你既沒有上當，過去就算完了，又何必傷心！』

『啐！說你書呆子，你真不瞭解別人！人家在笑，你倒說人家是哭。這是笑！』她聲音相當高，說着扭身子擺脫了他，當真對他笑了。她又說：『你別見怪，胡先生，你們男人，一千裏頭，就別想挑出一個好東西！嘴上說的天花亂墜，等你落到他們手裏，他們用腳踢你，還怕踢的不遠，討他們的嫌！』

他們在馬路轉角站住了，前面不遠就是國秀住的弄堂。他挺出胸，舉起手，一本正經，宣誓似的說道：

『我敢發誓——男人中也許有人比你說的還壞，可決不是我；我決不是那種人！』

國秀嬉皮笑臉向他閃眼睛，露出一嘴白牙。彷彿說：「說他書呆子，可不真是書呆子麼！」嘴裏却高聲說道：

「得啦，你也來捉弄我！你以為我信你——你敢請我看電影嗎？明天大光明做埃洛爾弗林。」

他於是使出優勁，瞪着眼睛，眼珠子都瞪的快迸出來說：

「爲甚麼不敢？只要你肯，我天天請你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她把頭朝旁邊一側——「萬一你的女朋友知道了，你就不怕？」

這一側直把去惡的神魂震盪，混身燥熱，飄飄然被送上了半空。

「國秀！」他喘着說，聲調顫抖，可知他心裏充滿了血，正咚咚亂撞。「我還有哪位朋友？還有哪位朋友管得了我？你難道不是我的朋友？」

「你這話當真？你看我配？」她追問，又狡猾的閃眼睛。

他誠心誠意的說：「怎麼不真，我直怕我自己不配呢！」

「得！胡先生，咱們別客氣。現在我到家了，你走吧。」

她忽然結束了這場談話，向去舉伸出手，及至他去握，却又故意縮回去，說聲明天見，轉身走了。她走到對過，又回頭招招手道：

『別忘了。明天下午埃洛爾弗林！』

這看起來是很奇怪的，一個二十多歲的上海小姐，大學的女學生，怎麼竟受得了這種打擊。原來錢亨曾用玩樂，衣料，香粉引誘她，用甜言密語對她表示愛，或是說迎合她的要求，而又取得了她的歡心。上海人用盡苦心，數十年來創造的求愛方法，是供錢亨採用，國秀也就糊塗獻出了她的身子。錢亨的另有新歡，她早已風聞，（好多天來他都故意躲避她，）終於在這天晚上證實。傳言非虛，不單不像傻瓜胡去惡所想的『沒有上當』，而是實在在受了欺騙。若按中國的老道德標準推斷，她的命運應該像一個悲劇的主角，如千百種小說上描寫過的：神經錯亂，服毒自殺，至少也要失望之極，看破一切，去庵堂作尼姑，或在家作老處女。然而她是現代的女英雄，神經比古典美人彈性大。好比彈簧，你怎麼打她，她也怎麼報你，自己一絲沒有損傷。又好比蚯蚓，任你截成寸斷，也不會死。

這應該感謝好萊塢。她從電影接受了好萊塢的全部愚蠢思想：打扮，跳舞，吃和出風

頭，常常自以為是璫瑪希拉或費文麗。按普通解釋——對不起，我們只能按普通解釋——愛就是歡喜。她歡喜錢亨的衣料，香粉，歡喜錢亨陪她玩，自然也歡喜錢亨本人。至於錢亨的為人以及她愛他的結果，就是他們將來怎樣組織家庭，怎樣作事，她腦子裏壓根兒就沒有想到。拆穿說她是『現實主義』者，又是頂刮刮的『印象派』，不但能反抗打擊，還能裝模作樣，掩飾自己，約人家去看電影。因為她要『生活』，又把幻象當成真有其事。

然而無論如何，她心裏是沉重的，滿肚子都裝了痛苦憤恨。她當然自以為是世上最好，最美，最聰明可愛的人，就像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負，回到家裏，連嚷帶號，倒在床上殺豬也似的哭起來一樣。家裏人全睡了。她住在三樓後樓，和田太太隔一道門。田太太上了年紀的人，睡不着，正合上眼，嘴裏五個八個在床上海賬。乍聽見國秀號哭，還當進來了強盜，吓的警住氣，直麻了半邊身子。但聽聽沒有別的動靜，便仗着胆用手打牆，一面叫道：

『秀兒，秀兒！半夜三更什麼事？誰又欺負你啦？』

她怎麼說的出口？首先上來的是老劉。

老劉是田家的老用人。假使可以打比喻，那麼這老劉就是老狗，又忠實，又愚蠢。因為

上了年紀，又是老用人，平常便依老賣老，連主人也不怕。狗用嗅覺辨香臭，她用直覺，對她無理可講，你只能用感謝。她的愚蠢又是沒有邊的，比方打雷，她就有本事誇張成天塌地陷，（用她的邏輯，解釋成上天對罪孽的懲罰。）給自己造活忙，人也只見她一個人瞎忙，縱是極小的事情，她也會給鬧昏。因此別人便罵她混蛋或神經病。可是不管人家怎麼罵都好，她的確有自己的想法，並且很相信自己的聰明。數十年的下人生活使她習慣的認錯，她有時候做錯了事，可也會抵賴做謊。她睡在樓梯底下，聽見國秀撕開嗓子直號，不及穿衣服，便光身子披藍布棉襖，包過的小脚拖着鞋，手扶欄杆一把一把攀上來，几里古魯也不知摔了多少滾斗。她摸索着開亮燈，混身直打多索。看見國秀翻來覆去滿床滾，又撕開嗓子直號，便昏頭昏腦邪許道：

『唉喲，不好了！太太，少爺，少奶奶快起來吧，大小姐腸子快斷了！』

她自己先鬧昏了頭，邪許過後，只見她東摸西撞，一團忙活。嘴裏還自言自語：

『發痧。不是痧，就是霍亂。快找個針，用針札，停一會腸子會斷。腸子斷了，接也接不上。有一回我的腸子就差一點斷了！……慢慢的，（她忽然想起來。）伸出舌頭教我看

看，是痧還是霍亂？（但是還沒有走近床，國秀照肚子上一腳，踢的她倒坐下去，坐地板上看。她在下面掙扎道——）哦！你還踢呢，準是給瘋狗咬了！準是瘋狗！現在跟北京時候不同了，別看那些洋鬼子牽的，肥頭大腦，餵牠肉，全是瘋狗！」

老劉爬起來要去找針，不料正和剛進來的田太太撞個滿懷。

田太太是快六十的人，花白頭髮剪短了，穿一件半舊黑旗袍。她雖是這一家的主婦，人家可輕易難得看見她的。因為自從丈夫死後，她便萬念俱空，看破紅塵，一心盼道。她房子裏有個小神龕，供桌下面鋪了方紫色墊子，那就是她的世界。她每天有兩種固定的工作，早上起來便敲木魚唸經，一面收她的私積銀鍊。她很喜歡鍊子，鍊子雖然早已成稀世之寶，靠她努力搜求，將近二十年來竟積攢了好幾十個。這種偏愛時常攪亂她的念佛工作，嘴裏唸唸唸，心裏可數的是一三五八。但上了年紀的人，究竟有耐性，一三五八有時混進金剛經，只得從頭唸起，也不以為煩，可見她老人家是很虔誠的。所以大少爺在外面作什麼事，大小姐每天幾時回來，他們既不稟告她，她也從來不聞不問。現在她走進國秀的房子，看見老劉忙作一團，國秀又在床上踢腳打牆的亂滾，便問道：

『怎麼的瘋狗？瘋狗在哪裏？』

老劉把她的猜想重複一遍。

『阿彌陀佛！你讓我清靜一會吧。瘋狗瘋狗——你老昏了——都過半夜了，上海還有瘋狗！』

田太太推開老劉，向國秀走過去。老劉站在後面，還楞楞的說：

『要不是瘋狗，就是日本鬼子。日本小鬼每天在馬路上拉人，前天隔壁八號的給拉去，過了一夜才放出來，報上都給登出來了！』

田太太過去拉國秀的手，摸他的額顱，問她餓不餓，是不是着了涼。國秀看見母親安慰自己，哭的越發傷心。到後來田太太也沒辦法，只好傷心道：

『反正你們老子死了，我一個女人家，也管不了你們，你們就盡着性在外面胡鬧。幾時我死了，你們也鬧够了！』說着流下淚來。慢慢擦了眼睛，又回頭吩咐老劉，快下去請大老爺。

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，國寶上來了。國寶穿着睡衣拖鞋，一陣陣直打冷戰，滿臉的不

高興。原來他和名流學者考究半天字畫，心滿意足，正在甜蜜的睡夢中。

老劉看見國寶，又驚又喜的說：

『大少爺，你快來吧，大小姐給日本小鬼拉去了，扭來扭去，都快哭成個淚人兒了。』
國寶聽見她講的不成話，不禁勃然大怒，蹶腳罵道：

『快滾你的老糊塗蛋！你說什麼屁話……滾！滾蛋！你是吃大糞長的，白活了這幾十年！』

老劉嚇的直朝後縮身子，但還瘋瘋癲癲說：

『好，好，我是混蛋；我是吃大糞長的。不信你明天問問，還有個姓張的女人，給小鬼拉上黃包車，在馬路上直喊，後來碰着吳佩孚的憲兵，才回來的，那個地方還給插了一刺刀。四十二歲的老馬親眼看見的，不是我說謊。另外還有個姓宋的，在海關上作事——』

『你老不死了！海關，海你媽的關！』

不等老劉講完，國寶撲過去要揍她，幸虧被田太太拉住了。田太太說：

『你隨她去吧，反正她老糊塗了。趕快去問你妹妹，看她是什麼的？』

『還用問她？白天在外面耗到半夜，書不肯唸，就知道要錢！』國寶餘怒未息，直着嗓子向他媽嚷。接着又向國秀大罵，彷彿她作了對不起他的事情——『在外面耗到半夜，一回來就哭，誰惹着了？你想想你有什麼可哭的？教你每天早點回來，總說有一百遍，你聽過嗎？告訴你好好唸書，少亂交朋友，你把別人的話當話嗎？』

田太太看見兒子罵的過分，不免動了慈心柔腸。從旁邊解勸道：

『國寶，你就別罵她了，你看她哭的那個傷心法。（又向國秀道：）孩子，你到底怎麼了？你在外面受了委屈嗎？』

國寶眼瞪得燈盞樣，還罵個不了道：

『你說呀？你是不是聾子？你有耳朵沒有？人家說話，你到底聽沒聽見？』

無論怎樣盤問，國秀只不作聲。她心裏說：『我還是死了吧，連親哥哥都不體恤我，待我這麼兇。幾時我死了，你們就得得意了！』因此她越哭越慟，又用手打，又是嘴咬，誰也近不得她。大家沒有辦法，只得散了。國寶對田太太說：

『都是她自己鬧出來的！你說她，有用嗎？以後隨她去鬧，死在外邊也別管。』又向國

秀說：『看你能鬧到什麼地步！』

老劉站在旁邊，也很想發表發表意見。便順水推舟說：

『她哪裏肯聽話？要是聽話，早點回來，像個小姐，穩穩的坐在家裏，也不會半夜裏把人家都鬧起來了。你聽聽：大小姐，人家隔壁都給你鬧醒嘍！』

國寶眼睛一黑，罵道：

『還不快滾！就你話多？』

『我不說，我不說，我就話多。』

因為天冷，國寶本不願爬起來，現在看看國秀只是瞎唬不像有大痛苦，便放了心，勸田太太回房，自己下樓去了。

老劉被罵了一頓躲到門外倒也真像老狗。現在贖下她一個人，見國秀哭的淚人兒似的，又悄悄溜進來說：

『大小姐，別哭了，你哭的也够了。過幾天就到年下了，你鬼哭神號，大老爺吳會又要罵。我早對你說過，跟錢家表少爺鬼混在一起，沒有好事。說你聽不聽。你就聽老劉的話，

請太太看個好姑爺，開年嫁了吧。你們都大了，還去唸什麼大學。就是趕明兒上外國留學，回來還不是嫁人，作姑奶奶？自古就沒有女狀元哪！」

國秀本來但願所有的人全走出去，誰也別理她，讓她好哭個痛快。現在聽見老劉這樣講，一來碰着了痛處，二來她覺得受了侮辱，『混帳老婆子，你瞎了眼睛，看定我沒有人要了嗎！』她想到這裏，也不管老劉的好心，舉手便是一個嘴巴。

『滾！滾蛋！』

『你還打人，——往年老爺太太也沒打過我，——我明天告訴太太！』老劉攆住被打痛的半邊臉，嚷着走了。

鬧了老半天，房子裏廢下國秀自己，她反而沒有了淚。她靜靜躺在床上，覺得淚流乾了，那種茫茫然橫在她前面，不知將來要怎樣的霧散了，只在脅窩下面留下一點酸疼，心裏留下哭過後的淡漠和空虛。而在空虛後面，却慢慢現出一條路。那就是她要生活，她要打扮自己，要看電影，要去跳舞。她是不甘失敗的，如果有誰阻擋她的路，他就得到咒咀和滅亡。爲了報復錢亨，她經過考慮，決計挑去惡作工具。她和去惡並無冤仇，但和他的愛人却

有。林佩芳和她原是同學，因爲人品好，成績好，自然形成一部分同學的領袖。因爲家境清寒，國秀頗看不起她；而國秀自己在學校裏既是出名的『鴨蛋』小姐，又目空一切，以名門閨秀自居，無形中便引起那些同學的反感。佩芳本人固然對國秀並無惡念，只因見她高不可攀，總有點敬而遠之。不料國秀方面，早已由嫉妬而生間隙，由生間隙而憎恨，蓄意對她事事破壞。自從知道去惡和佩芳相愛，她便刻意向前者賣弄風情，挑撥他們的感情。至此她便一舉三得，決心把去惡奪到自己手裏。她並不歡喜去惡，但在上海的小滑頭錢亨之後，她感到書呆子的另一種風趣。

別人的決定，去惡自然全不知情。他站在馬路轉角，國秀向他揮手告別，直把他的心都給融化了。他想喊住她，自己追上去，但是張口結舌，直到她的影子消失在夜色中，還站在那裏不能動彈。

『嗯，明天下午……埃洛爾弗林……』他不連貫的自言自語。冬至前後的風吹着他，像吹野地裏的小樹，不但不覺得冷，反而感到清新溫暖。接着他看天，天上滿天星，好像互相比賽，又好像和他的心比賽，看誰跳的活躍。假使有人看見他這時的神氣，定以爲是個苦吟

詩人，在那裏尋章覓句。誰知道他突然一笑，彷彿決心丟掉什麼，翻轉身向後走了。

戒嚴的時間快到了，馬路愈顯得寬廣。路燈靜靜地把他的影子投到地上，慢慢拉長，又慢慢縮短。只見他雙手插在大衣袋裏，嘴裏激動的吹着哨，釘過鐵掌的皮鞋後跟踏在水門汀上，一路上嘎嘎響去。和他自己的影子一樣，另一個影子也不斷追隨着他。那是國秀的笑臉，露出一嘴白牙，眼角掛兩滴淚。

『奇怪！……』他說。停下來想想，忍不住在心裏罵自己：

『你是個混蛋，胡去惡！你甚麼都不懂。你真不懂，你真混蛋！』

話雖如此，他對自己卻是滿意的，就連對自己的責罵，也是出於善意。一腔春情送他到家。他倒在床上，心裏頭還是癢滋滋的，無論如何不能入睡。幻夢又在騷擾他。這是和兩個月以前截然不同的夢，首先他要按照計劃，逐步取得國秀的歡心，（照現在的情形看，他是有把握的；）假使她家裏人反對，他會拿出既成事實，使他們就範。他對國秀並不抱別的希望。他也知道他跟國秀的興趣不同，他們生活的目標也不相同，他們也不會互相關心瞭解。但他願意放她充分自由，以換得自己的自由。她喜歡玩樂出風頭，他讓她任意活動，像出入

上流社會的交際花，即使她的朋友住到家裏來，也決不干涉。他惟一的希望是和她結婚，作名義上的丈夫。沒有陪嫁，不成問題，單靠這點名義，她家裏也不肯聽他作窮教書的。他們不得不爲國秀的將來着想，比方借給他錢，讓他作事業的張本。事業是他的命。

他也想到林佩芳，那個在鄉下教書的女孩子，還有那個爲堅守氣節，寧願作小商人的老父。現在由他看來，他們是落伍的人，不識時務的頑固份子，對於他們，除了頭痛，你是沒有辦法的！他萬一變卦，父女倆自然傷心。然而他們無疑是世界上最倔強的動物，能抵抗戰爭時期的種種痛苦，抵抗給他的失望當然不成問題。他們本來對他沒有信仰，對他的事業不贊成，那麼沒有了他，他們也無所謂損失，會安穩活下去。總而言之，他想出各種理由安慰自己，填滿心頭的空虛，使自己相信他的決定正當，對那在鄉下的一家，毫未損害。他覺得自己是個偉大人物，有遠大的將來。好比一匹開足馬力的火車頭，爲了他的前程，無論誰都得讓開，讓他朝前狂奔。

『你們瞧瞧我吧！瞧瞧我胡去惡吧，你們世界上的可憐蟲！』他心裏叫喊，把自己幻想成一匹真的火車頭，威風凜凜向昏暗中開去。

他在夢裏開了一夜，第二天睜開眼，毫不遲疑爬起來，腦筋裏還清清楚楚留着火車頭的感覺。爲試探錢亨的口氣，他上午去遠東股票公司——他自以爲是替國秀抱不平去的。下午五點，（就在他發出給林佩芳的信後，）他已經買好票子，站在大光明門口。

國秀五點三刻才到，依世人周知的原則，她故意來的晚點。和想像的恰好相反，當他歡天喜地上前招呼時，她並沒向他咯咯笑，只輕輕點了個頭。她嘴唇綳綳的緊，眼泡還留着哭過的浮腫，雖會經化妝，一看即知她靈魂裏缺乏一種東西。也許她根本沒有靈魂，靈魂隨着淚流光了。譬如長在沙漠上的樹木，雖然有向上生長的意志，因爲缺乏水分，須經過人工培植，才會欣欣向榮。

他買的是樓上最好的位置。等他們走進場子，正片已經開了好久。他幫她拿提包，脫大衣，盡了男人對女人應盡的義務。爲了掩飾自己，也爲便於觀察對方，他故意裝冷靜。他甚至概嘆說：

「糟糕，我們來晚了！」

在國秀方面，她顯出充分的經驗，彷彿他的一切殷勤都是當然的。她向他矚了一眼，並

不作聲，立刻將注意力轉到電影上去。

銀幕上正出現一座軍營，在荒涼的沙漠上。軍營空場上整齊的排列着隊伍，旌旗招展，軍號悲鳴，音樂也洶湧嘈雜，令人心慌意亂。不用猜，一場血戰要爆發了。鏡頭於是慢慢推進營房，靠近窗戶影片中的英雄——埃洛爾弗林，抱着他的嬌妻正依依話別。門開了，一個下級軍官走進來，衝着英雄的脊梁，立正，舉手，報告，而從外面，軍號聲便不容情的送進來。場面做的十分嚴肅，但仔細想想，卻是說不盡的滑稽。這就是所謂好萊塢！

去惡轉過去瞧瞧國秀，她除自己之外，根本沒想到別人。其實她連自己也忘了；她已經整個溶化在電影裏，自以為是那位嬌妻，並預知了自己的悲劇命運：全身服孝，面帶黑紗，終身做寡婦或尼姑，只可惜她怎麼不生在那個時代。

不出所料：接着正是慘絕人寰的廝殺，鼓角齊鳴，風沙滾滾，人仰馬翻，血肉橫飛。終因乘實懸殊，埃洛爾弗林死了。國秀目不轉睛釘着銀幕，臉色蒼白，比那位死了丈夫的妻子還慘。去惡一直都瞅着她，心緊一陣慢一陣，做賊似的亂跳；身子靠到這邊，又靠到那邊，覺得百無是處，熱辣辣的直朝外冒汗。他的手屢次伸出去又縮回來，過後又暗暗罵自己軟

弱，無能，是混蛋。但電影已到了尾聲，如果他錯過機會，他的票子和苦心便白搭了。於是鼓足勇氣，破釜沈舟，手試探着，慢慢順椅子扶首滑下去，滑下去。他覺得這個距離有無限長，終他的一生不能接近，他甚至希望終他的一生不能接近。可是突然間，他沒料到竟如此近。手突然觸到一種冰涼的東西，硬硬的像幾條蠟燭。腦子裏只翁的一聲，心停了，生命也停了。

他死了心，等着飛來的耳光；國秀驚異的對他望望；兩人彼此間有了感應，一霎間都紅了臉。她並沒有拒絕他的緊握，直到電影完結，她才輕呼一口氣，慢慢抽出手。一切都依着現代的速率進行。以後的整一個月間，去惡作着兩種事：每天陪國秀上跳舞場，電影院，咖啡館飯館，替她脫大衣穿大衣；同時在名義上——或是說在幻象中賺錢，而在實際上變賣東西，付黃美洲利息。說到股票，他從來不敢問。他怕單獨碰見錢亨。但他用另一種藉口安慰自己，老跟自己說：現在戰爭時期，通貨膨脹，物價飛升，無論錢亨拿他的錢怎樣安排，他結果總是賺，根本用不着問。

至於那個在鄉下教書的女孩子，他自然早忘在背後了。她每天等他的信，但是左等右

等，一如石沈大海。她以爲他當真害了病，忍不住寫下這樣一封信：

敬愛的先生和朋友：自從月後接到你的信，即未得你的任何消息。你真把我急死了。你一個人怎麼在上海過的？你真病了嗎？你每天還坐在小屋裏預備功課，手和腳不會生凍瘡嗎？母親老問我收到你的信沒有；父親嘴裏雖然不說，吃飯時也老用眼睛望我，我真怕看見他們。我上封信勸你別跟田國秀來往，並非我跟她有仇，倒是因爲我跟她毫無冤仇可言，她反而對我存了意見，可見她自私自利，缺乏理性，不會善意幫忙別人，這是一。她自以爲出身高貴，家裏有錢，生性傲慢，我們跟她來往，會被輕視，精神上感受壓迫，這是二。她是個愛出風頭，花慣了錢的人，我們不但沒有時間，也沒有金錢陪伴她，這是三。我不認識錢亨其人，可是就你的來信看，我相信他也決不會給你好的影響。我所以說這種話，並無別的意思，只是要提醒你，勸告你，假使你非應酬不可，萬不可忘記是爲了應酬。譬如我先前反對你做生意，一是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不該作這種投機事情。在國家與民族存亡關頭，應知自愛；二是外行人作生意，容易上當；三是作投機比作正當買賣危險，一旦作賠，便會

傾家蕩產。但你既不顧及我十二萬充分的理由，自己決定做了，我也只勸你勿太冒險而已。

千萬別生我的氣，我的好先生，因為我是關心你的——我們一家人都太關心你了！我明白你改行的原因，窮苦和生活不安定，把人逼上梁山。至於我們這面，不說你也明白，除了某種特殊人物，這個世界上到處都佈滿了窮苦。好在我們沒有什麼產業，我們的窮是出了名的，我父親的操守以及過去的地位，也在在使人欽敬，所以人家平常並不打攪我們。菜園裏現在已經清閒，母親沒有事作，便坐在家裏割蘆線。兩禮拜前父親病了，她替他守了兩天小舖。父親自從病好後，變的越沉默寡歡，日常只見他坐着發楞，難得有一次笑臉。每天看見他不聲不響，吃藥似的勉強嚥一點飯，我心裏就直疼。可是有甚麼法子使他快樂呢？他是明白事理的人，空口安慰幾句，對他是沒有用的。他受的打擊太大了，但願戰爭能如願結束，他精神可能會慢慢好起來！我不敢把你的事告訴他，免得他知道了傷心。假使你寒假期間離得開上海，我希望你到我們這邊來住幾天，順便在鄉下過年。兩位老人家看見你，會高興得孩子似的跳起來的。

總之，一定來吧，我們全家都等着你！你一個人在上海，物價又貴，吃的決不會好。我老担心你害病。本來早就要給你寫信，一來我想交通不便，郵件沒有準確時間，你的回信等幾天會到；二來我教書也實在累，以致等到今天。我剛寫到這裏，被弟弟看見了，他向我擠眼伸舌呢，這個小鬼！總之，你無論如何要回我個信，縱然幾個字也好！祝你 平安健康！有空時別忘了我們！

敬愛你的佩芳

寫信的人抱着無限柔情，不料寄到上海，竟變成馬路上告地狀的告白。亭子間的天地，現在在去惡是太小了，他每天上午出去，夜深方肯回來。信因此被郵差塞進門縫，便可憐的躺在地上，任人走來走去，在上面踐踏。如此過了一天一夜，幸喜去惡出門，偶然瞥見，才沒有被二房東的用人掃去，送進垃圾箱。但是牠命中註定的倒楣運，他看了，心頭感到壓迫，便慢慢放進口袋。以後又整整一個禮拜，跟着他東奔西跑，他老有數不清的緊急正經事，忙的沒有工夫理會。其實是他不願理會，在他私心裏，但願永遠沒有這個信。他故意避免想到牠，每想起來，就感到羞慚痛苦。他爲牠流過淚。這是有一天早晨，他躺在床上，第

二次翻出來看，忍不住流出冷冷的兩滴。但是人家既在鄉下等他，良心不容他再朝下拖延。他寫了撕，撕了寫，終於擬下回信，短到不能再短。

敬愛的佩芳：這是我最後一次稱呼你的名字了。（他寫道。）我首先要你原諒。我得把實在情形告訴你，雖然我太痛苦，否則我更卑鄙。我承認我是個卑鄙的人，一個多月來，我愛上另一個人。這人是田國秀。我也許並不真心愛她，因為我從她感不到幸福，每天還得改正自己，訓練自己，使自己學習忍耐。隨你怎麼想都可以，只有一件事實，我離不開她，也不能繼續騙你。憑良心說，我真正愛的也許只有你，但是我們不能結婚。我們應該就此結束，這樣辦也許對大家都有好處。你是個大量人，我求你寬恕。願上天保佑你將來幸福！有生之年，我為你們一家人祝

禱平安！

去 惡

經過推敲，補充，騰寫，他又在信後另加一句：『我永遠愛的恐怕也只有你，請相信我。』直到再無別的廢話可講，才發出去。他不願意告訴別人，連國秀也懶得通知。以後他

到經常去的小飯館吃飯，特地要了四兩白乾，獨斟獨酌。吃酒中間，他又督促自己：以後要好好幹。彷彿不如此就等於對不起他本人，也對不起佩芳似的。

第二章

錢亨和田國寶原是姑表兄弟，田國寶的父親是錢亨父親的內兄，錢亨自己的母舅。當初『壞水師爺』田老爺辦稅局，以妹夫至親關係，寫快信從老家叫出來，安置在手下作賬房。錢老板本來作小生意，一旦仗舅爺提拔，便施展開手段。他並不辜負舅爺的好意，在公私兩項之下，曾大大爲田老爺孝敬一筆，同時據說他也爲自己撈了更大的一筆。心滿意足之餘，于是明哲保身，在田老爺未卸任前，便自動辭職，在天津開了井顏料舖子，不久又在漢口設立分店。他把太太安置在天津，暗中在漢口討了房姨太太，終年往來漢口天津兩地。靠着他的勤謹，十年之間，算給自己打下基礎。錢亨是他的長子，爲使他承繼自己的事業，並就自己奠定的根基上求大擴展，他命兒子進大學商科。他把一切都安排好，單等兒子大學畢業，在本行經歷熟練，自己退休納福了，那知偏巧爆發了中日戰爭。

戰爭從新刺激起他對事業的野心，憑簡單經驗，他知道財星已經升起，戰爭是發財的機

會。他從來沒學過經濟，可是戰爭一旦開火，中國沒有海軍，海口要被封鎖，外國顏料來源斷絕，必然大漲特漲，他是充分明白的。事變初起時他正在漢口，（由於因襲下來的恐怖心理，安分的中國人全把日本人當作魔鬼，認爲凡他們所到的地方必被毀滅，）他想到：天津是完了。學校停頓了，他託人轉信給錢亨，讓他出來，自己跑到重慶籌備分店。他當然不希望中國戰敗，也料想不到漢口竟會淪陷，但全憑中國老祖宗傳授下來的哲學，所謂狡兔三窟，他作了這種決定。他用所有能運用的現款全定成貨，在漢口撤退之前，全部顏料已運到重慶。因此他毫無損失；他惟一的損失是，不前不後，太太在天津病歿了。

爲辦理錢太太的喪事，錢亨奉命到北方去。他在天津呆兩個月，廉價出清全部家當，預備仍繞道香港回內地。但是到了上海，他拋錨了。他的本意是趁等船的便，在上海白相幾天，誰知三個禮拜後，花完身邊所帶的現錢，還欠田國寶一大筆債。同時他也發見這個城比重慶可愛，別的不說，單是馬路就比重慶光坦的多。還有女人，大菜，百貨，房屋，無不價廉物美，遠非重慶可比；更何況根本聽不見警報，一片昇平氣象！信子是寫出去了，除在母親的死屍上造一篇假賬，他還向父親建議，爲辦貨方便，應該讓他留在上海。父親看見兒

子要走正路，早已樂的到處稱揚，還會問他在上海幹些甚麼！錢很快便撥了來，等貨物運到，按錢亨的賬單，比實在買價竟高一倍。老頭子起初還不在意，但畢竟是行情中人，知道同行進貨的市價，可以瞞他一時，不能瞞他長遠。經不起這麼三番兩次，錢亨在上海的行爲，被他弄的雪清。更重要的當然是錢亨沒有了母親，父親的姨太太生下幾個小孩子，現在又扶了正，只想排除他在父親跟前的勢力，這時有了籍口，便用眼淚鼻涕使老頭子赫然震怒，寫信教他回內地去，否則和他斷絕關係。同時拿事實給他看，另外派人去香港辦貨，再不讓他有沾染金錢的機會。

錢亨知道已失去父親的信任，即使回到重慶，用錢也受限制。他左思右想，沒有辦法；只得承認自己年輕，交友不慎。要求父親供給學費，讓他在上海繼續唸書。想不到回信立刻允許了，因爲後母認爲他離開父親越遠越好。他自然不會進什麼學校，却又照樣在上海住下去。本來他初到上海便住在田家，但連舅舅都死了的外甥，他的被冷淡是當然的，加上先前借的那筆錢，田國寶見面便說日子難過，他忍無可忍，只好搬出去和朋友住了。這裏應該附帶說明：就因爲他借那筆錢，以後拖三拉四，老沒有還清，以致兩個人都存了意見。國寶

至今提起來還說自己吃虧，錢亨總覺得表兄不够情分。

正如他信上所說，錢亨同住的朋友也就是由「不慎」交進來的。上海有許多這種傑出人物，沒有職業，沒有收入，住在人家的亭子間或後樓上，卻穿着的一表非凡，出入於娛樂場所之門，不鳴一文而能揮霍像花花公子。那朋友認識的是錢亨的錢，現在要搬來同住，不用問是確定了。只可惜父親供給的學費有限，錢亨自用尚且不足，更何況兩個人開銷！因此從田家搬出不久，他只好自己去想辦法。而講到辦法，他一作事沒有能力，二向田國寶借錢的路堵死了，三賸下的朋友又是無論在酒館舞場全推他惠賬的，那麼最後也是最簡便的路，當然可想而知。而賭博的結果當然又是可想而知，試問有靠贏錢成家立業的嗎？可是錢亨的運氣正在這裏。並非他有本事贏，倒因為比別人輸的更慘，他反而救了自己。

一天他在回力球場，帶着賭運氣的心情，拿當大衣輸賸下的錢全買了二四聯號。不料第一號入場連勝四球，全場的鼓掌聲與呼喊聲。

掌聲和喊聲簡直教錢亨心疼。他不但要輸掉大衣，並且在這以前，已是各種賭場的老鬼，早已當光衣服被窩，無異癩三。他落在緊張和絕望中，伸出下巴，睜大眼睛，汗在暗中

直朝外冒。等一號得第五個球，他的大衣便完了。就在那時，誰的手肘朝他撞了一下。其實這手肘已經碰他好久，他在緊張中不會注意。他回頭望過去，臨座是個年輕女人，衣飾華貴，臉有紅有白，十分風情。她一面拍手，一面也用眼瞷他，彷彿說：「你知道嗎？撞你的就是我。」而同時低聲自語道：

『別欺他人瘦個小，可真本事！』

比賽完了，贏的人去領錢，輸的人去買下盤的票子。那女人趁人衆紛亂，打開皮包，拿鏡子照照，又不慌不忙取出自來水筆，寫了張字條，（寫時眉頭微皺，彷彿回想前後所出的紅盤，）揉揉丟在地上，然後站起來。錢亨本來要走——錢輸光了，因為覺得那女人有意思，便懶下去，看她究竟作什麼。讓她過去，順便彎腰拾起地上的紙團，用手捏了捏，見她走遠，才慢慢打開。忽然他眼睛亮起來，臉跟着發紅。紙條上原來寫着：

『上國泰看電影。』

他作這事無非太無聊，也是好奇心驅使，實不會存別的希望。但既然如此，他也本着同樣的思想——「管她呢，」他心裏說：「管她是幹什麼的，反正錢輸光了，又沒地方去，看

她到底怎麼樣！』便起身趕到國泰。

誰知道一切狂妄的幸運之想都是真的，年輕女人正站在電影院門口。

『你也來看電影？』當他走上夫時，她含笑招呼。

他照樣點頭，因為出乎意料，一時竟說不出話只含糊應道：

『嗯。是的。看電影。』

他伸手摸口袋，她告訴他已經買好兩人的票子。以後吃晚飯，開旅館，全由她付賬。但臨別只告訴他電話號碼，怎麼也不肯開給地址。其實連姓名也是假的，電話只有按她指定的暗號才能打通。

這個神祕女人是姨太太。上海也有許多和她類似的人，她們爲了錢嫁給老頭子，爲了解決某種要求，又拿老頭子的錢去找年輕小伙子。本身毫無神祕可言，只爲上海太大，可以藏污納穢，才想到從兩方面去求滿足。她的看中錢亨，目的在他年輕，強壯，漂亮。她當然是聰明人，可是時間一久，竟跳進自己結的繭，假戲真作，自動變成傻瓜。就是說她起初並不會考慮跟錢亨的關係，也不想他們這種關係能維持多久，正像她與過去發生過關係的無數男

人，所謂露水因緣；但是慢慢的，在滿足之外，她又從這小子身上感到了滿意。她變的像平常女人似的異常軟弱，離開他不能過日子，有時還向他訴苦，向他流淚。同時心裏也產生了妄想：要嫁給他。爲達到這個目的，她處處遷就錢亨，給他錢花，謊稱親戚，將他介紹進股票公司。

錢亨並沒有忘記他的清白家世，將來是大宗財產的承繼人，只有誰家的漂亮小姐才足和他匹配。所以同她作相好，他全身以至肺腑都感到輕快舒服；而提到結婚，卻又認爲她太不自量，惹人生厭。但他的全部消耗靠她維持，或靠她的力量，（那時股票正在走紅，每月的外快是個可觀數目，）他是出入于回力球場的人——順便說一句：凡出入於回力球場之類地方的人，總沒有傻子！——當然不會明目張胆拒絕她，既失去女人，又回脫生意，讓自己餓狗似的流落在馬路上，眼睛發花發綠。因此他總朝後推，還舉出種種理由。譬如說他家裏雖然有錢，他雖然誠心誠意愛她，假使不得父親同意，他不肯供給他們生活費用；又譬如說他們的根基還不穩固，她應該忍耐一時，從老頭子那裏多騙點錢。在這方面他有足用的手段，根據年齡，教養，性格，地位，每人都有偏愛，過去他拿玩樂迷惑國秀，現在他用別的方法

買這個女人的歡心。每逢她生日或節期，他用舞女身上花臉下的錢買點小東西，表示不忘記她，留下作爲他們將來的標記。她既不能公開自由發洩情感，在維持好幻想上，紀念品是有用的。她也許並不完全信任他，比方買股票或金子，能藏在自己身邊的，總不交給錢亨。但錢亨無論如何是她惟一的希望，處在她的境地，即使分明知道這希望不怎麼可靠，她也只好聽天由命，抓住它了。

那時德國人正在蘇聯平原上橫衝直闖，日本人不費一兵一彈，把越南握在手裏，並威嚇英國，教他們切斷中國最後的國際交通線，停止緬甸公路的運輸。謠言在冷風中傳播，人心惶惶，有的說美國將執行綏靖政策，犧牲中國，讓日本進攻蘇聯；有的說美國已將大西洋艦隊全部調入太平洋，據重慶廣播，和日本的談判只是烟幕，只等軍事佈署完畢，即一鼓直下三島。在一切仰仗於人的中國，謠言多本不足奇。謠言愈多也愈糊塗，愈糊塗愈忙亂，彷彿太陽都變了顏色，給上海的中國人看，大難已經來到眼前。凡這種時期，錢亨總特別忙。他開了半天發票，剛休息下來，便接到他私人的電話。電話裏聲音是熟悉的，地點在汶林路。過去會去過兩次，恍惚還記得是羅宋人開的公寓。他騎腳踏車跑去，一個山東茶房帶他上

樓。汝林路本來偏僻，房子又座落在弄堂裏，所以分外清靜。因為按月按天不居，房間收拾的像旅館，又像住家，看上去還算雅緻。她笑臉相迎，撒嬌賣俏，埋怨他給誰纏住了，老半天才來。

錢亨坐在大沙發上朝後一仰，腿伸開像個大字抱起，膀是個人字。要分辯又覺得無從說起，便朝她責備的楞一眼，伸頸子嚥下去。

『你不說我也知道，我的親丈夫。我跟你鬧着玩，你別生氣。』茶房出去後，她坐在沙發扶手上，一下一下直用手抹他的頭髮。『丈夫』是她對他的稱呼。接着她問錢亨聽到消息沒有，上禮拜買的股票替她過戶沒有。但不等回答，她又自動講下去說：

『我今天教你來有正經事。昨天我聽說個消息，美國要和日本開仗。這倒是個好機會：德國貨早已漲足了，假使真的打起來，美國貨也要斷檔，一定會大好上去。因此我買了兩箱西藥，待會我把貨單交給你，晚上取出來。你再找個地方，暫時擺幾天。』

錢亨每聽見她喊自己丈夫，心裏總有點別扭。這時便滿腹牢騷的說道：

『你一有正經事，就想着我了！你要做生意賺錢，我可得跑腿當聽差……你也沒有替我

想想！」

『你這是說的哪裏話呀？』她跳起來。『我做生意賺錢，還不是爲了咱們倆嗎？要不爲了你，爲了咱們將來過日子，我要錢幹什麼？』

錢亨坐直身子，起先悶不作聲。從口袋裏摸出香菸，慢慢點上，噴了口煙說：

『可是你就沒想到我忙。也不知道哪裏刮來的扭勁子風，市場行情一會好了，一會落了——好起來一片喊買，臭起來大家齊朝外扔，就像黃梅天，忽然晴，忽然陰……下午兩點我得到公司，可是直到此刻，還沒有弄到吃飯呢！』

他說完把香菸摔在地上，站起來向窗戶走去。她目不轉睛，直瞅着他道：

『你生氣就爲了這個嗎？』

錢亨在窗前站住，背剪手望着外面，態度倔強，仍是那句老話：

『我根本沒有生氣，你要曉得我太忙。』

她想想，只得走過去。

『你爲我們想想吧，我不是爲我自己。我能像你說的那樣待你嗎？假使你是聽差，那我

又是甚麼？」她對他哀求。

錢亨站着不動。她沒有辦法，舉起手扳他的肩膀，將他扭轉，用胳膊勾住頸子，淚不由的湧到眼裏。

『你還生我的氣嗎，我的人兒？』她又聲明不是爲自己，勉強擠出笑。『你看，都是我不好。我快把你餓壞了，我們馬上去吃飯。你可憐我吧，晚上去拿一拿，我不方便，找個地方擺一擺。權當你可憐我，我是個可憐人；我吃的苦太多了，真是苦够了……別對我生氣……怎麼也行，就是別生氣。我不讓你生氣。告訴我，你不生氣。你香我，我教你香我！我教你香我？你向我笑？我就放心了。』

這些蠢話全不會留在錢亨心上，他太忙了。當天晚上他把兩箱西藥取出來，並非爲他們的『將來』，他討厭這兩個字不下于被她稱爲丈夫；而實實在在是想到這票西藥，（無論她過去多會計算，）總算落在自己手裏了。他也許會因此發一筆財，脫離她的支配，在社會上逍遙自在。教他爲難的倒是寄存的地方。讀者應該明白，像錢亨這種人，他們寧可在生活必需品上盡量刻苦，把節省下來的錢用在表面上，讓人知道他奢侈得起。他的好進賬不够揮

窘，爲節省開支，他住在公司樓上，職員宿舍裏。那是個公開地方，稍微值錢的東西就可能被偷。他有許多酒肉朋友，可是把東西交給他們，等於拿肉送進狗嘴。田國實的欠款沒有還清，放在田家，又怕被扣去抵押。他想來想去，最後想到去惡。這人是阿木林，雖然他們交情不足信託，但是老實至高無上，有一筆款子握在自己手裏，不怕他翻花樣。

早晨的陽光剛從窗戶裏照進來，去惡還懶在溫暖被窩裏，打門聲把他嚇了一跳。近來他回來的極晚，回來後就悄悄脫衣服上床，彷彿生怕驚動誰。爲了兩個月沒有交房租，他的確怕遇見房東。每天早上有人上樓下樓，從他房門口走過，他便閉住氣，聳起耳朵，心懷恐懼，聚精會神靜聽，直到腳步聲走遠爲止。有時他會生氣，罵自己沒有勇氣，到時候他又不能自己。

這天早上錢亨打他的門，他縮緊身子不去理會，希望人家誤認他已經出門。接着却是一陣更緊急的打門聲，他知道不能再賴下去了，便翻身，伸懶腰，打呵欠，鼻子裏噁噁有聲。表示他正睡的香甜，被誰驚醒，很是不平。當這一切都做過後，他跳下床，身上穿着襯褲背心，瑟瑟縮縮開了門。

『哈囉，胡先生！這樣早打你的門，我沒有打攪你嗎？』小胖子向他大聲招呼。臉被凍得紅噴噴的，滿身的清新活潑，似乎在告訴人他昨天夜裏睡的安適舒服。

驟然看見是錢亨，他還以為是找他生氣來的，不免發楞，及至發見對方滿臉堆笑，絕無尋是生非的樣子，他反而生氣道：

『對不起，我還沒穿衣服。你這麼早有什麼事？』

錢亨連連聲明沒有關係，也不知他是指出惡衣冠不整，或是他從床上喚起來，光着身子受凍。以後他說明來意。

『我有點東西，想暫時在你這裏擺幾天——』

『我這裏擺得下嗎？』不待講完，去怒便截住他。實在因為太冷，等不及講完。

錢亨可絲毫不覺得冷，仍舊熱烈的說：

『你放心，絕對擺得下。絕對！呀呀！胡先生，你要凍着了。我大清早把你喊起來，真對不起。快進去，快進去；別客氣，凍着不是玩的。我已經帶來了，只有兩個小箱。你放心，我去搬來，絕對沒問題！』

去惡回去仍舊朝被窩裏一鑽。錢亨本是這種人，凡自己決定的，一切都算解決了，人家的意見他是不問的。他很快便把東西搬進去，並且說：

『胡先生請躺着。不用客氣，不用客氣，我自己會擺。（他雙手捧着箱子，左右打量，找放的地方。又說：）你瞧，胡先生，就這麼大點，擺兩天我就搬去。是暫時的……真麻煩……我就搬去。擺在哪裏？（他又左右打量。）床底下嗎？好，好，床底下就成，一點也不礙你的事。你別客氣，我自己會擺。好了！很好，擺進去恰好！』

去惡側着身子看錢亨朝床底下塞東西，覺得自己處在主人的地位，應該說話。但他們中間橫着一個嚴重問題，像帶危險性的牆，好久以來他就故意躲避它，假使現在表示親熱，彷彿那危險即有立刻爆發的可能。他實在無話可說，而對方的連聲『別客氣』，又迫他非說點什麼不可。枯窘半天，最後勉強虛聲敷衍道：

『下面太髒，小心你的衣服。』

『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。』

錢亨站起來，抖了抖大衣，又彈去身上的塵土。

『呀，呀！胡先生，你近來怎麼不到公司裏來呀？』錢亨接着說，又笑，又熱情的直釘去惡。『許多機會——不扯謊，扯謊不够朋友——都因為你不來，許多機會拋棄了！』他揮着拳頭，彷彿許多機會就是隨着他的拳頭飛去的。去惡看見他的手很肥，可是很小。『我給你留了很多機會；我老等你，你放過真可惜。說實話，近來真容易賺錢，只要有胆量，整座洋房都賺得進來！』

『我近來有事，』去惡望着錢亨，彷彿所說的他全知道。

錢亨又笑道：

『對了，對了。胡先生忙。你忙教書！你是大著作家！（本來他似乎還要講下去，忽然抬起胳膊，看看手表——）對不起，我打攪了你。天還早，你再睡一會吧。你別起來。我還得回公司。兩件東西先擺幾天，託你費心，我停兩天來拿。』

去惡欠身，彷彿要起來，却又並不起來。惟恐錢亨不走的說：

『你放心，幾時來拿都行。』

『OK！』錢亨一舉手，走出去，帶門時還說：『再會，再會！有空到公司來玩！』

去惡沒有回答。但因為被錢亨攪擾，他已經不能再躺下去，同時也着實怕別人敲門，心裏煩躁，接着便披衣就起床。

第二章

「我那筆錢他怎麼經營的？這藥治什麼病？和我的錢有沒有關係？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？」他站直身子時自問，不禁茫然若失。

錢亨這天早上冒然而來，又送東西存放，自難免引起他的好奇心，其中也有責任心。他起床後揭開被單，只見床下並排放兩只貨箱。箱子上印着字，註明是美國製造西藥只是『Goagulin』這個字他不認識。他本來無意，但舉世都以囤積牟利，很容易惹他想起那筆借款，後悔怎麼不向錢亨問明。他分明忘記這件事，就是爲怕枝外生節，自己故意避免提起切實問題。『他知不知道我和國秀的關係，還有我現在進行的事呢？』這是他剛才察顏觀色，屢次想從錢亨臉上探索出來的。

這種懊悔並不長久，如天上浮雲，一過也就完了。他從家裏出來，即被別種情緒代替，心裏立刻又感到無處可去的無聊空虛。在明媚溫亮令人昏眩的陽光中，送貨的，做小販的，

拉車的，收舊貨的，賣報的，作巡捕的，開舖子的，坐汽車的都在那裏活動，都向着那個不見得人人明白，可是人人都昧然要求的目標走，只有他無處可去。上課已經來不及，上飯館吃飯又太早，躊躇的結果，決定上公園。

誰知道公園更乏味，枯死了的草地被踐踏得稀糟，花壇裏的花苗也有氣無色，樹木撐着秃枝，處處都顯出可憐相。陽光似乎比馬路上明亮些，但更增添了被人遺忘的感覺。遠遠有兩組人在靠牆的地方曬暖，一組男的，一組女的，也都是無事可作的閒人。他本來毫無興趣，看見有幾個孩子在草地上玩，便走過去，就近揀了個椅子坐下。孩子們在翻跟斗，起初玩的很起勁。但這起勁也跟他沒有關係，後來兩個孩子捉住一個小點的『拖死狗』，小點的給拖哭了，他也不管。

這煩躁，無聊，空虛，他沒想到另有原因。原來自從放棄佩芳，他的生命便失去了向上的目標——至少是維持他穩定的部分，代之而起的是純粹的肉慾和功利心。爲了達到目的，他只得攻擊別人的弱點，勉強自己昏天暗地，以求滿足對方。同時他也把自己鬧昏了，離開熱鬧，不和國秀的身體貼近，便感到失了着落。這天被錢亨存放的東西刺激，他坐在公

園椅子上，由那筆錢聯想到他的所謂事業，由事業又聯想到他和佩芳的過去。他想起佩芳被環境逼迫，只得回鄉下教書，自己也因熬不住困苦，才發願改行。於是時勢所趨，他又轉移目標，希望多得藉力，對國秀發生興趣。常常借故曠課，理由是報酬太少，犯不上犧牲正經事。他曾作過什麼正經事呢？他把講義抵押出去，負加一利，但認真作過生意沒有？也許可以勉強承認他成功一部分，國秀已經讓他握手，向他撒嬌，但他有把握得到手，主要的，從他得到好處沒有？現在他負着大批的債，好比他出賣自由，終身加在自己身上的鍊鏽。單爲付利，他可能勞苦一生，最後落得身敗名裂。忽然他好像看見了母親，她在他前面，頭頂某處的上空，眼淚汪汪望着他，他自己則貧病交加，躺在馬路上淪爲要飯化子。而他母親終生忍受痛苦，養育了他，無非爲了至愛，希望他善用生命，將來出人頭地。這難道是他應該報答她的嗎？他有理由不愛護自己，不爲自己着想嗎？這些想像使他恐怖。

『這太可怕！』他大聲對自己說。『必須立刻決定！我要活下去，我還年青！這太可怕！不能想，真可怕！』

然而一個大的風浪，去惡和大部分的上海人被打昏了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號，日本人

蘇州投下震動世界的炸彈，同一天黎明，他們開進蘇州河以南的上海租界。全市因失去工業而混亂失措，各種市場全行停頓。兩天後日本人佈置得有了頭緒，商店被強迫應付各種用途。因爲負着高利貸，過去他雖然左推右推，一再遷延，現在迫於利害，只得找錢亨追討筆錢的用途。股票公司停止營業。幸喜錢亨夜間回來晚，人沒有出去。他在樓下等了半天，錢亨才從上面下來，頭髮毛茸茸的，穿着大衣，可是衣領開着，沒有來得及打領帶，滿臉的瞌睡還沒有洗。

錢亨看見他有點吃驚。但這只有眼睛明亮的人看得出，因爲一瞬間，他已經恢復原樣。

『有事嗎？』錢亨用喉音問，鼻子不大通暢。接着打個呵欠。

也不知因爲胆怯，還是不好意思，去惡忽然臉紅起來。

『是的，有點事。』他含糊承認。又努力說：『我那點錢，不知道錢先生怎麼運用的？』（他本來準備好一套漂亮話，要委婉的把自己的困難和必須詢問的理由講出來，不料舌頭臨時不聽調動，嘴也像上了膠。）

局勢不同，錢亨自然無須過分客氣，像去惡那裏存東西的，用不到說「對不起」。只見他滿緊臉，彷彿說：『怎麼樣？往下講？』又彷彿說：『這是甚麼意思？又是神經衰弱不是？』這樣對去惡望了半天——他顯然在責備去惡，不該揀這時候麻煩他，打斷他的好睡，於是忽然打雷似的嚷道：

『我的爺叔，就你那點錢是大事！人家日本人都在那裏開火了，美國的軍艦全給炸沉了，美國馬上就亡國了。都不重要，就你那點錢重要？爲了你那點錢，人家都不用活了！』去惡本來理直氣壯，只因養成的書呆，不會板起臉說話，讓人家佔了上風，反而被罵的下來台。這時他怕失去顏面，只得分辯道：

『我是學歷史的，那裏會不明白世界大局。只是我負那麼多債，單是利息，也壓死了。現在市場停止交易，既不能活動，那筆款子你如果還在手邊，就現成替我還了；如果已經變成東西，只得拜託你拿去抵押。反正我是傷定了，也不想賺，過去付出的利息，我任下來就是。』

錢亨見他軟弱，不由的想欺負他，更無所不至的嘲弄道：

「嚇，你任賭就是！你還想賺哪？（他先冷笑一聲。）世界上做生意，像你先生的，恐怕只有一個人。自己要賺錢，又要舒坦，找女人，吊膀子，連屁面也不見你照；一看風色不對，「反正我傷定了，也不打算賺。」有這麼便宜的事，我還幹呢！等得到你？」

去惡聽錢亨的話頭不對，通身打個冷戰。但還勉強支持自己，竭力忍耐說：

「錢先生，請你先別生氣。縱然全是我的錯，反正事情過去了，追悔也來不及。我只是問問：那筆錢究竟派沒派過用場？」

錢亨把眼一黑，蠻不講理的答道：

「這是甚麼話？依你說，我能吃了你的嗎？」

「我沒有這個意思，」去惡趕緊聲明。「只是我要問問：假使已經派了用場，究竟買的什麼東西。」

錢亨立刻答不上來。但這種混在市面上的人，腦筋是機靈的，只略微遲疑，已經有了應付辦法。

「我告訴你，朋友，你別以為姓錢的會吃你！左右都為你娘辰那一點錢，我跑了腿，還

惹的滿身狐臭！」他拍胸膛，索性把醜話也罵出來！「你們是教書的，口口聲聲喊文化工作，自己清高。其實你們見了錢，就像蒼蠅見血，什麼還不教你們賣光？我們是作生意的，談不上清高；可是我在市面上交結朋友不止一個，那天不過過手個百二八十萬？我姓錢的一清二白，可沒有含糊過！」他又拍胸膛。「就憑你這種慫愿，還想作生意——我過手的錢，嚇也嚇得死你，我瞧得起你那一點——你要看嗎？這不是充你，我有實貨給你拿來！」

去惡被罵的紅一陣，白一陣，直恨沒有地縫可鑽。可是刀柄擱在人家手裏，他又不敢頂嘴，只得點頭稱是。錢亨又娘尻奶奶屁的罵着跑上去了，等老半天才架子十足的下來。

「哪，看去罷！」錢亨盛氣凌人，拿一張紙塞給他。他打開看了，原來是什麼外國公司的股票，不用說股數大的驚人，就是印刷的考究已經够他發抖。

「這都是我的嗎？」他懷疑的問。

錢亨惡意的笑了。（直到這時，去惡才注意到他的眼睛特別冷，有一種鋒利的邪惡光輝。）他彷彿欺負定了去惡，開口便又罵道：

「你的，你的命運不似這麼多呢！……你留神弄破，弄破你賠不起。告訴你，你的只有

十股，還不够看看這張紙頭。其餘的都是人家的——別人我不怪，只怪我瞎了眼，把你當成朋友，給你調動錢，給你拉人拚股子，又替你作。事到臨尾，還招麻煩。別看了！你把人家的股款找出來，拿去吧？」

去惡沒有辦法，只得把股票還他，一面哀求道：

「錢先生，我永遠忘不了你。你知道我沒有這一項錢，股票我也不敢收。現在我負債，請你再幫個忙，賣個人情，和那位合股的商議商議，讓他照原價吃進去。他當然是有錢人，在他不算回事。全靠你幫忙。這個利我實在背不起！」

錢亨既得了理，還容他多說，早已冷熱齊來。

「我的好爺叔，你倒說的好聽！現在公司都給日本人接收了，經理進集中營了，你教人家把股票吃進去。你自己吃進去，不更好嗎？老實告訴你，不用說人家不肯，就是肯，孫子才管你的閒事！替你辦事的滋味，我嘗够了！」

「你當初怎樣不趁好價錢賣出去？」去惡本來死心眼，他只覺得攔在前面的債務可怕，心裏後悔，順口便說出來沒想到正是送給錢亨機會，錢亨只一把抓住他道：

「哦！你這是來向我討回賬啊？你不說，我也不氣。我給你跑腿，賣大面子借來錢。你這時候跟孫子樣哀求我，教我幫忙替你做，現在給凍結了，又來埋怨我。咱們找人評評看，究竟你對還是我對。如果你有理，我姓錢的吃倒賬，閒話一句！咱們找人評評。你作生意，賺了歸你，賠了歸我，看天下有沒有這個道理！現在埋怨我怎麼不賣出去，我又不是日本海軍總司令——你連屁面也不給一個——我知道他會打嗎？咱們找人評評，你自己要找人合做，人家大戶頭不賣，爲着你這點賣屁股的錢賣嗎？你既說出這種話，今天把借的錢攤出來，你萬一跑了，我去找誰去？」

錢亨拖住去惡，口口聲聲要找人評理，去惡只是不去。因爲股票公司停止營業，他們吵了半天，也沒有人出來。我們順便說一句：關於錢亨這個人，去惡兩月以前還認爲難得的朋友，對自己的幫忙，感激不盡，並以能和他交結爲榮的。其實他表面上雖是小開，揮霍成性，而骨子裏早已學的能詐就詐，得騙就騙。對於自動送上門來，老實如去惡的人，認爲不坑有罪。去惡辛苦弄來的那筆借款，他自然早化掉了。今天他拿出的股票，無非因爲事變倉猝，買主不來交割，現成放在那裏，臨時拿來搪塞。去惡當然也想到這一層，只是自己既不

會拿到真憑實據，當真爭執起來，人家只會派自己沒理；況且他真的要追那筆借款，自己又打哪一項出？去惡想到這裏，便忍氣吞聲向錢亨求饒。錢亨果然並不堅持。

去惡回去整整睡了一天，一天也沒有睡熟。他老感到大的可怕的危險在後面追他，似乎隨時可以把他壓碎，或者無寧把他負的債務比作海，他自己已是落海的人，爲了活，他得掙扎，尋能抓到手的無論什麼東西。從股票上既得不到找頭，他只有一個希望，可能解救他的，那就是國秀。

日本人向珍珠港投的炸彈使去惡破產，同時却完成了黃美洲的好夢。他回到家裏收到黃美洲的信，約他聖誕節前夜吃晚飯。黃美洲和他太太打的離婚官司，終於皆大歡喜，雙方滿意的結束了。那個曾以六〇六毒壞黃美洲眼睛的醫生，大概由日美戰爭，又在六〇六上發了暴財，託人出來和解，答應他賠償，但不是十萬，而是三萬。三萬不是三十萬或三千萬，在黃美洲心目中却正是三十萬或三千萬，所以他總算達到目的。

約定的一天是抽籤拈丸似的好天氣，好像老天有意點綴節令，前天夜裏微微吹東北風，從海上趕來雲。霎時間風息了，濃密的厚厚的灰雲停下來，盡量的在七海空巾躺下塵，空氣

又潮又暖，醞釀，醞釀，入晚便下起雪來。吃飯是在一家新開張的飯館裏。出面請客的除了黃美洲本人，還有老處女，（信由兩個人具名，）客人是去惡和國秀，湊巧配成兩對。

黃美洲這晚上得意洋洋，興高彩烈——無論誰都要興高彩烈，本是窮得快發瘋的，他忽然有了錢；本是要慶祝成功，自己開懷享用的，他順便拉作陪襯，却獲得請客之名，肅清老撥人家的自卑心理；老天又肯作美，讓他坐溫暖飯館，在外面給他下雪。因此他說話多，酒吃的更多。後來酒飯都差不離了，他敲敲桌子，惟恐聲音送不到馬路上似的，撕開喉嚨大嚷——可惜因為多吃酒，語氣短促，加上嗓子啞啞，聽上去直像狗叫：

『喂，喂！田小姐，米斯特胡，請注意，不是我誇海口，在辦事方面，我是真有本事！』大家因為吃了他的，只得聽他講。他於是打咯。（我是真有本事！不信你們可以打聽：那個愚蠢透頂的法官，問我堅持不肯離婚，是不是希望賠償。You see，你們明白他的意思嗎？哼，我一聽就知道了——「你別打算玩我！」他這是個編就的圈套，假使我照實回答，我就中了奸計，等於我承認離婚。他可以按照他的計劃判決。至於賠償，你連一個銅子也別想到手。因為你既然承認離婚，對不起，你上訴去罷，反正你太太不是糝逃，世界上還

有男人要求女人賠償的嗎？這個法官袒護對方，他當然得了好處。可是，我也不是傻子，什麼沒有見過，什麼不懂？「你對我翻花樣，」那時我想；「說到法律知識，你還是小學生，我至少可以教你十年！」我只用回答一句，不用第二句：我不願意離婚！結果，你瞧怎樣？教他自己送上門來！我不是吹牛，除了我，你窩裏還盜得出柴！從他們身上，你還抽得出血！」

老處女平常在衆人中屬於附庸，這一天特別賣力氣，招顧客人吃喝，處處都周到，顯得她是一份。好比天平秤上的法碼，她讓人明白決不比黃美洲輕。這時她不溫不火，極其冷靜的從旁邊儂言道：

「算了，現在你又說這個話了：那時候對方提出條件，要不是我硬擦頭，你還扣住一個銅錢四個字，咬定非十萬不可呢！你忘記現在的情形，時間第一！（她似乎賞識自己發明的「時間第一」，脫口不禁乞乞而笑。）依你的數目，對方朝下一拖，多不必說，只要半年，十萬買得了什麼？還不是現成的三萬實惠？田小姐是我們婦女界的人才，她懂得這個道理：你們男人都是空想家，浪漫派，我們女人才是現實主義。要幹事業，還得數我們女人；我們

「不容談將來！」

她本來有意讓大家附和，但越說越得意，自己先咯咯笑起來。黃美洲雖然也跟着笑，却立刻辯護道：

『米斯張講的自然不錯，我承認女人比男人實際。（他用外交家的章法開頭。）可是歸根結底，還是我心腸太好，本性仁慈。這就是他吃虧的地方！如果不是可憐他們，我可以朝下拖三十年，直到他們的兒子女兒都結了婚，他們也不能結婚。橫豎着急的不是我，而是他們。他們越急我越不急。以逸待勞，就是我的辦法。你以為十年二十年後，我還是那個條什嗎？告訴你們：我很會計算，那時候有那時候的價錢，我不會釋放過他們！可是話說回來，這全得感謝米斯張，她可以說是我的賢內助。我提議，請大家為她乾杯。』

酒杯碰過，酒乾了。國秀於是挖苦道：

『這倒是新聞，打可特黃既然稱米斯張賢內助，你們幾時結的婚哪？』

對於這不痛而癢的玩笑，老處女分明愛聽，她啾啾國秀，只是抿着嘴笑。黃美洲被酒和好夢燒着，什麼也聽不進，什麼也聽不見。他要把埋心底裏的話全喊出來。

『可是你們以為我會吃虧嗎？』他又繼續講下去了，充滿勝利和自信的狂熱。『哈，哈！告訴你們：我全計算過。開頭我不答應。只是為的多敵他一點；要不然，他連三萬也不肯出。All right，三萬！你別瞧三萬，放在別人手裏沒有用處；放在我手裏，你們瞧吧，過一個禮拜，我能把它變成六萬，再過一個禮拜，變成十二萬，第三個禮拜，二十四萬！這是變戲法，告訴你們，我有充份把握。半年後我會轟轟烈烈幹起來，我自己會組織公司！』

這以後他講到他的偉大計劃，那個永遠在起草簡章的太平洋投資公司，去惡的股票，上海的女人。酒沖去了他的精明，小器，殘廢人所特有的狠毒，他突然變的寬大而又仁慈，好像個世界變的很好，什麼都美，誰都可愛。他於是探索着去摸酒杯，因為手本來是麻痺的，又帶手套，杯子便一次一次的滑開。但他終於捉住，讓老處女給他篩酒，叫聲着爲國秀乾杯，爲去惡乾杯，爲投資公司乾杯，爲上海的舞場乾杯，爲上海這塊福地乾杯，因爲舉世都在砲火中，只有上海是世外桃源，供他們享樂……

他舌頭也厚，說話直像嘴裏啣着核桃。事實上他早已吃醉，老處女給他杯子裏換成茶，

他還戰巍巍死朝下灌，惹的大家好笑。老處女怕他出醜，趕緊付了賬，及至把他從椅子上拖起來，他直賴着不肯走。吃醉酒的人又是死沉沉的，老處女沒有他的力氣大，一個朝外拉，一個朝下墜，兩個人只一溜，幸虧去惡跑過去幫忙，才算滾滾倒地上。

『現在上哪裏去？不行，我不去。今天我請客，大家都得吃醉，不吃醉誰也不能走！上大世界我贊成，我贊成去看滑稽戲！』他搖搖擺擺，一面邪許，一面笑『今天是聖誕節，這個主意不錯，我們去蕩馬路，去踏雪，一直踏到天亮！』

老處女和去惡架住他，連推帶抱，總算弄出了酒館。看見黃美洲喝成癡子，老處女沒辦法，只得和他合坐一部洋車，護送他回家。她自己先坐上去，然後讓他坐在懷裏。免得半路上溜下去，出亂子。他們走後，國秀對去惡笑道：

『黃美洲真丟臉！灌那麼點酒，竟吃的這個樣子。』

『噫，他心裏快活……』去惡淡淡應着，顯然對黃美洲不感興趣。

兩個人在馬路上站了一會，隨後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因為英美人進了集中營，仗仗英美人生活的白俄都成了窮鬼，馬路上聽不見“Merry Christmas”的叫聲，也看不見醉漢，

行人自然比往年稀少。鋪子差不多全打烊了，偶然從窗戶裏射出微弱的燈光。可是更像聖誕節前夜，雪已經厚厚的遮掩了馬路和屋頂，裝飾了路旁的樹木和電線杆。並且只見越下越穩，越下越大。雪片在空中飛舞着，像鷗毛，更像落花，落在臉上，使人感到柔軟舒服。

他們不知道要到哪裏去，也想不到有什麼地方可去。可是兩個人有個共同的感覺，就是雪太可愛，他們年青，需要不停的朝前走。雪已經將去惡的心靈洗得乾乾淨淨，他忘記錢亨的可惡，也不再爲所負的債務苦悶。因爲他也吃多了酒，只想對國秀表現自己。

『我要到內地去了。』他準備半天說。其實他以前壓根就沒想過，仍舊是從錢亨那裏得來的打擊，在他心頭作怪。『我希望我們一道走，我們兩個，我有很大很大一筆錢。（他這錢指望的是錢亨的兩箱西藥，但覺得居心卑鄙，也是有意取得國秀的敬重，便立刻撒謊——）這錢是政府匯來的，我有個朋友在軍政部作事，派人帶信來叫我。我只等你同意：你如果答應我肯，我們馬上動身；否則我決不去！』

國秀這一天很少說話，也沒心腸去聽別人。但是她笑，閃眼睛，好像全明白，全滿意。碰巧插進一句，別人吃酒，她也跟着吃酒。原來自從和錢亨鬧意見後，她頭兩天還希望他來

陪罪。她暗中等他，並且安排好全部秩序：他第一次來，他打發老劉回復有病，自己決不見他，讓他明白自己的錯誤，回去好好悔過；第二次，承認病好點，只是精神受了重大刺激，仍舊不宜和他相見；直到第三次，正像電影上的中古世紀場面——她柔弱的靠在沙發上，表現出病後的美人；他則恰似英雄，搶上來一隻腿跪倒面前，低頭不語，等她吩咐。她於是寬恕一切。不幸這個英雄始終沒來，她由於憤恨，不知不覺趨向自暴自棄。這是她不承認也想不到的。因為想是痛苦，她什麼也不去想，只把自己交給玩樂忙亂，任他鬧的天反地覆。因此她對於什麼都沒了意見，外表格外顯得單純美麗，以致使去惡誤以為已取得她的信賴。

當去惡說話時候，她根本心不在焉，正在那裏飄飄然想——也許應該是她正感到：

『雪真好玩，我很快樂……可是我直想幹點什麼，我直想——我很痛苦——』

這痛苦使她發熱發懶，需要依靠，便自然向去惡挨攬去。去惡以為她相信了，為服務起見，樂得盡情發揮。

『現在上海是完了！美國片子禁止了！除開日本片，你一個外國字也不見了！』他沾沾自喜，下意識的拉她向自己靠緊；又像表示他原也是好萊塢迷，緬懷既往，不惜運用三個

慨嘆詞。『可是在內地，美國電影他們是用飛機運的——你知道中國飛機爲什麼不來炸上海？日本人宣傳，中國空軍已經給他們毀滅，其實他們都到美國運貨去了！我那位朋友在軍政部作事，當然不會說謊。美國新出的片子，一個禮拜可以運到重慶。直在好久以前，上海看不見片子，他們都看得見。』

國秀搖搖頭，因爲頭髮上積了雪，

『這人真傻！他講些什麼？什麼電影？誰要看電影？』她想。

去惡以爲她還不滿意，繼續講道：

『你以爲內地沒有大菜嗎？都是老古話！現在的內地不是從前的內地；現在的內地樣樣都有：絲襪、香粉、衣料、化妝品、大菜、跳舞場，都是空軍運來的——連舞場都是從美國運來的！重慶大菜是真正美國人燒的。美國人在內地搞的一場糊塗，公家的薪水不够維持，他們便改行，上飯館當廚子。』

兩個人全不知道要去的地方，但又似乎都感到要作點事。因此在有意與無意之間，他們上了樓，開了門，進了去惡的房子。假使說國秀剛才在飯館是匹滿足的動物，那麼現在無辜

懷疑，可以確定她是具有食慾的貓。去惡開亮燈，只見她花雨衣的肩上帽子上積着雪，一部分已經融化，臉紅噴噴的，眼睛正躲在帽沿底下向他笑。不知怎的他慢慢——其實頂多五秒鐘——想起來，他久已等待的這個機會，原先他曾以為永得不到，却忽然送到眼前。回頭望望窗外，對過人家沒有燈，外面在落雪，全弄堂都躲在雪下面睡了。他於是撲上去抱住她，也不管雪了，水了，把她推到床上。

大概他作的太拙笨，只聽見一個耳光，去惡笑着說：

『你打？你打？再打？』

.....

這一切都出於不可想像，但又十分自然。一個鐘頭後她走出去惡的小屋，去惡要送她回家，她拒絕了。神祕揭破了，幻想也揭破了，她獨自深一步淺一步走着，只希望趕快回到家裏，別的毫無所求。可惜路上沒有車子。疲倦的低頭踏着雪，雪彷彿是又鬆又軟的沙。

『難道我就嫁給他嗎？』她想，心頭留着空虛，恰似久病的人想吃東西，吃後又覺得無味。只怕回答晚了就會成爲默認似的，她心裏冷笑，立刻搖頭。

這種無味感覺後來漸漸擴大。她想到自己要作那個書呆的妻子，由妻子想到將來和他住亭子間，由亭子間想到他現在房子的齷齪，由房子齷齪又想到自己要像老媽子似的給他拖地板，洗衣服、買菜、燒飯、再跟他養四五個孩子。兩人內她反覆了千遍，越想越怕，直惡心的想吐。因此去惡以後打電話約她，她總推有病；要到家裏看她，又推不方便，不肯見面。在去惡方面，自以為已經保險，也因為手頭缺錢，並不堅持。只為結不起婚，日夜在那裏發急。

第四章

中國是個封建國家，儘管革新運動數十年，極少人能擺脫老思想。在兩性方面，女的不能拿到保證便將身子交給男子，她硬活該倒霉，男的以後不把她當事是平常事。錢亨更不例外。舞場裏被國秀撞破玩舞女，他本該對她解釋，扯謊既不會傷他的腦筋，國秀尤其簡單，容易應付。然而那時股票公司的進賬好，他有錢——有錢自然就忙；況且一個古今中外的公理，凡是同時和好幾個女人相好的男人，頂忌諱吃醋。至於男的自己，絕對另一回事，因為有兩個以上女人的祇是他麼！因此錢亨非但不以為自己背理，反而覺得她教人生厭。「隨你鬧，看你怎樣！」他那時想。經常有地方瑣遙，毫不感到失去國秀的缺陷。

可是股票公司停了業，進賬完了，他給鬧得昏天暗地的腦筋突然冷靜下來。那位姨太太貼的錢不夠化，每天得忙著找錢，找事，盼交易所趕快恢復。可是誰肯給他事作？又假使交易所老封下去呢？這使他考慮到以後的步驟：公司如果解散，他只得搬出宿舍，暫時住在

田家。他已經好久沒有上田家去過，本就嫌缺禮，現在去敷衍一趟。是必須了，跟國秀和解，當然更必須了。

這一天他請他的白相朋友在飯館吃午飯，「自從股票公司停業，他請人吃飯。成了習慣，照他的希望，無論掬客跑街也行，但仍舊沒有結果。飯後他騎車子跑到田家，老劉給他開門。在到田家來的客人裏頭，老狗頂討厭錢亨——他也說不出明白理由，只是憑了直覺，總認定錢亨不是好人，錢亨也頂恨她。她頂喜歡去惡，雖然她當初待候胡老爺，去惡的母親還不知道在哪裏，可是生性內向，她總拿他當小主人看承。」

「你又來了，表少爺？平常也看不見你的影子，你一來準有事！」老劉看見錢亨，堵住門直想不讓他進去，也不管話說的顛三倒四。接着想起大概又是來看國秀的，她便瞎講道：「大小姐不在家。」

錢亨把她推開，故意將車子弄的瓜瓜塌塌，推進院子鎖了，張張客堂裏沒人，也不理她，便揚長上樓。到了二樓國寶的房子，他表嫂披著塊花布，正坐在梳妝台前梳頭。田家只有兩個人喜歡他，一位自然是國秀，一位就是他的表嫂。這位少奶奶各種興趣都和國秀相

同，只是國秀是影迷外加舞迷，她是影迷外加牌迷。可是她喜歡錢亨還有原因，除了他的爽快利落容易招女人親近之外，她盼望錢亨和小姑子搞起來，娶去小十三點——這是她背後給國秀稱呼。她這時一隻手按頭髮，伸右手正向小盒裏拿壓髮針。回頭看見錢亨，便親熱的什麼似的叫道：

「唷！我當是誰哪？稀客，貴客！哪一陣子風把你吹來的呀？我們是天天想念你——交易所封了。我知道；要不然你也不肯上我們的門！」

「你還罵我不肯上門，我告訴你，你真得改改：你們田家的門，我以後不敢上了！」錢亨站在她旁邊，嘴角聚着一堆冷笑，臉還氣的發紅。

她用細白的牙齒咬開壓髮針，睜着大眼說：

「誰又惹着了你？」

「老劉，你們這裏的老祖宗！」

「她又怎麼你了？」

「她差一點把我關在門外邊，不讓我進來！」

「你跟她一般見識呢！早就老昏了，我們爲了這神經病，不知道得罪多少人。」她對着鏡子，左面右面端詳自己。「可是我們當小輩的有什麼法子呀，你罵沒有用，你攆吧，老佛爺不依。她是老佛爺的人，老佛爺離不了她。別說你，我們還得像老的般服侍她呢！」她全部精神都放在化妝上面，彷彿彫塑一件藝術品，一會拿鉛筆描眉，一會又綳緊嘴，拿濕毛巾擦去花開的脣膏，修改自己不滿意的部分。說時深深嘆氣。所謂老佛爺，當然是指田太太。田太太正跪在神台下面，一五一十數她的銀鏢，怎麼也不會想到媳婦背後說她閒話。

錢亨這時氣也消了；拿出香烟點上，轉到表嫂背後，看她對鏡打扮。一面淡淡的說：

「你今兒不打牌？」

她欣賞完自己，收拾滿妝台上的盒子、梳子、刷子、答道：

「我呆會出去買東西。你有事嗎？」

「沒有事，」錢亨說，「就是來看看你們。」

「你沒有事，就陪我去；要是有約會，我可不敢耽誤你的正經。」她說，回頭狡猾的一笑。

錢亨正待說：「就是有正經事，你表嫂肯吩咐，還有不奉陪的。」國秀下來了，嘴裏輕輕唱着：

『……I can start to lve again, to love again……』

只見她搽胭脂抹粉，穿得整整齊齊，手提着皮包，一路輕飄飄旋進來。但剛走進門，她突然收住步，歌也立刻停住。嫂嫂看見她，笑道：

『秀妹，你真是天仙一樣，人家等了你好半天，你只裝不知道，直到這會才下來。』
國秀鼓起眼睛問：

『誰？你？』

嫂嫂瞟着錢亨，酸溜溜說：

『要是我，你也不希罕了。』

『我那兒配？不敢當！』國秀青了臉，轉身就走，下樓時故意跺腳，把樓梯踩的工工東東。

錢亨很難爲情，解嘲的向表嫂笑道：

「這一回我可把國秀得罪苦了！」

表嫂不相信，問他：

「你怎麼得罪她的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，」錢亨搖頭。但看表嫂的神氣，知道自己非解釋明白不可，他又不肯說出實情，只得編圈道：

「你不知道——也是我不好，國秀的脾氣也過分點——只因爲我說錯一句話。」

「哪有這種事？我就不信。她見天很晚才回來，直不是跟你一道的？」

錢亨不作聲，只是笑着吸菸。

「你不用假癡假騷，我信你神聊！」她重複說。「誰不知道你們一個人似的？背後表哥表妹的，正是賈寶玉跟林黛玉，倒又來睜着眼睛不認賬，當面瞞我。你就別想，瞞我罰你；要是你真的欺負了表妹，你趕快向她賠禮！」

「你不許我坐一會嗎？」錢亨撒賴。

表嫂業已諸事齊備，只待換衣裳。這時便站起來，扯下肩上的花布，半真半假的說：

「當然不許！你欺負我的好妹妹，我是作嫂嫂的，可不依你。你別怪我依老賣老。」
錢亨哈哈笑了。

「你幾時學會的這句話，表嫂？」

「我怎麼幾時學會的？」

「你自己照照鏡子。『你別怪我依老賣老！』要不是面對面，我真以為聽錯了。你講這句話，也真虧你！」

「我不用照，可不是真老了嗎？」話雖這麼說，她可喜不自禁，直朝鏡子裏瞧。因為錢亨的話入耳中聽，不由的又背着梳妝台坐下去。

「噓！」錢亨幌幌身子。『你別對我講這種話，誰信你，你對誰講去。』她說。

她像小鳥似的，兩隻眼睛怪有趣的直朝他滴溜。他忽然一轉——。

「你真要我去看國秀？」

「嗯」她點頭。

錢亨說既然來了，總得見見表哥。表嫂告訴他國寶不在家。

『我真恨死了你表哥！他家裏甚麼事也不問，担子交給我一個人担，自己只圖逍遙自在。』她埋怨，『其實真個的自在，倒也罷了，他只是在外邊瞎忙。回來你問他，他有理着呢，今兒去見這個名流，明兒又要會這個學者。什麼狗屁的名流學者，還不是那一票玩假古董的？可是你再問下去，他就翻了，天底下就他的事情重要。每天一推飯碗，就別打算見他的人，有時候連飯都不在家吃。你影子都逮不住他，哪裏還讓他想得到我在家吃苦？』

她說着連連嘆氣，其實國寶這一天是的確爲了正經事出去的，因爲出門早，她還沒有起床，知道的不十分清楚。原來二十多天前他出了兩本書——兩本書用的都是去惡拿給錢亨抵押的稿子：一種是『中國史大綱』，他將書名改成『新中國歷史教程』；一種是『西洋通史』，他改成『泰西史紀』。反正他自己出錢印，誰也管不了他，任它們是寫的也好，譯的也好，他一律用頭銜字印上田國寶著。書出版後他便一包一包挾出來，到處請人家『斧正』『惠存』，另外還親自寫批評稿，連書投到報紙副刊或書報介紹欄，作自我宣傳。

錢亨聽見表嫂對自己訴苦，便在旁邊勸說道：

「你也別太埋怨表哥，他是有計劃的人，跟我們吊二郎當的不同，要作什麼，總有道理。你現在只看見他在外面奔走，覺得沒有意思，說不定是他目光遠大，比方我有個先生，當初還不是唱唱皮簧，寫文章在小報上捧捧戲子，現在南京做了官，可闊起來了。許多有錢有勢的人，跟他連絡，他還不理。表哥目前玩古董，你焉知道他不是深謀遠慮，準備去作官呢？」

表嫂心裏雖然高興，可是還強嘴道：

「他深謀遠慮，準備作官，他配！當初你舅舅也玩古董，可是他有本事，他自己睜錢買來的。不管人家罵他也好，捧他也好，他總算白手起家，給自己爭到個位子！你表哥會什麼？玩玩假古董，還虧得是你舅舅給他留下的。家裏出了事情，你不跟他商量，他回來發脾氣罵人；你跟他商量，左也不行，右也不行，他跟你不死不活，三年你也休想向他討個主意。不把你氣死，也把你磨死。光說他有一回做什麼祭文，整整翻了兩天的書，什麼祭妹文，祭十二郎文，把人都笑死了！」

錢亨既不便幫着表嫂損表哥，又不好派表嫂不是，等她說完便乘機會說道：

『你不是還出門嗎？我先到上頭看看舅媽。』

表嫂趕快攔住道：

『你快別去打攪她，她老人家正在唸經。將來她老人家金剛經只唸到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九遍，差一遍不能上西天，要找你算賬的。我看你還是到樓下跟秀妹講和去罷！』

抬頭一聽，田太太果然不斷氣的在樓上敲木魚。

『國秀不是早出去了嗎？』他老着臉皮問。表嫂告訴他：

『我跟她約好一道出去，她大概還在下面。你們在下面等我，我換了衣服就來。』

他應聲道：

『All right.』

她酸溜溜在後面笑道：

『你們講了和，可別忘了我呀？』

『……』錢亨苦澀的回頭笑笑，沒有作聲。

他到了樓下，國秀正在客堂間裏，對窗戶站着，低頭剔手指。手提包躺在小桌子上，帶

子彎彎的掛在桌沿外邊，好像因爲摸不清她拿的主意，在那裏納悶。他一進門便大聲咳嗽，希望國秀轉過臉來，解決招呼的困難。她顯然預料他要下來，早已有備，只是不理。他站了一會，丟下烟頭，用腳跌滅。然後走上去，竭力裝的沒那麼回事似的，喜氣洋洋叫道：

「國秀，你要出去嗎？」

他把手放在她肩膀上。國秀只一扭身子，擺脫了他，堵氣走開。

「我知道我得罪你了！」被閃在後面的錢亨勉強笑。

國秀走到小桌那邊，揹起提包帶子只管手指上繞。

「反正你都看見了，我也不打算瞞你。」錢亨跟過去，站在她前面說。「只有一件，你想不到你對我有誤會：我希望你不抱成見，給我個表白的機會。聽我說開實實的情形，肯原諒也在你，不肯原諒也在你，即使你恨我罵我，我只怪自己命苦，決不對別人分辯。」

國秀憤然梗起頸子，紅着臉望旁邊說：

「你壓根用不着別人原諒！我們不配原諒！你愛歡喜誰去歡喜誰，這是你的自由，跟我什麼關係。」

「國秀！我是來給你賠罪的呀？」他搶着說，彷彿受了冤枉，只怕趕不及辯白。「你說我的自由，我敢賭咒，除了你給我的自由，我沒有自由；除了愛你，我也沒有愛過第二個人——」

國秀鼻子裏冷笑，截住他道：

「你這些甜言蜜語對別人說去罷！你用不着騙我，我不信你——我聽够了，你也不用枉費心思！」（她說着臉白了，身子和聲音都激動的發抖。）

錢亨發楞道：

「你教我怎麼辦？」

「你要怎麼辦，你自己知道！」

她又溜開了，在靠近通後開門的地方，面對着牆，站在那裏。假使她直然走出去，或根本不理，事情是完了；假使錢亨是攤子，事情也完了，單拿軟釘子給碰，可嚇不退他。他向門外飛了飛眼，於是再接再勵，第二次迫將過去。

「國秀！我是個沒有價值的人，不配受你的愛。這事別說你生氣，就在攔在我身上，我

也要生氣。」他改變了聲調，顯得低聲下氣，十分耐性。「可是我還得求你，不管你以後怎樣看我，我還得對你說開。你既然知道，我也告訴你實話：那是個舞女。所以我肯化錢捧她，就因為想借她的力量認識一個人。她有個舞客在中央儲備銀行作事，假使我能認識那個人，就可以在各方面活動。這可都是爲了我們自己。我有一句謊，不是老子娘養的！」

國秀受了刺激，想起一場別扭，就發生許多變化，中間隔這麼遠，不覺流下淚來。錢亨拉出手絹，要給她擦。她推開他說：「你走開，你走開，我不要見你！」說罷又一頭伏到牆上，抽抽噎噎去哭。

淚是有傳染性的。錢亨也有自己的感觸，現在看見國秀哭，便也跟着哭了。

「我現在無論什麼話，橫豎我也不會聽了，在你眼裏，我是天下頭一個壞人。我也不辯，我也不怨誰，只怪我的命苦，早死了母親。」他哽咽說，熱淚直流，「母親死了，家裏沒了親人，誰也不問我的死活；假使母親活着，她決定不會放我流落在外，化錢要自己去找；我也不至於爲了幾個錢，去低聲下氣侍候下流女人，臨了教你誤會。」

兩人辯了吵，吵了哭，無非爲一個目的：錢亨希望國秀把自己的謊話當成真話；在國秀

方面，也不過要使對方多賠小心，自己面子上好看罷了。原來她的和去惡接近，當初是爲了離開佩芳，自己認爲好玩，後來又拿他作工具，報復錢亨。結果仇雖然報了，她也發覺自己身臨的危險，一旦嫁給去惡的可怕；同時和那個窮書呆子相比，她又想起錢亨的種種優點，真有說不盡的可愛。總之，錢亨上門，她只有歡喜。她也知道錢亨說謊，可是她要他說謊，但願他解釋的自己滿意。哪怕是揭造也好，現在她分明被感動了——其實一個女人流淚，已經等於告訴人家：她解除了武裝。『他多可憐！』一個人多可憐！』她想。嘴裏不說，可充分用眼淚表示了情感。

錢亨瞭解那個，便哭的更好。他說——聲調是又低又慢。教人聽上去能多悲痛就多悲痛：

『國秀，我話說完了！以後原不原諒在你，見我不見也在你，反正我總愛你，過去，現在，將來！我是個罪人，現在等你判決！假使我的話有半句不真，我敢對天立誓——』

國秀不讓他講下去，臉貼在牆轉着，直頓腳嚷：『我不要聽！我不要聽！』只有牆活該倒楣，本來粉刷得好好的，給弄上巴掌大兩塊眼淚鼻涕。

「現在我等你判決，我是罪人！」他重複道，把國秀拉轉來，擦乾她的臉，雙手扶肩，使她正對自己。「世界雖是這麼大，我知道真正關心我的，只有你一個人，你原諒我嗎？你肯嗎……我不想向你訴苦，只是我得聲明：如果姓錢的曾作過對不住你的事，教他天誅地滅，立刻死在這裏。」

他低頭正要切實去安慰國秀，後面誰的脚步聲把他嚇了個楞，回頭一看，進來的原來是老劉。這老狗認定錢亨是壞蛋，為保護她的好小姐，（儘管她對這位小姐也不怎麼滿意，）已在門外偷聽半天，並且什麼全聽去了。

「表嫂，你好了嗎？」他推開國秀，紅着臉大聲朝樓上喊。

第五章

就在同一天，幾乎同時，去惡發見田國寶的兩種大作。

他給好朋友刮光了。原來爲了負債，他兩年前囤下的白報紙，已經零星拆成利息；而爲了侍候國秀，他貼出薪水不計，又早當光破爛衣服。屋子裏只賸下桌子和床，還有他仰仗生活的工具——幾本堆在地板上的破書，『四面光牆』。這天上午他餓的嘴流清水，肚子直叫，（從昨天起，他嘴裏沒進過東西。）弄翻了整個屋子，終於毫無所得。他看見錢亨存放的箱子，對着『Coagulin』一個字發半天呆，心想「如果是我的就好了，不管裏面是甚麼，總可以暫時救急。」隨後又自動搖頭，苦笑自己太看輕了自己。最後他只好揀幾本工具上舊書鋪，無意間看見田國寶的著作：『新中國歷史教程』，和『泰西史紀』，足足有兩大捆。追問來源，做生意的都有法眼，知道從他身上無大利可圖，只愛理不理望着旁邊說：

「啥人曉得，反正當舊報紙進來的！」

從這裏足以看出他荒唐的程度。自從改行以來，他已將書擱在腦後，從來沒進過書店。假使不為賣書，他還想不到自己的稿子經用別人的名義出版；更想不到出版以後，因為書店不肯經售，只得論斤稱給人家，自己也許就是惟一的讀者。然而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：他只有一種感覺：腳底下地面忽然動搖，過去跟着動搖，似乎他壓根說就不會切實活過，世界和自己都成了謎。

『這是怎麼回事？』他掙開心頭的重壓想。將賣書的錢從新調成書，立刻去找國寶。

他走出書舖，直衝熟識的方向奔去，路上好碰見國秀。前面兩部洋車，後面是錢亨的腳踏車，兩下裏迎面閃過。國秀遠遠看見他，趕緊背臉。實際上無須背臉，他根本沒有注意。他顧不得自己慌張可笑，只恨馬路上人多，撞來撞去的討厭；又生的腿短，不能一步跨到田家。

可是等敲開門，老劉却劈頭說：

『全不在家。都出去了，！』

原來老狗發覺錢亨和國秀拉拉扯扯，就像自己受了侮辱。肚子裏落進去塊冷鉛，停在那

裏，至今還不消化。她渾身的不舒服，看見什麼，什麼别扭，摔碟子打碗，只想吵架。縱然看見去惡，她平常頂滿意的『三少爺』，也平不下氣惱。

『誰出去了，你說？』去惡全不知情，對她直楞。

她哪裏顧得到對方，只管比手畫腳，憤憤嚷道：

『誰出去了，全出去了！少奶奶，小姐，和表少爺，剛才不大會，一陣子出去的：你沒有碰見他們？你幹麼不早來？表兄妹，哭哭啼啼的——誰家表兄妹，不知道避諱，誰哭哭啼啼的？什麼自由戀愛，全是洋鬼子害人的。還是咱們中國的禮教好！』

老劉真是老好人，好比老鐘表，辛辛苦苦幾十年，輪子給磨滑了，開起來又笨又好玩兒，全沒有標準。以後她講起媒人，花轎，風光，越扯越遠。去惡聽的莫名其妙，便說是來看大少爺的，不是來看小姐。老劉可直煞告訴他：大少爺上學堂去了。

『上學堂幹什麼？』去惡忙問像晴天挨了霹靂。

老劉翻翻眼，大有責備他年輕輕的，就這樣昏聩的意味。重複道：

『上學堂唸書。大少爺去唸書，一早就出去的！』

本來也難怪老劉。按她的見解，馬路上日本小鬼排隊經過，便以為要在十字路口開火。所以國寶挾着書出去，被她誤認去上學堂，並不足奇。去惡不懂這種邏輯，只覺得她愚昧糊塗，纏不明白。因此皺眉思量，不再追問，轉身便走。並且自言語道：

『我去找黃美洲，看他能賴！』

老劉這才想起去惡是她喜歡的人。應該請他進來吃茶。大聲喊他回來，並說小姐在外面呆不多久。去惡全不理會，一直朝外走了。閃的她依門站在那裏，老眼望着他的後影，又心疼又好氣，直在背後埋怨。

『你呀，你生成的苦命！』她囉囉。『你早不來——好好的小夥子，和小姐恰好一對，小夫小妻多好——你就是命苦！眼看肉落到了狗嘴裏，我都怪可惜了的，你倒沒那麼回事。呸！你跑，你跑，你跑罷，瞧你能跑到那裏！』

去惡自然聽不見老劉，也想不到她自己的意見。在他昏亂極了的心裏，國秀和錢亨的名字會聯起來，（因為老劉說他們出去了，）可是薄弱像雲彩的影子，很快的飄過，又很快的消滅。他既來不及辨別內中含意，自不會留下固定痕跡。只有一個觀念督促他，他逮不住用

國寶，必須找黃美洲，將稿子的問題弄個水落石出。這不僅因為權利，倒是他受了刺激，對人忽然失去信任。比方他本來站得穩穩的，忽然發覺地球在腳下旋轉，他頭暈眼花，本能去找新的支點。

黃美洲湊巧在家；老處女也在。

「歡迎，歡迎，Come in，米斯特胡！。那真是所謂『福至心靈』，你來的恰好，我正找你。」經過老處女說明，黃美洲從床上站起來，一面舉起手歡叫。應該原諒他用錯成語。他演好客的場面久經訓練，不能再好了，上海頂大的話劇演員也該自愧不如。

去惡覺得今天世界簡直翻身，凡顯在人眼睛底下的，無處不是顛倒。假使他在舊書鋪遇見的算第一個謎，老劉是第二個，那麼他現在看見的，恰好够第三個。現在他眼見的仍舊是那間屋子，就是黃美洲幾乎和二房東打架的亭子間，可是代替沒把茶杯，齷齪湯盆，紅蘿蔔，生雞蛋，現在東一綑，西一包——不論桌子上，窗子上，椅子上，床上，地板上，全是新東西：被窩，枕頭，皮鞋，衣料，布匹，窗簾，瓷器，鍋灶，滿屋子的新鮮味。可惜他沒有留心牆上，原來掛黃美洲結婚照的地方，現在掛着老處女的放大像。大既還是十年前照

的，經過修改，即使想像力最強的人，也難得猜出和她有血統關係。並且黃美洲和老處女本人也跟往日不同，似乎得了什麼仙方，忽然反老還童，待人誠懇的多。他們剛從飯館吃飯回來，黃美洲還沒有去掉手套，頭上規規矩矩戴着帽子。兩個人待去惡比好朋友還親熱。老處女跑過去，抱開堆在椅上的窗簾，招呼他坐。

豈知這些新東西和熱情，只使去惡心裏疙瘩。

『我也正在找你，打可特黃！』他泥塑似的站在那裏，自以爲理直，當然氣壯。

黃美洲看不見他，只向空中張開胳膊，熱烈叫道：

『你已經聽說了嗎，米斯特胡？好的很！我們下禮拜一有個小舉動，我跟米斯張，也可以說是一件小小的喜事，並不鋪張。』

但老處女有眼睛。她正待把窗簾抱開，發覺客人氣勢汹汹，既來不及制止黃美洲，便趕緊搶過去問：

『你有什麼事，胡先生？』

去惡說當然有事，沒事也不來打攔他們，蠻橫的把書扔將過去。書碰住桌子，嘍托跌到

地上，黃美洲嚇的朝後直撤身子。

『喂，怎麼回事？什麼東西？落了！』

老處女放下窗帘，彎腰拾起書，看看封面，又看看他，問拿這書來幹什麼。黃美洲也問什麼書。他說：

『我也正要問你了，你自己作的事，會不知道？我只問你：我當初押給你的兩部稿子，利息按月照付，至今分文不短，你怎麼拿去處置的？』

黃美洲和老處女都不明白。

『我不知道。你幾時押給我過稿子？』黃美洲以為聽錯了話。

去惡本來有真憑實據，自以為拿着贓證，對方還要狡賴，越發覺得可憐。因此不加說明，便冷笑道：

『你現在裝不知道，我押給你稿子，你知不知道？』

黃美洲搖頭道：

『我根本沒有見過你的稿子！』

「咱們可不許賴，打可特黃？你賴也賴不掉！」

「你嘴要放乾淨些。我告訴你，你別認錯了人！」

「我也告訴你：我的確認錯了人。要不然我也不會信你，拿你當紳士看！」

「你說的一點不錯！如果你是紳士，你也不會來唬我——一個殘廢的人！」

兩個人聲音越說越高，漸漸都紅了臉。老處女站在旁邊，驚的目瞪口呆，活像傻鴨。但她畢竟是女人，比較心細，先勸住黃美洲，一面又對去惡說道：

「你先別吵。既然大家都在這裏，總有話可講：你幾時押給他的，自己自然記得；你也不會白押給他，總是憑錢；他賴你的稿子，總沒有賴自己錢的道理。」

經她這樣解釋，去惡才想起自己真動了火氣，性子的確嫌急了些。於是一五一十，將事情的經過原委講出來，直把黃美洲給講笑了。

「你真以為那錢是我的嗎？」黃美洲問。

去惡承認當然。

「米斯特胡！這一回你的確認錯了人。」黃美洲好笑的叫起來。「我想我會押你的稿子

嗎？放着一萬現鈔票，我不拿去做生意，倒肯平白交給你去賺錢嗎？況且你的抵押，我不說是廢紙，（當然是了不得的名著，）可是你覺得值一萬嗎？假使我爲出風頭，侵佔你的著作，我不用自己的名義印，倒白白送給田國寶嗎？你不明白我，米斯特胡。我得感謝你，承你看得起，我成了大財主！可是，我是實事求是的人，不是傻瓜。你也許以爲按月付利，都是付給我的。你最好問問張小姐，她會告訴你。」

老處女覺得去惡可憐，也笑着說：

「胡先生，你也太老實了。你以爲借的是黃先生的錢，每月付的利息，都是他收下的。其實拆穿來說，他們不過拿他的名義騙你，哪裏跟他有半點關係？你現在怪他竄你的稿子，可沒有想到，他跟你正是難兄難弟。我告訴你的祕密話，你千萬別講給別人；黃先生給田國寶寫『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』，按月交三萬字，又是英文稿子，才拿他百把塊錢。真是比你還可憐的多！我說你也許不信，那天是在小天堂吧？你親自看見，你的借據是錢亨收起來的，稿子是他拿去的。我還以爲你和黃先生有別的交易；如果知道你指的這個，我立刻會告訴你，你們也不至於幾乎吵起來。」

『All right！假使你當時留心，你就該明白這裏頭有文章。對人你不能光看外表——看外表田國寶是個君子人，他自己冒充學者。隨他便去吹，我可只認識他是個少爺！』黃美洲搶過去道。『他教我給他寫一本英文書，你知道他的目的嗎？他要拿到美國出版，將來好名利雙收。（他押你的稿子也是爲這個目的——我不敢確定是他押的，可是我猜是他押的，錢亨決不會幹。）可是我也不是傻瓜！一分價錢一分貨，你出一百塊錢，總買不到兩百塊錢的東西。You see 我寫兩份稿子，一份壞的，一份我留下來。我美國有朋友，將來戰爭一停，我就拿出去出版。不是吹牛，總趕得到他田國寶前面。他田國寶扣門，我也扣門。咱們誰誰玩得過誰！』

去惡等兩個人講完，簡直是聞所未聞，如同發見新的世界。不過他仍舊懷疑，田國寶既然居心侵佔他的著作，不管那筆錢是拿誰的名義借出的，自然料要到給抵消，又何必大費周折，擺迷魂陣似的抵賴推諉。他把這意思告訴他們。

『你說的不錯。』黃美洲興緻勃勃的承認。『這是個有趣問題，我很高興和你研究研究。我不十分明白詳細情形。（他大概站累了，自動坐下去。）不過我絕對相信這是個騙

局。」

經黃美洲這麼一說，局勢忽然嚴重。老處女悄悄讓去惡坐，自己走過去，挨黃美洲坐在床上，（兩個人並肩，看上去很可愛，）又不安的望望去惡。意思是說：

『你真可憐哪！你發生了困難，我們願意合夥商議，幫你解決。』

去惡不作聲，站在那裏，表示我聽着的。

『這絕對是騙局，米斯特胡。』黃美洲重複，更鄭重其事。『當初錢亨指我是你的債權人，我還當他自己翻花樣，因為跟你初交，不好對你說明；現在我確信是田國資和錢亨兩個人幹的，你不知道是圈套，便跳進去了。你只出了收條，對於稿子，你毫無憑據，是不是？』

去惡打了個寒戰。他對於自己的處境絕望，但還想掙扎。

『那就沒有別的辦法嗎？我想世界上總有講理的地方！』

『No, no, 你太天真。你是教書的，不瞭解社會。他們既然勾結起來，顯而易見，連法律問題在內，都詳細考慮過。他們向你要收條，就是在法律上做的手腳。你向社會講理，

誰跟你講理？大家要的是錢，錢以外再要證據。如果沒有證據，你殺人也不犯罪，人家殺你也算自殺。」

女人自來比男人多情。老處女聽黃美洲說的去惡走頭無路，望望這個，又望望那個，容色慘澹，幾乎哭了。

『黃先生，你看真的沒辦法嗎？他們借給胡先生錢，打你的名義，反正咱們得不到好處，你不要不結了嗎？』她向黃美洲說明自己的意見，又趕快安慰去惡道：『你也別難過。你稿子雖然損失了，錢總在你手裏。他們賴你，你也賴他們，反正大家賴，到時候錢不歸還，比賣給他們還合算，總不吃虧。』

去惡被她道中了隱情，譬如病人給指出致命傷，囚犯被判處死刑，早已意氣消沉，無力支持下去。他找椅子坐下，也沒有心思詳細解釋，只低頭瞅着下面，悶悶的說：

『錢根本沒有在我手裏，錢亨說要替我做股票，就一直沒交給我。』

『你也真是的，胡先生！自己要做生意，倒肯拿整批的錢交給人家。我猜想你錢邊也沒摸過？』老處女氣的鼓眼動眉，罵錢亨等簡直流氓。

黃美洲自從投資公司計劃被錢亨推翻，總自以為被破壞了好事，暗中記在心上。現在得了報復機會，哪裏肯輕易放過？樂得將醋勁改作人情，直斥錢亨是生成的強盜。因為流氓還講義氣，要說錢亨是流氓，流氓也不答應。

『You see，米斯特胡，』他又對去惡說，堅決而又自信：『我早就看透了這個殺胚，遠在計劃太平洋公司時候，我主張要玩大玩，他死也不肯，我就看透他了。他主張先湊點份子，小本經營，就是說交給他做。把現鈔票交給他，我還是把肉交給狼保險。我可不上那個當。你要幹，照我的意思；不愛幹咱們扯！我就這個主意。不過我告訴你，米斯特胡，你既然上了當，千萬可別着急。你看他怎麼辦；假使他向你討賬，你朝下拖，告訴他沒有；假使他向法院控告，那時咱們再收拾他。這事你交給我辦，我當證人你瞧着吧，不辦他個欺詐罪，我不姓黃！在上海這個地方，你得記住，第一要狠。狠就是一切的一切！』

黃美洲和老處女固然是一片好心。然而好心儘管好心，事實却並不如他們設想的陰毒，至少在利害的計算方面，田國寶遠不如想像的精密。這應該明白田國寶的為人。按物體構成比例的分析，他整個生命中包括兩大原素：百分之五十的利慾，加百分之三十的名慾，另外

贖下少量雜質，隨時出來搗亂，不讓他直線進取。被虛榮心驅使，他肯打別人的名義，放手論萬鈔票。目的無非巧取了去惡的稿子，一面再讓錢亨追還本利。豈知錢亨是一本濫帳，把錢拿去化了，只對他左推右推。假使他知道偷竊的結果反而成苦肉計，他寧可留着錢買冰淇淋吃呢！就是錢亨也遠不如想像的可怕，他會我去惡講條件，甚至教流氓出來吃講茶，決不會上法院控告。也不是他還贖下百分之幾的良心——他的良心由手上的錢來決定，錢多良心也多——倒因為怕法院麻煩。

這種種情節，夫惡不消說無從得知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握緊兩手，眼睛瞅着某一點，看見田國寶的虛偽，錢亨的狡詐。田國寶向他說：你看這八大山人的四景值多少錢？錢亨向他說：我為交你個朋友，純粹幫你的忙！他信任他們，而他們躲在笑臉背後，將他騙進預先安排的陷阱。由欺騙他想起過去和兩位好朋友的接觸，人家當初也許是無意的，現在回想追思，都成了陰謀。他覺得像做惡夢，所想的既雜亂無緒，所感的又黑暗壓人。黑暗越壓越緊，簡直像口棺材。他躲在棺材裏，也聽不清黃美洲講些甚麼，只感到一個字一個字落在耳裏，有如釘棺材的釘子，教他害熱病似的直打寒戰。於是他又突然跳起來。他本來想大叫一

聲，喊出心頭的痛苦，不知怎的竟吐出下面的話，連自己也莫名其妙。

『打可特黃，我有兩箱——兩箱西藥：Coag—Coagulin！你估估價，看值多少？』他笑着說，慘苦的咧咧嘴。

『什麼？』黃美洲簡直活見鬼，他死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老處女也搶着問：

『胡先生，是藥針，還是藥片？』

『Coagulin—CO—A—G—U—L—I—N—』得到肯定的回答，黃美洲還一再重複。緊接着他又興奮的大喊：『O！米斯特胡，真看不出你，你簡直是我們的大富翁！不管是藥針藥片，也不管內地的價錢——在內地你能賣幾百萬；單在上海，也值一大堆CRB。這是一種止血特效藥，戰爭時候的必需品，你竟囤了兩箱！你要賣嗎？我馬上替你打電話。』

去惡也知道講錯了話，不該對別人洩漏祕密；可是他已經拿不穩自己，彷彿有許多小虫在他身子裏爬，鬧嚷嚷刺激他，全身有一種癢癢的感覺，又痛苦又痛快，教人咬牙忍受，可又非表示出來不可。

「你們看我像富翁嗎？我也許是。」他狡猾的說，撇開買賣不談。說時挺挺腿像估自己的重量。『比方剛才打可特黃說，社會只要證據；假使沒有證據，我即使搶劫，也不犯罪，是不是？人家坑害了我，我因為沒有證據，反而得吃官司，是不是？這個世界是吃人的世界，別人吃我，我也應該吃人，大家都不需要良心，對不對？』

他的態度教人害怕。黃美洲看不見，全力喊。『對！』

『還有狠，米斯特胡。第一要狠！』他擰緊拳頭一下一下打空氣，教人注意他發明的人生精義。老處女嚇的直拽住胳膊搖他，並且對去惡說：

『胡先生，你給人家害的太苦了……黃先生剛才說着玩的。你不喝水？』

『你別怕，張小姐，和你的黃先生沒有關係。世上有止血的藥，也有止痛苦的藥，對不對？』他打個哈哈，又告訴黃美洲道：『現在我給人家吃光了，打可特黃，連稿子帶錢，還背一身的債，還有將來要吃的官司。你的利息，我以後付不出，很對不起。你就算可憐我。』

『沒有的話，米斯特！你儘管放心，我的薪水，田國寶自然會付，短不了我半個鐘子。』

黃美洲慷慨聲明。

老處女看他興緻好，生怕忘了正經事，遞眼色又無用，只得提醒他道：

「黃先生，你不順便通知胡先生？」

「對了，我正告訴你的。」黃美洲想來。於是挺直腰，鄭重擺起姿勢，用英國紳士的腔調開始報告：

「剛才我說我們有個小小的舉動。我和米斯張，定下禮拜一結婚，晚上我們有個小小的婚宴。假使你——要我們的好朋友——肯賞光，你在那裏可以碰見錢亨，還有田國寶。大家當面談談。我如果用過你一個錢，你唾我的臉！」

「你們要結婚？噢，失敬，還是新娘子。我先向你們賀喜！」他調皮的說。老處女面紅耳赤，立刻低下頭。「我對你沒有誤會，打可特黃。現在我相信你。結婚是好事，大家都應該結婚。到時候我一定來。也許，誰知道，我也許帶我的新娘子來，大家同時結婚！」

黃美洲大概意識到自己是正直人，至少他同情了弱者，於是——彷彿世界上無處不可愛，事事值得讚頌，他站起來喊：

「結婚，結婚，結婚，大家一道來！做事別怕失敗！請記住我的話：一個人要有毅力，這是頂重要的。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；失敗是成功之母；所有世界上成功的大人物，都是從失敗中來的！」

老處女也拿同樣的話鼓勵去惡。

「謝謝你們，我永遠不忘你們的好意。」去惡說不盡的感激，向他們告辭。但他忽然對老處女邪惡的一笑，翻譯成言語，意思是「世界上總有講理的地方」。

據老處女事後對別人表示，她當時已看出去惡反常。但還在反常了的本人是既看不見也感不到的。他爲人本來老實謹愿，而一旦發見老實的結果是供人玩弄，即使最懦弱的人，也會強橫起來。如果只因爲他過去遵守做人的原則，被弄的走投無路，他還遵守它幹什麼呢？他對於良心道德失去信任，認爲世間無所謂善惡，自然無事不可以作；同時在被迫之下，便一反過去，也許比罪孽昭彰的人更蠻不講理。這就是去惡當時的情形。

他第二天上午到田家去，老劉立刻告訴他，大少爺還沒起床。可是他已經沒有見田國寶的必要。因爲錢既被人家調包吞沒，稿子不能救他的急，倒是黃美洲的主張有理。他指名找

國秀，關鍵全看大小姐，只有她才是解決一切的鑰匙。

國秀贖課是家常便飯。當老劉上去時候，她正抄着手在房子裏亂走，彷彿在電影「芳華虛度」中，聖誕節深夜等却爾斯鮑育的葛萊泰嘉遜。

『你幹麼？神經病？瞧你鬼鬼祟祟的！』被老劉驚擾，她站住罵。

其實老劉是大喊大叫來的，並不鬼祟。但經她一罵，老狗倒放低聲音，故意裝的機密道：

『小姐，快去，有客在樓下等你。』

『誰？要你這樣慌張？』

『你喜歡見的人。』

『瞎說？撕你的嘴！』

『撕我的嘴，撕我的嘴，我瞎說。快去吧，人家等着你的。』

老狗按習慣扭下全部錯誤，心裏對自己要的小聰明可感到滿意。

國秀厭惡的對她皺眉，以爲來的是錢亨，外面假意冷淡。原來昨天約定的，錢亨來打牌

吃飯。要打一整天牌的慾望老刺激她，特別和剛恢復舊好的錢亨，她早早兒就修飾好，興奮的等下面招呼。但又怕被老劉看穿心思，心裏越着急，擺出的越怠慢。及至到了下面，看見倒是去惡，她癱在那裏，身子冷了半截。

『哦？是你！』她吃驚的說。聲音幾乎聽不見。

去惡既確信田國實使手段，使自己破產，情感趨於極端，早存了報復心理。根據過去和國秀發生的關係，他自認有權力娶她。那麼國實的陰謀就被抵銷，翻手之間，自己反而佔了上風。這種推理鼓勵他，在對國實抱的敵對態度之外，更增加了卑視，同時還及於國秀。他自然不是出於故意，可是吃虧的是他，正義站在他方面，誰教她姓田呢！因此他向國秀迎上去，不覺冷笑道：

『你想不到，是不是？我來看你，你好像不歡喜？』

自從到他的房子去後，國秀失去興趣，只怕甩不開他，將來落的吃苦便想法推辭不跟他見面，希望由疏遠而斷絕關係。現在既然和錢亨和解，更是巴不得他忘了，或者乾脆死了，大家好一刀兩斷。不料這個窮酸竟找上門來，想起萬一張揚出去難堪，真是又膩又怕，無異

見了鬼。只冷着臉說：

『你來幹什麼？』

看她愛理不理，去惡更不舒服。便挖苦道：

『我說來看你呀？打電話約你，你說有病；來看你，又推不方便——怪不的，原來是個病啊！你今個打扮得花不琉璃，想是好了？』

『你還有話嗎？』她紅紅臉，翻身要走。

去惡說『你不能走』。跑過去攔着她。

『你讓我過去！』

『我不讓！』

『你要幹什麼？我要喊！』

『你儘管喊，我總不讓你走！』

國秀想推開去惡，去惡用身子堵住門。兩個人全氣鼓鼓的，一個要走，一個不放。看看沒了辦法，國秀索性放開手來說：

「你有話，你說吧！」

去惡說：「我當然有。」

國秀說：「我聽着的！」

去惡說：「我的話你知道。」

國秀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現在你裝不知了，」去惡冷笑。「那時候你可知道，你纔記得我們的事情，那天晚上下雪。」

國秀沒料到他會講出下流話，登時如鋼刀刺心，嘴臉發白，說不出話來。她站在那裏，身子抖成一片，也不知是恨、是怨、是憤、是氣，只拚命咬緊嘴唇。過了半天，她才翻圓星眼罵道：

「你簡直是個流氓！我不聽你的醜話——你有醜話，對別人說去，別髒了我的耳朵！」去惡本來已經失了理性，這時更是氣上加氣，便繼續笑道：

「我是流氓，說話都嫌髒你的耳朵，想必還有不髒耳朵，比我更好的了？」

「世界上除了你全是好人，馬路上的癩三也比你強！」國秀氣的跺脚。
去惡索性告訴她：

「你別瞧這個癩三不如的人，他可要娶你。」

國秀啐了一口。

「你這個窮鬼配？你有多少錢？」

去惡居心撩撥她，叫喚說：

「妙的很，你要錢！你要多少？兩百萬成不成？」

「你有錢是你的，跟我沒有關係。充什麼闊大爺？」國秀說。「你給林佩芳去吧！你不是愛林佩芳嗎？」

去惡聽國秀提到佩芳，再也管不住自己，突然大笑起來。假使他本是清醒的，能毫厘不爽，計算利害，深知自己前來的目的，也許不致弄到這個地步。不幸他處於形勢之下，被波濤推送，雖然和自己的原意越去越遠，也無從作半刻停留。國秀怕吵的被別人聽見，又去推去惡，讓去惡放她走。去惡雙手撐住門框，笑的全身戰抖，只滿口的叫着：「哈，哈！林佩

芳！林佩芳……」也不知道他什麼意思——像個十字架似的封在那裏，任她捶打，總是不理。正當兩人爭持不下，她抬頭看見錢亨打外面進來，便求救道：

「表哥，這個人不讓我走。」

錢亨在去惡背後站住，沉住臉問：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這時早已驚動全家。大奶奶大概還剛起來，蓬着頭站在樓梯口說：

「大清早吵什麼？怎麼沒個規矩？」

老劉提着水淋淋兩隻手，一隻手還拿着菜刀，也從廚房趕出來，湊在人堆裏說：

「不大會還好兒的，一下子說吵就吵。三少爺你先走吧，明天再來。」

去惡回頭看見錢亨，正是冤家對頭，便放下手，採取了對立的姿勢。也不管別人，只對錢亨說：

「我們的事，用不着你管。你不配管！」

錢亨立刻脫掉衣，扔在地上，一面冷笑說：

「我不配管！你是老幾？」

「表哥，你讓他走，我不要見他。我不要見他。」國秀在旁邊看見兩個人要打架，怕吵開自己出醜，意思上在將去惡趕出去。再也想不到她這時可以走開，說完便頭一抵在門上哭起來。並且號道：「唉，我可見不得人了！我可見不得人了！」

老劉把菜刀放在樓梯上自己去解勸國秀。去惡是有意大鬧，看見錢亨脫衣服，更是火上加油。爲使別人知道自己的冤屈，指着對方大嚷道：

「你吃了我的錢，當然不配管。我不怕打架！」

錢亨並不打架，只一把抓住他道：

「朋友，別嚷嚷，嚷嚷不算漢子。有話咱們到外面去講。」

去惡不肯，越發大聲嚷道：

「別說到外面去講，無論在那裏講，我都不怕你，當初我交給你的錢，直到如今，我一個鉛眼也沒看見。你告訴我到哪裏去的？」

錢亨恨極了，說：

「老子吃了，瞧你有什麼辦法？」

錢亨抓住他朝外推，去惡是盡力的抵抗。他力量既比不過錢亨，兩個人撕撕攘攘，說話間已經到大門口。錢亨迎面一拳。

「你娘個臊屎！」

去惡沒料到錢亨會打過來，立刻站不住脚，一個踉蹌跌了七八尺遠。等他爬起來找還老本，錢亨早已拴門進去，臊了冷冷的鐵門，任他在外面叫罵。反正挨打的是他，人家舒舒服服，才理他呢！他打了一陣門，裏頭不見答應。才覺得鼻子又酸又痛，血像熱水似的直朝下淌，弄的衣服上地上點點滴滴，連嘴也給封了起來。趕緊掏手絹搗住，血又像河開了口子，順着手背亂流。有幾個小孩子本來在弄堂裏玩，看見打架，便一齊跑來看熱鬧。

「喂！你的鼻子，教人家打歪了不是？」他們圍住他呆了好久，其中便有一個大胆的問。小傢伙們於是彼此笑起來。

去惡看見血，神志反而清醒。他想起自己現在的狼狽情形，實在跟馬路上被打的屠三無異，即使罵下去賴下去，對手總不出來，丟臉失敗的到底還是自己。認真說他根本就不會

想；他感到吵下去無用，只該走了，隨小傢伙們恥笑，在背後叫「蠟燭」。

本來也說的是，他侮辱算受盡了，也許還受了更難受的。回到家裏，他臉上的血也懶得洗，便倒在床上。他並不如設想的憤激難熬。起初他望着屋頂發楞，屋頂上有一塊大霉斑，去年夏天漏溼的，好像和他的被坑有什麼關係，直望到頭暈爲止。隨後他眼睛移到塗着臭虫血的牆上，由牆上移到斜倚的書堆上，由書堆又移到滿是爛紙的桌子上，最後望望桌子上的玻璃杯。這一切原都是跟他不能再熱的，現在却像老狗，眼巴巴望着他，又可憐又恭順，彷彿說：『你也想到過我們嗎？』他的確可憐它們，它們的確給他一種如見故人，又生疏又親近的感覺。可是即使如此，他也沒有別的代表。他的眼睛是冷淡的，彷彿告訴它們：

『我過去把你們忘了；可是我顧不了你們，你們去吧。』

在他眼前的是荒涼。他於是轉開眼睛，又回到遠遠的過去：由苦命母親而自己的抱負，而戰事爆發，而發財夢，而和林佩芳的破裂。世上無論誰，（凡他看見的，）連黃美洲在內，日子全慢慢舒服上去；獨獨他窮困潦倒，口袋裏分文不鳴，餓兩天肚子之後，還得被愚弄毆辱。現在他躲在這裏，明天房東也許把他趕到馬路上去，誰同情他？即使他因餓而病，因

病而死，又有誰知道！即使知道又有誰來肯關心？想到以前至少還有個佩芳，他感到舉目悽涼，甚至有點難過。

然而即這難過也是暫時的。隨即他又想起錢亨和田國實二人互相表裏，昧心坑下了他的錢，騙去他的稿子，他的借據，他辛苦攢下來的積蓄，打了他，將來還教他吃官司坐牢。可見黃美洲的話不錯：這是個吃人的世界，你不吃人，人就吃你。可見人生在世，第一是狠，只要沒有憑據落在人家手裏，你即使殺了人，也不算犯罪。這話也是真的。要不然他們會害他。世上既然可以爲所欲爲，根本無所謂情感，正義，良心，法律，他又何必難過？他教誰同情？況且他要同情作什麼用？只有想起國秀，他才神思飛動，興奮不了。

「你把我弄到這個地步，還問我有多少錢，還教你表哥打我！」他霍的直跳起來，自言自語，臉上閃過奸笑——像一把刀的笑，老處女看見過。『好罷！小娼婦，你爺爺有的是錢！我就拿這錢買了妳，侮辱妳，打了妳，用烙鐵燙了妳，過兩個月，再教妳滾蛋！是妳逼的我，你千萬可別後悔！』

他所以能作這個決定，表明他已經將錢亨的西藥當成自己的。而他的特別恨國秀，大約

有三種原因：首先他認為國秀離開了他和佩芳；其次是國秀跟錢亨和解，他覺得玩弄了他；第三，國秀把他甩開，他死了最後的希望。其實只有一個，就是他沒有錢，被害的太苦。他忘記當初放棄佩芳的是自己，因為他一意滿足野心，對國秀打不正當的主意。絕望又教他復仇，驅使他胡作亂為，向社會挑戰。

第六章

禮拜天夜裏，錢亨被謀害了。他全晚上侍候國秀：由咖啡館到電影院，由電影院到跳舞場。十一點三刻，他騎腳踏車帶國秀到弄堂口，調頭回股票公司。田家住的地段本來僻靜，日本人又限制用電，馬路入晚一片昏黑；更加到了戒嚴時間，別說人不敢出來，連鬼也不肯出來。只便宜了騎腳踏車的。他既無所顧慮，便噓噓着哨子，放心大胆搭去。誰知剛調頭不久，前面黑影裏突然竄出一個人，把他撞翻，壓在車子下面。他罵着想爬起來，那人早已仆到身上，幾乎同時，刀子已經冷颯颯扎在頸子裏。

『哇！哇！哇！』頸子受了傷，他趕緊用手搗住。

這個人是去惡。他怨鬼似的守了錢亨兩天，那把爲母親報仇，十幾年來又鼓勵他向上的刀子，於是做了所謂正義的劍。

『不許喊！』他第二次舉起刀子，想不到自己喊的更高。

錢亨明白了是怎麼回事，驚駭的睜圓眼睛，伸手去搶。可是像狗熊上釘板，抓住刀子，被去惡一抽，又只得立刻放開。

「啊，啊！」

去惡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眼睛，玻璃球似的，又大又亮，滾動着絕望和恐怖。然而這種絕望恐怖，這種冷得像冰的亮光，不但引不起同情，反而更刺激他的敵意。

「啊！啊！」他重複錢亨的話，刀子深深扎下去。

以上的事是一眨眼間發生的。錢亨在下面拚命叫號，掙扎，躲閃。去惡整個在瘋狂中，什麼也聽不見。錢亨越掙扎，他越憤怒。好像他正處在緊要關口，不是錢亨死，就是他自己。他想，或者他感到：『要快快做。』並不覺得是在殺人，刀子下去，好像切瓜，給人一種快感。又好像他半生所受的苦痛，終於找到出氣的機會，他也不管是頭，是頸子，是胳膊，只朝下亂扎。有時刀子滑開了，他換個軟的地方，便把上身全力壓到刀靶上去。

錢亨幾乎成了血人，漸漸停止抵抗，四肢攤在地上。去惡想起刀子太小，恐怕不容易殺死，必須割斷靜脈管。於是他伸手按下巴殼底下，因為被斬得稀爛，按上去像豬肉似的，文

濕又膩，便勒下刀子去鋸。鋸了半天，他看見地上流一灘血，冷靜的用手試脈試鼻子，知道呼吸和脈都停了。『完了，』想到已經沒有事情可做，他發見自己坐在錢亨胸脯上，才慢慢站起來。他走了兩步，又自動停住，看錢亨是不是會動。

『完了，』他第二次想。抬起頭來，他突然看見前面有路燈；回頭望望，後面也有路燈。路燈提醒他應該離開。前面橫着錢亨的屍首，他決定向後面走。

他順着牆根朝前，留心路燈和人家的門，也想不起前面通什麼地方。後來轉到另一條路上，他想起應該回去看看。

『如果他沒有死，怎麼辦呢？』他納悶。轉念又想：隨他去罷；他們並無仇恨，他希望他沒有死。

他並不會回去。也不知剛才怎樣和錢亨相起來，這時他突然感到全身酸軟，精疲力竭。汗像蚯蚓似的，又癢又沾，從臉上身上直朝下流。他抬起胳膊預備擦汗，看見刀子還握在手裏，刀上手上都是血。一般血腥氣衝上來，他朝前後望望，兒旁邊是誰家的竹籬笆，趕快將刀子扔進去。只有手教他為難；那種沾膩的感覺一直透入骨髓，和他的心連起來，無處可

藏，無處可洗——況且洗得掉嗎？假使可能，他寧可剝掉。

現在他勝利了，但得到的却是痛苦。他已經感不到仇恨，也不再去想如何整國秀，報復了她，然後將她踢開。想起錢亨的兩箱 *Coagulin* 他就厭惡。他厭惡一切：全世界，全人類，連他的小屋和他本人在內，都教他想唾。

『我要告訴佩芳，』他像遊魂般想。『我要告訴佩芳：是我不對，是我走上絕路；要不然，即使不結婚，也好的多！』

至於怎樣告訴那個在鄉下早已對他絕念的小學教員：當面或是寫信，他也不去思量。其實他不過偶然想起來的，他覺得全身疲倦，只希望有個人跡不到的地方，讓他倒下去睡。可是他突然又驚醒。迎面正走來幾個巡捕，根據本能，他回頭便朝後跑。

『站住！……別動！……捉住，捉住！』巡捕們喊，釘了掌的皮鞋橐橐響着，一齊從後面追上來。

他拚命朝前跑，只恨自己少生兩條腿，不像狗兔子；不多生出兩隻翅膀，能像鳥像飛機朝天上飛。

『不站住，要開鎗！……開鎗！……』巡捕仍舊喊。遠遠的有人吹哨。

他跑的早風迷了眼睛。那裏還聽得見。湊巧前面有條小巷，他加快幾步，想着可以逃進去。不料連珠鎗真會從後面打來，他覺得被誰推了一把，腳又給什麼絆住，於是張開兩手，一片又濃又重的黑暗朝下壓，他仆倒在小巷轉角的石頭上。他胸口感到難言的氣悶，想掙扎起來，又像夢魘住了的，自己絲毫無能為力。

x

x

x

黃美洲和老處女結婚不舉行儀式，一來不必舉行儀式，二來非常時期，可以省去禮堂禮服種種租金，連流氓也不必開銷。由老處女作主，酒席設在霞飛路一家小西菜館樓上。可是等到六點半，才到了兩位客人。兩位都是女家請的，事前早約好須提早來：一位是老處女的表弟，還在中學唸書；另一位是老處女的老同學，在某小學當教員，和老處女同住，可謂之老處女第二。中學生才十六七歲，自然插不上嘴，坐在那裏像小學生，只有他發呆的份。小學教員據說為教育犧牲，要終身抱獨身主義，本來反對老處女結婚，現在當然無話可說。大家冷冰冰的，弄的老處女打嗎啡針也沒有用。倒是便宜了黃美洲，他趁機會又替他的太平洋

投資公司和「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」大吹，還再三託咐小學教員爲他拉股，說章程馬上就要擬好。

結婚證書簽過了，老處女蓋了圖章，中學生把住黃美洲的手，（這事情是代表不得的，）也蓋了圖章。六點半還不見別的客人，不差幾十分鐘，索性等到七點。老處女滿肚子的氣，『這算什麼呢？』她心裏說，只可惜沒人來欣賞，自己穿了新衣服。這一天她特別打扮，身上穿着特意爲結婚做的大紅織錦袍子，新燙的頭髮上簪着花，臉直搽得像猴屁股。黃美洲穿一套新藏青西裝，算是禮服，胸前也簪着花。只是他還有找頭，客人不來，他樂得將英國人的風俗以及他在倫敦參加的婚禮重背一遍。

可是到了七點，牆上的掛鐘響起來，客人仍舊沒有影子，他倒認真着起急來。只因爲以喜事上頭，他不好講喪氣話，才算勉強忍住。老處女早已氣了半天，神經有點麻木，反而覺得無所謂。她想菜反正不是預定的，客人不來，倒可以省錢。於是吩咐 Boy 上菜。

頭一道是冷盆。老處女在大家杯子裏飾滿酒，小學教員站起來，端着酒杯，酸溜溜的說：

「祝你們白頭到老，早生貴子！」

黃美洲聽見有人碰杯，趕緊伸手去摸。因為太慌張，杯子又是高脚杯，一下子碰翻，滾到地板上跌成兩段？弄的桌上桌下橫流。

「糟了！簡直該死！」他咕嚕，忙向口袋裏換手絹。

小學教員碰不成杯，只得坐下。老處女向黃美洲直白眼，知道他看不見，白也沒有用，又不便罵，便吩咐 Boy 再拿一只。又覺得四隻眼睛釘着黃美洲難堪，有意分散客人的注意力，她見機而作說道：

「外面是什麼聲音？誰在喊什麼？」

恰巧一個報販用嚇得死人的聲音喊：

「阿看晚報？殺人的新聞！」

小學教員搖頭道：

「沒聽清。」

中學生畢竟老實，認真聽聽說：

「什麼地方又殺人。」

那報販當然想不到樓上有人結婚，並且講到他，剛才還等他新聞上的人物去吃喜酒。大概怕樓下的報銷不完，他自願把吃奶的力氣使出來，打炸雷也似的喊，一面向前跑着去追主顧。但是大家天天聽見殺人，聽也聽膩了，馬路上照來攘往，誰也不去注意。這條新聞即使僥倖送到幾個人眼裏，過兩天也會忘得乾乾淨淨。不管被殺也罷，殺人也罷，只要死的不是自己，人們得照樣去謀生，跟誰都沒有關係。譬如向大海投個石子，石子完了，大海毫無影響。